

拾字象限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市長序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延續臺灣文學之母——鍾肇政先生的創作精神，不限國籍與題材，鼓勵創作者書寫對於土地、日常及歷史的各種想像，舉辦至今已邁入第十個年頭。旨在傳承鍾肇政先生的文學精神，鼓勵多元創作。透過文學，我們能更深刻地感受土地、生活與歷史。此獎項不僅是桃園文學的重要指標，更是對臺灣文學的一大推動，持續為臺灣精神與文化傳承注入活力。

桃園，作為一個多元族群共存的城市，客家、閩南、泰雅、新住民等族群的文化交織，為桃園文學注入了豐富的養分。跨越語言和文化隔閡，來自不同地域、不同身份認同的創作者，共同用文學譜寫出多聲部的樂章。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以「拾字象限」為主題，期待透過十年的積累，展現不同領域、不同世代等多元各異的文學圖像。

今年度參賽作品眾多，投稿者來自世界各地，作品內容及題材呈現包羅萬象，徵件類別分為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新詩、散文以及童話等 5 類，總件數突破歷年紀錄再創新高。無論是透過小說呈現族群文化傳承，或呈現不同世代背後的社會樣貌，抑或對自我的

探索，作品帶有獨特的視角，幽默風趣、人物立體，故事帶有巧思。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已是臺灣重要的文學獎指標，每年透過廣泛的徵稿及高品質的評審作業，挖掘出不少文壇新秀。本屆得獎者亦不乏年輕世代初露鋒芒，作品內容精彩、關懷角度深刻，亦不失可讀性。

文學是一路追尋未盡之地的旅程，在旅程中或遇良師益友、峰迴路轉，期待各位創作者們皆能不忘初心，筆耕不輟，同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一同成長茁壯，邁入下一個十年。

桃園市市長

張善政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局長序

桃園，作為臺灣接軌國際的重要城市，也是多元族群融合之地，近年來市府團隊致力推廣在地文化，期待能挖掘更多創作者，也將不同領域的藝文能量注入地方，使文學及藝術得以蔓延，在生活中就能發現美。並因應數位時代的到來，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採線上和紙本同時徵稿，吸引來自世界各地，不分年齡、國籍的創作者偕優秀作品前來參賽，總收稿數達1,848件，打破文學獎舉辦十年來的紀錄。

本屆文學獎以「拾字象限」為題，鼓勵所有多元、跨界、跨領域的生活寫作外，更舉辦文學寫作營、文學沙龍、讀書會及走讀等推廣活動，邀請焦桐、馬世芳、葉美瑤、李惠貞等文學名家主講，並邀請陳惠婷、無妄合作社等音樂創作者跨界分享創作的過程與文學的影響，深受民眾喜愛。

今年度更與雄獅文具合作推出「文學療癒著色比賽」，向下扎根文學種子；並結合文學走讀認識角板山、大溪，帶領民眾走讀地方風土與文學地景，發現恣意生長的文學痕跡。除了探討時間對於自然、生活環境帶來的轉變外，也緊扣個人生命經驗並回顧腳下土地的歷史。

綜觀今年的投稿作品，有貼近生活經驗的童話故事：道出原住民族文化流失的小說創作、探討不同世代親子關係的散文自省；更有以女性視角探討不同世代關係、身體自主與情慾等的作品並列其中，題材新穎，道出另一個新世代的開始。本屆長篇小說正獎作品述即將成為大人的往事，帶入夜市人生、性別跨越、校園霸凌等議題，除能體現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作品多元關懷敘事，也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優秀的作品勇於挑戰、脫穎而出。

起心動念，不論思緒從何而來，或即將被帶往哪裡，由創作者將自己所見所聞幻化為筆下的世界，既是一種個人抒發，亦是整體社會文化的縮影。期待用這本《二〇二四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拾字象限》，帶你領略不同人生的風景。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邱正生

目次。

002	市長序	張善政
004	局長序	邱正生

短篇小說

009	文類總評	
010	正獎	疲軟的 GAYA Apyang Imiq 程 廷
034	評審獎	閃光與幼蟲 蔡幸秀
060	優等獎	一條河、一條船、一條狗 張秋寒
082	優等獎	牙齦保護色 半覺羊
108	紀錄	短篇小說決審會議

散文

125	文類總評	
126	評審獎	倒退走在餘暉裡 范亦昕
136	優等	撕掉兩頁金瑞瑤 郭昱沂
146	優等	鰻屋留香 李紹基
158	紀錄	散文決審會議

童話

169	文類總評	
170	正獎	是誰？ ire
184	評審獎	152 小偉 鄭丞鈞
194	優等獎	狗兒的命運 葉宇峰
204	優等獎	等待被吃掉的書 謝迺岱
214	紀錄	童話決審會議

新詩

229	文類總評	
230	正獎	作文課 陳孟歆
234	評審獎	海途——致遠洋漁工 劉金雄
240	優等獎	鐵皮之歌 張智琦
246	優等獎	洞六 陳有志
250	紀錄	新詩決審會議

附錄

266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
-----	-------------------

短

篇

| 正獎 | 疲軟的 GAYA — 程廷 Apyang Imiq

| 評審獎 | 閃光與幼蟲 — 蔡幸秀

| 優等獎 | 一條河、一條船、一條狗 — 張秋寒

| 優等獎 | 牙齦保護色 — 半覺羊

小

說

短篇小說 - 總評

小說往往透過敘事，呈現人類可哀又可憐的情境，短篇乃是容器的限制，在此（形狀不同的）容器之內，裝進作者關心的主題與內容。本屆參賽作品扎實好讀，風情各異，卻不約而同聚焦於女性面孔，有未出生即被厭棄的性別（之批判），有母女三代的疊畫，有女性與女性之間的為難、寶愛、相濡以沫，也有女性對自身感官情慾從被動到主動的探索。諸作水準介於伯仲之間，未獲獎者亦有精采之處。而正獎作主角雖寫男性，卻是一疲軟無力自疑的形象，對應小說中生氣勃勃的妻子與豁然可愛的同性戀兒子，陰性能量之不可小覷，在此成為一條龐沛之河。

孫梓評

程廷 Apyang Imiq

短篇小說
正獎

得獎者

Apyang Imiq 程廷，太魯閣族，生長在花蓮縣萬榮鄉支亞干部落。畢業於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現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及部落旅遊體驗公司負責人。曾獲多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散文組獎、台灣文學獎原住民族漢語散文及小說獎、國藝會創作補助等、二〇二一出版散文集《我長在打開的樹洞》（九歌），並獲臺灣文學獎舊蕾獎等。

得獎感言

寫作交雜於生活，生活是最大的靈感。所以文史調查、寫計畫作社造、辦部落體驗活動創造產業，還要上山砍竹子或是種芋麻。有時總覺得返鄉龐大到擠壓創作，但離開了生活，創作又會很無趣。因此儘管滿溢，我還是全部都要，全都是我最喜愛之事，感念這份肯定，感念養育我創作的支亞干部落和身邊相愛之人。

正 獎

疲軟的 Gaya

程廷 Apyang Imiq

這個民族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以實際發生的事情為基礎」。也許你會感到莫名其妙，以實際發生的事情為基礎有什麼好張揚，這得舉個例子來說明。

Imy 是一個邁入 60 的婦女，喜歡打掃和歇斯底里地罵小孩，這一天，她不會打獵的老公 Lbak 跟鄰居買了一隻山羌。

翻開紅色塑膠袋裡面烤乾的山羌肉後，緊接著對老公咆嘯：「這山羌肉一定放了很久，我不會煮啦！拿去退給 Bonay，看起來就不新鮮…」。

長達 10 分鐘的高分貝並未結束，等 Bonay 來到家裡一起烤火（就是那個賣山羌給 Lbak 並且很會打山豬的 Bonay。），她又豪不客氣地對 Bonay 抱怨：「怎麼會這樣，肉的顏色不對，看起來沒有那麼粉嫩，太乾了啦，我不知道該怎麼煮，拿回去換新鮮的 nay。」

從她口中吐出的話語有一些線索。

第一，Imy 看到烤得稍微焦黑的冷凍山羌肉，就打從心底認為不新鮮；第二，跟某個對象講話的時候，很樂意將對方的名字拆解再重置，Bonay，拆成兩個音節：Bo 和 Nay，Nay 放到完整句子的尾端，讓指涉的對象融入吐出的話語中，於是這話就可成為像「書—美好」（Patás Suyang：書，美好的，意指聖經）中的經文一樣，足以拿來據理力爭。

Lbak 習以為常妻子 Imy 的平日作風，默默將山羌肉從 Imy 眼前收走，用水煮到八分熟軟，再把肉放在火爐上用材火冒出的濃煙燻。這陣子，附近正好砍了許多造林補助的樟樹，地主賣不出好價錢，正愁如何收拾土地上的廢物。Lbak 跟兩個兒子一起搬好幾根切成段的樹枝回來。

煙像大霧般瀰漫夜空，一個月亮到一個太陽，正好趕在 Imy 的早餐時間前，整整齊齊地擺在餐桌上。

Imy 用手指頭夾一塊肉，送到嘴邊，輕輕咀嚼後對 Lbak 說：「肉好嫩，好好吃喔，你是不是重新去跟 Bonay 換肉了 bak？」

「沒有人去換肉，從頭到尾都是這塊肉，你自己嫌棄，自己亂以為，明明就很新鮮，Bonay 說只要打到獵物，都會先燻過再放冰箱，2 次保存你懂嗎？」Lbak 不耐煩地回應。

「你在那邊給我大小聲做什麼，我是懂肉喔？我是會上山打獵喔？」Imy 生氣地尖叫。「以前我爸每次打獵回來，就是新鮮帶血，也是會有烤乾，烤乾就是要保存啊，Bonay 那個冰過呢，不就是放更久。」

「對！…你都對，你爸爸最厲害，你爸爸最懂，要不要回去你那完美的家庭，我開車送你回去好嗎？」，語言犀利，口氣卻溫柔，Lbak 自以為幽默回嘴。

「你那麼會講話，不如自己帶下山，都上去幾次了…」話才說出口就後悔，Imy 的聲音愈來愈小…

冰箱門被打開，第 4 個兒子 Yawas 從裡面拿出鮮奶和麥片，放在流理臺上，他輕快地彎腰，玻璃碗從抽屜取出來，腳步快速游移整間廚房，好像在跳舞。轉開牛奶罐，撕開紙盒，麥片嘩啦啦也在碗裡跳舞，奶水倒進去，音樂響起，Yawas 優雅地啜飲泡軟的麥片。

兩人頓時安靜。

「Tama、bubu¹ 我要結婚囉！」Yawas 輕輕放下碗，用最高昂的聲音說出來，雙眼左右平移，一切好像設計過。

註 1 | 太魯閣語：父親及母親

兩人持續靜默，Yawas 擠在夫妻倆中間，喝一小口，碗又放下，手指頭旋轉玻璃碗，木頭桌上轉圈圈。

「要不要吃一點山羌，昨天跟 Bonay 買的。」Imy 將盤子遞過去。

「不要。」Yawas 的不要攜帶說不出的黏性，不要聽起來又像要，到底是要還是不要。

「一大早吃山羌，太熱血沸騰，我想要吃豬肉，我要結婚。」Yawas 笑著說，聲音卻篤定。

「而且啊…一定要去山上跟 Balis 買豬，他的豬肉最好吃，又健康。我有去他的豬場喔，雖然味道有一點濃郁啦，但至少都是用健康的豆渣去養，Balis 每天早上開貨車去吉安載，那些豆渣都是有機的喔，沒有農藥…」

「你吃農藥還差不多，吃什麼豬，誰敢來吃，你說啊？」Lbak 拳頭用力撞擊桌面，玻璃碗飛起又落下，震盪幾秒，停止跳動，豬肉之舞落幕。

Lbak 繼續怒吼：「吃豬吃豬，你有沒有搞錯，我沒看過有人像你一樣，你是同性戀爸媽都說好，公投的時候，你要和其他人一起去街上遊行，你就算沒說，我也從“非輸不可”看到…還說什麼要

請大家支持同婚，罵那些基督徒都瘋了，聖經亂解釋…我到底怎麼養出這樣的小孩。」他站起來，眼睛佈滿血絲，右嘴角上下抽動，看起來像快要中風。

「吃豬，你還敢吃豬，你說啊，你那種…那種豬肉，誰敢過來吃啊。」Lbak 說不清楚哪一種豬肉，男生女生結婚殺豬要祭拜祖先，那男生和男生呢？儀式怎麼做，還要擺三顆檳榔三支香菸和三杯酒嗎？更何況還得請人來殺，豬肉怎麼分。

「哪，一，種，Tama，你說清楚啊？」Yawas 大叫，字句緩慢且鏗鏘。

Imy 趕緊站起來，擋在倆人中間，雙手按壓 Lbak 肩膀，「別罵了啦，罵也不會改變，喜歡男人能怎麼辦，想要結婚我們能怎麼樣，再罵下去，他等下…」Imy 欲言又止。

「Bubu，我等下不會怎樣，以後也不會怎麼樣…」，Yawas 走出門，留下面對面不知所措的倆人。

Yawas 從小就是個安靜的男生，長相斯文，五官整齊。他們家 6 個小孩，Imy 老說第 4 個兒子，好一個「漂漂亮亮」的小孩，漂亮本來就是中性詞，「Seejiq bi taan」——長得好像一個人，非常像一個人，標準一個人。

太魯閣語翻譯成中文不就漂亮嘛，怎麼知道真正愈活愈漂亮。
「跟媽媽一樣漂亮的小孩！」Imy 嘴巴重複到辛酸。

小的時候，Yawas 總摟著 Lbak 的脖子盪鞦韆，說好喜歡班上哪個女生，住在第幾鄰第幾號，女孩眼睛圓圓像月亮，嘴巴紅紅像吃檳榔。隔幾天又說誰借了香水鉛筆和橡皮擦，放學帶他去雜貨店吃乖乖，再買一支冰棒。他想跟小女孩結婚，他們甚至跑去田裡玩扮家家酒，偷 Imy 的鍋子煮一鍋野菜湯，花花草草全部扔進去。

Lbak 回憶，這孩子小時候明明喜歡女生，什麼時候開始對男生有興趣，什麼時候開始，父子倆再也不像過去無話不談，留下無數解不開的謎題。

曾經 Lbak 自豪家庭與他人不一樣，比起部落其他 tama，他學習進步的「愛的教育」，很少體罰並快樂地和孩子分享生活。放學後，抓著孩子問上課學了什麼，放學跟同學去哪裡玩，最喜歡和不喜歡的老師是哪一位…，Yawas 全部都會說。

那件事以來，Lbak 就像栓不緊的水龍頭，停不住的回憶翻攪。

溫度下降，傍晚下過一場小雨，冬天山邊的天空很美，空氣乾乾淨淨，路燈點燃土雞蛋的紅黃顏色。Lbak 提著下午上過油的喜得釘，放在摩托車前面用雙腳壓著。揹上自製登山包，藍紅相間的

茄子袋，兩邊加裝灰色鐵環，綁上兩條飼料袋製作的 wahug。

以前他 tama 用粗苧麻製作 wahug，刮麻取纖維捻線再編織，一條帶子製作半年。現在方便許多，專業獵人 Bonay 的妻子 Ubing，從農具店買一堆飼料袋，黃色、綠色、粉紅色，剪裁後邊邊上縫線，就是一條結實的登山用揹帶，一條 200 元，賣給部落族人。Lbak 那兩條是粉紅色，Ubing 手邊唯一庫存。

他發動機車往溪邊的登山口，溪水名叫 Yayung Qicing，意為陽光難以照射之地，即使天氣炎熱，踏入茂密樹林中，仍感受陰涼潮濕味。石頭上點燃三支菸，轉開米酒瓶，往地上撒一點，再放到嘴裡啜幾口，舌頭念念有詞。

族人有一套跟祖靈對話的公版台詞，我是誰，誰的孩子，入山目的是打獵，盼望祖靈同意還是祝福，用菸酒檳榔換一些山羌或山豬，感謝你們真正的。

所有人稱這是 gaya，跟祖靈交換的儀式，具體怎麼做怎麼說，Lbak 從小看著父親操作，近期依循帶他上山的表弟 Akung 重新複習演練。

Lbak 從前不上山，住在山邊部落的平地人。他的 tama 很有先見之明，其他人跟著長輩流汗去上面，Tama 要 Lbak 在家裡好好念

書，不要打獵不要種田，往山的下面走，未來才能賺錢過好日子。
於是他比其他人認真，高中畢業就考上公務人員，一路到退休。

看著同袍頻繁出入山林，說那些刺激又驚險的追獵或跌倒，搭建攀越陡峭懸崖的過路橋，支解龐大水鹿。即使身體不 gaya，嘴裡的 gaya 也不能疲軟，Lbak 努力搬出 tama 從前在眼前展示的畫面或是聽過的話，加油添醋，融入一場又一場男人們在火邊的聚會。

關於狩獵的一切他清楚記憶，卻從未真正做過。

3 年前，Yawas 研究所畢業回來部落，家裡剩下在鄰近加油站工作的 Pihaw，他們第三個兒子，其他小孩則紛紛留在都市謀職。Lbak 很訝異，以為 Yawas 辛苦讀書，在台北找不到工作嗎？Yawas 卻說不喜歡台北，嚮往部落生活，這世界沒有非去台北的道理吧。他已經跟部落的社區發展協會溝通，先做兼職，幫忙寫計畫，等經費足夠，也許就能轉正職。

「現在很多原住民青年都返鄉了！」，Yawas 告訴他，向政府申請計畫，做文史調查或是社區小旅行。有努力就有機會，有些發展成熟的協會，甚至養到 20 幾人，根本一個小公司。

Lbak 聽不太懂兒子的言語，即使點頭示意，又哪裡感到疑惑，卻不知從何反駁，就這樣讓兒子搬回家。

倆夫妻開心兒子回來這個龐大水泥洋房，在眾人離去後終於多了生氣。Yawas 總是忙進忙出，一下子去訪談老人，一下子辦音樂會還是手工藝活動，不然就是待在房間熬夜寫報告。

白菸冉冉升天，燒完之後，Lbak 走下河川局構築的水泥樓梯，用鐮刀隨手砍下擋住通道的五節芒。手指頭轉動頭燈，巨大的光束照映在河床上，青蛙倏地跳開，光線掃過龐然山形，月光劃出樹枝樹葉輪廓，雨鞋踩過濕滑石頭，幾個蹬步，已經爬到樹林之中，排排腎蕨在腳底刷出細微聲音，葛藤和荖葉在夜幕中，是一條條攀附在樹幹上的眼鏡蛇。

幾個月前，Lbak 才開始真正學習狩獵，他拜託表弟 Akung 帶他上山，幾杯酒和幾根九芎木，火灶旁，Akung 嘲笑都幾歲了還上山。Lbak 說不出實話，搪塞著想要回憶 tama 的山林生活，心裡卻明明白白答案為何。

回鄉後的 Yawas 不只耳洞越來越多，臉上更是容光煥發，說起話來自信又爽朗。他跟幾個獵人去山上，帶回家裡的山產一次次精采。飛鼠、猴子還是山羌…。某天，打開冰箱，竟然放著裝滿鹿血的米酒瓶，Yawas 說和第一鄰的大哥，一起在河邊抓到水鹿，體型簡直像大象，他們在河邊將血放乾，刀子分開皮肉，放在石灶上烤乾來減輕重量，橫渡溪水揹回來。

「那個腳蹄還把我的登山包穿破了！」Yawas 說，笑容這麼可愛，笑紋擠滿眼角，跟妻子一模一樣。

水鹿宰殺後，立即洩出體外的血水，一比一和米酒混在一起，裝在酒瓶裡面，一番誘人的鮮紅顏色。Lbak 喝下去，整個人無法制止的興奮，彈跳不已的心臟好佩服兒子的同時，卻不自覺感到憂鬱。

打獵上山，不都是長輩帶領，不就是家族之事。

步伐隨著上山的頻率，一次比一次輕盈，夜晚的山林，像一面對照鏡，辨識出真實個性。第一次跟著 Akung 上山，就得到表弟意外稱讚，新手獵人心裡往往緊張，不自覺地腳步凌亂，一趟下來簡直敲鑼打鼓，提前告訴小動物們趕快躲避。Lbak 你不一樣，處事肯定溫柔謹慎，走起路來也小心翼翼，Lbak 聽在耳裡，只想讓風吹散。

20 幾分鐘後，抵達第一站，溪流旁一棵龐大赤楊木，Akung 告訴他這裡是 PusuQhuni，Pusu 是根源，Qhuni 是樹，附近百公尺以內最大棵的樹，極容易辨識的地標。Pusu 不是樹根，而是基礎或源頭，山的起源是樹，孕育豐富水源和生態，所以最大顆的赤楊木被命名為森林之源。

如果 Yawas 同行，Lbak 會準備好這些台詞說給他聽，願他們的言語一來一往，像流水不間斷，願兒子不用再找其他獵人，傾慕

真正的 tama。

Lbak 抬頭眺望赤楊木，沒有飛鼠或猴子，低頭俯視走過的路，昏暗的小徑是一個個獵人踩踏出來的指引燈，月光下清清楚楚，探照燈掃視一遍，心想今天能不能至少打到一隻小動物。

連續一陣子，只要與 Akung 的時間搭上，他就要求表弟一起上山。這條 Yayung Qicing 的路線，從家裡騎車 20 分鐘，走一趟 1 個小時半，是部落的公共獵場，誰都可以進來，但也因人多，能打到一隻飛鼠或是猴子已屬幸運。

Akung 教 Lbak 使用喜得丁，以及從探照燈下辨識一閃而過的動物眼睛。表弟說這個追獵，以前不常見，現在是白天要工作，只能晚上或是假日作消遣，走走山林，逛逛街，有沒有運氣撿幾隻回去，並非真正的打獵，頂多算是運動吧！

Lbak 聽不進去，他看到自己身體逐漸改變，剛開始上山，總因為濕滑的坡地而腳步不穩，心理緊張滑跤後槍口走火，成為部落大新聞。現在卻愈來愈懂得調配呼吸，避免大口喘氣，小腿的震動也不至於太離譜。他發射火藥的角度很準確，填裝彈藥的手勢也很快速，有時甚至比 Akung 更早聽見飛鼠或是猴子的啼叫聲，指出一雙雙閃著光芒的眼睛。

只是始終他無法在那關鍵的幾秒擊發，一顆顆雙眼，他不僅清楚看見瞳孔顏色，甚至看透牠們楚楚可憐的靈魂，像家裡兩隻黑色小狗，瞪大的眼睛好可愛，像妻子，也像 Yawas。

他蹲在 Pusu Qhuni 下休息，倚靠著灰白斑斕的樹皮，想著難以面對的變化。

Yawas 小時候喜歡蒐集紙娃娃，每次去雜貨店，一張一張帶回家，Pihaw 耳邊打小報告，每一個娃娃都有名字、專屬的衣服和說話的方式，他胡鬧模仿弟弟玩娃娃的場景，這個娃娃要去山上採山蘇，那個娃娃喜歡去河邊抓螃蟹。

不就是個無須在意的過渡期嘛，小孩子對任何事物都會感到好奇，也或許這是接近女孩的一種方式，事前模擬對方喜歡穿什麼衣服，擦什麼口紅，染什麼顏色的頭髮，未來要做什麼工作，只是為了拉近距離，在女孩們不注意的時候，已進入非比尋常的關係，不是嗎？

他對妻子 Imy 不正如此，天氣寒冷，倆人得出門去市區，Imy 肯定會穿上虎斑色塊狀的洋裝，外面再套一件黑色皮衣，袖子邊上有毛茸茸的人工絨毛。他也知道星期一和星期三，Imy 會穿平底的露趾涼鞋，上面鑲有一顆顆玻璃水鑽。這兩天是固定收保險的日子，平底走路不辛苦，拜訪客戶也沒那麼霸氣。

這些經過長久與妻子相處而發展出來的觀察，跟 Yawas 玩紙娃娃不都一樣嗎？想要了解女生，嘗試討好女生，並不會讓自己成為女生吧？

國中以後，Yawas 的性格轉變，他們之間突然遺忘語言，放學回來總安靜待在房間，要他下來吃飯像帶狗去浴室洗澡，樓梯一步步走下來舉步煎熬。Yawas 不再開心地同桌聊天，吃完自顧自地清洗碗筷，放著等晾乾。

好幾個夜晚，Lbak 偷偷打開房門，看見兒子的書桌上，一張張白紙寫下好多自己的名字，不知該如何是好的他，要打電話給班導，還是直接衝去學校揍那些傷害兒子的小惡魔。

Pihaw 說 Yawas 被欺負，很多人罵弟弟娘娘腔，是死 gay。

Lbak 知道娘娘腔，他兒子從小就娘娘腔，不就是一種氣質形容，就像他媽媽老說孩子很漂亮，不就是個形容詞，算是什麼罵人的話，但死 gay 究竟是什麼，Lbak 不知道。

「死 gay 是什麼？」Lbak 問到。

Pihaw：「死就是死啊，你聽不懂啊。」

「我當然知道死，你媽媽最愛罵我死 Lbak，死渾蛋、死鬼…我怎麼可能不知道死開頭的字肯定不是什麼善良的話，但…Gay 到底是什麼？」

「就同性戀啊，男生喜歡男生，女生喜歡女生。」Pihaw 說。

「不可能，Yawas 喜歡女生啊，他不是很多女朋友，你記得上面那個 Ciwas，還有隔壁村那個 Uhay，和他喜歡最久的 Tusi，就是家裡有養 3 隻小狗那個，Yawas 老是跟我說他們家的小狗有多可愛，白色那隻看到他都會蹲下來翹高屁股搖尾巴，Yawas 不會是什麼死…gay 啦，他那麼帥，那麼花心，不可能不可能…」Lbak 說。

「爸爸…你確定那是女朋友，不是女、生、朋、友…」Pihaw 刻意將一個字一個字大聲且緩慢地說出來。「我是沒有差啦，喜歡就喜歡啊，我們班本來也有人去罵他，都被我教訓了。」Pihaw 一副急於邀功的樣子。

「現在沒有人敢罵他或是嘲笑他，我說誰敢動我弟，第一個被我帶到廁所。」Pihaw 拍拍胸口。

即使萬般擔心兒子，卻被另外一個兒子勸退。Pihaw 說會好好照顧弟弟，不讓他被欺負，若去學校找小惡魔理論，反而讓 Yawas 成為矚目對象，永遠都不可能安靜了 bak。他一個個小孩學起母親，

把名字拆解到字尾，Pihaw 儼然取代父親，現在倆人是平起平坐的平輩關係。

深邃的山林有魔力，隨著樹皮的紋路將記憶刻劃得越來越深。Lbak 點起香菸慢慢抽，皮膚的溫度伴隨沉靜的思緒逐漸降低。深深吐一口菸，遠處傳來白鼻心的啼叫，探照燈快速轉動方向，騷動的樹枝上兩隻白鼻心，體型輪廓一大一小，已經上膛的喜得丁又輕輕放下，又是一個溫柔的藉口嗎？

他曾經懷疑兒子的性向是不是因為 Imy ？

Imy 總是大呼小叫，不滿意就開口臭罵，不爽就當他是空氣，任性不煮飯。要 Lbak 自己下廚、洗衣服、曬衣服和摺衣服，放錯哪一格抽屜，襪子內褲全部拉出來撒滿地，重新再來。

Imy 使喚他開車，去遙遠的市區採買根本無關要緊的生活必需品，透氣膠帶、100 公升收納櫃還是腳踏車打氣筒。妻子這種沒那麼女人的性格，是不是讓 Yawas 以為男女角色倒置是常態。

但這個部落裡，比妻子暴躁的女人更多，Imy 會看場合，大部分的時間，倘若有外人在，依舊那個溫順又可愛的妻子，偶而拌嘴，嘴巴失去控制，多少留情面。唯有倆人獨處時，那囂張跋扈的個性才會自在灑脫地展現…但是，Lbak 就愛妻子這模樣！

若非妻子，難道是自己，來自這個父親縱向的血緣遺傳，和那無法袒露的秘密，造成的橫向感染。

Lbak 用手機搜尋過成為同性戀的原因，遺傳基因造就染色體，血緣有問題嗎？

自認從小到大只對異性有興趣，從前哪來的同性戀，不都是跟著老人的腳步，長大成人後，跟喜歡的對象結婚，成立家庭，生出好幾個將自己的名字，繫戴於各自名字後方的小孩。

Lbak 在黑夜中想起和 Imy 的婚禮，他們一直到那個夜晚才真正做愛，約會的時候，摸摸雙手或是遊走邊界都不算超越 gaya。Imy 是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寒冷的冬天將彼此的衣服脫光，還沒碰到 Imy 的身體，下體已經腫脹得痛苦難耐。

他一直都好享受妻子的肉體，無論體重從 42 公斤成長到 60，胸部從細嫩堅挺，到現在更為豐滿，甚至有些外溢，他依舊享受。每一次插進妻子的陰道中，陰莖好像被搔著肚皮的小狗，陣陣四面八方的擠壓，舒張到無法控制。妻子狂浪的叫聲是最甜美的折磨。他和他的陰莖遊走在愛與痛的邊緣，愛是那潮濕肉壁裡面，每一寸緊縮又擴張在陰莖表皮上的極致觸感，痛是好希望這一切延續，跪下來求雙腿之間，再久一點，再久一點。

他太喜歡看 Imy 快樂的表情，笑的時候，牙齒和上排牙齦全部

露出來，眼角笑紋堆疊出星星形狀，快樂建築在妻子的快樂之上。

妻子說很爽了，很舒服了，高潮了。Lbak 卻從絲絲線索中察覺異樣，就像母雞即將產蛋，羽毛不自然抖動。就像轎車接近家門，兩隻黑狗耳朵豎起，背後毛髮全部聳立，堆擠出高高小山。

身體反應無法隱瞞，他嗅出妻子的不夠滿足，那些染紅脖子上的紅疹，和胸前凸起的疙瘩不夠張揚，不暢快滲出的汗水揭露事實。從他抽出陰莖後，依舊緊縮不願鬆開的陰道可以感受，轉頭過去，那個不自然地將頭髮梳理到頸後的動作，手指頭輕輕地在頸下來來回回，明明要把頭髮往後撥，卻像刻意找事做，又推了幾根髮絲回到前頸。那是 Imy 說謊、調皮或不知所措才會出現的動作。

那也許是一種原因嗎？Lbak 心裡想著，正是因為我的延續與無法長久，形成血緣缺失，染色體病變，Gaya 爆發在 Yawas 身上，傳染出一個喜歡男人的兒子，接續起他這片有缺陷的血池？

Yawas 房間裡有各式耳環，全部放在一個木頭的正方形盒子，每天戴不一樣的出門，有時還會跟妻子討論哪一對耳環搭配裝扮。不僅如此，Lbak 曬衣服的時候，驚訝 Yawas 的襪子竟有各種顏色和圖案，橘色花朵、紅黑斑紋、彩色菱形，內褲亦然。

Yawas 常常講電話，表情和口氣就像跟情人說話，陽光燦爛。

每隔一段時間，他帶一個男生回來，那個男生住在台北，名字叫亞均，Yawas 阿均阿均親切地叫，每次阿均來，兒子的心情像吃了 100 顆巧克力，異常高昂，倆人作伴跑進跑出。

Imy 問要不要收拾一個房間給阿均睡，Yawas 說房間大，一起睡就好，關起門來，他們怎麼睡，一個睡地上？一個睡床上？兒子一張單人床，阿均的身材這麼高大，不可能一起擠。

一段時間，阿均沒有出現，Yawas 像血流乾的水鹿，眼神乾枯。Lbak 從房間門外，聽到妻子和兒子低語說話，Lbak 怎麼過問，卻不願說明，只說 Yawas 工作不順利，心情不太好，讓他好好休息，Imy 再一次來回撥弄脖子上的頭髮。

直到有一天，他接到警察的電話，兒子在醫院急診，要家人趕緊過去。

Yawas 癱軟在床上，眼神渙散，嘴裡嘟囔，護士小聲告訴他，你兒子一下子吞很多安眠藥，意識不清。

安眠藥，那是什麼，他們家從沒有睡眠問題，我兒子睡不著嗎？又為什麼要吞一堆安眠藥？護士說通常這樣的情況有可能是情緒失控，有自殺嫌疑，家人得多花時間陪伴，並接受心理治療。

Lbak 的心焦急地碎滿地，一個健康又開朗的兒子為什

麼要自殺？

回到家裡，妻子告訴他 Yawas 是同性戀，喜歡男生，那個常來家裡的阿均就是他的男朋友。Lbak 驚訝為什麼自己最後一個才知道，妻子卻早已清清楚楚，他更驚訝阿均也是一表人才的帥哥，身材魁武又能言善道，這樣的人怎麼會喜歡男生，他驚訝自己這麼愚蠢，明明同樣住在一個屋簷底下，卻不知道兒子真正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Yawas 在家等著復原的時間，他常打開房門看孩子的狀況，卻怎麼樣也不敢開口說話，害怕「實際發生，就發生了」。

痊癒後的 Yawas 整個人變得比以前更開朗，他懷疑大量安眠藥開啟兒子腦中的某個細胞，讓他以身為同性戀為榮，再也不隱瞞。Yawas 不在意身處什麼場合，或是有哪些長輩，問起有沒有女朋友，過去總說人在台北，久久碰面，以前的大學同學啦。現在竟然大方承認喜歡男生，有一個交往多年的對象，可能會結婚。

Lbak 生氣要他閉嘴，再用族語說：「Aji balay bi ka kari na。」——他說的話不是真的，要其他人別聽進去。「Balay bi kari mu。」Yawas 說真正的我的語言，一切都是事實。場面總落得特別詭異，一個極力否認的爸爸和一個樂於承認的兒子。

Lbak 爬起來，繼續往前走，眼前一座凹陷山洞，海金沙佈滿洞口，裝飾得像一座小花園，黑夜中淺薄的洞穴卻看似深邃，頭燈照射進去空無一物，一座黑色墳場。

Akung 在這裡打死一隻小山羌。火炮穿入後腿，剩下 3 隻腳的山羌速度仍然很快，快速地往樹叢中逃開。Akung 大喊開槍啊 bak，Lbak 手指頭僵硬，怎麼樣也拉不動板機，Akung 跳進去，雙手拉住山羌的後腿，使勁往洞口摔，膝蓋按壓住身軀，拿起大石頭狠狠敲擊腦部，瞳孔放大再放大，腳蹄輕微晃動，Lbak 注視一切，努力忍住胃酸。

突然意識到獨自上山已經好幾回，似乎那次之後，Akung 再也沒有一起來，推說腳傷、教會的家庭禮拜，或是兒子正好從台北回來。

少了 Akung，獨自踏著自己和其他人反覆來回走過的腳印，夜晚的森林更加靜謐，安靜可以計算規律的呼吸聲，數算再幾個叉路就會抵達大榕樹，他兒子跟其他人上山的時候也是如此嗎？這麼長的一條路，這麼多個休憩點，他們聊什麼，坐下來休息抽菸，誰的語言會填補開闊的星河。

Yawas 真有必要宣告自己是同性戀嗎？他不害怕其他人的言語討論嗎？他擔心這孩子淪為難以收拾的話題，擔心自己也是話題中

心，畢竟他那無法延續的問題，會不會終究讓其他人知道。在許多族人嘴裡，Lbak 是愚鈍不懂山上的老人家，一個狠不下心動手結束生命的疲軟 gaya。他造就一種潛移默化，隱隱約約的動力線，他的不諳山林讓 gaya 插上兒子的插座，改變生命中的遊戲規則。

Lbak 不由得對著夜空發出宏亮笑聲，拜託 Akung 帶他打獵，自以為將矯正一切的不能延續，他父親本該延續在自身的山林知識，或本該由他延續給兒子的狩獵技能，還是讓他延續在 Imy 身上的高潮，沒有一樣他做得到。

視線愈來愈高，雙腳佇立的位置已足夠俯瞰整個部落，筆直的道路，房屋點點燈火，一眼就看出兩層樓的房子是自己的家，二樓後側，鐵皮加蓋是 Yawas 房間，還在寫計畫做核銷嗎？

貓頭鷹在榕樹上發出叫聲，底部榕樹的板根匯聚出一池水窪，雨水落在裡面，水面上漂浮幾片葉子。Akung 告訴 Lbak，經過這裡記得稍微清理水面，把落葉和雜枝取出來。水很乾淨，待塵土悉數落底，不只人，動物也可以喝，他們有水喝，我們才能繼續打獵。

Lbak 模仿 Akung 的動作，慢慢撫動水面，撥開發黃乾燥卻濕潤的落葉，腦中閃過許多畫面，他在水裡看見 Yawas 玩紙娃娃的樣子，笑容掛在臉上是那樣可愛，那樣開心。池水裡，Yawas 在鏡子前挑選耳環，和妻子開心的討論那一對耳環既能保有民族風又有現代感，戴起來一定很時尚。他看見兒子穿梭在部落各處，揮灑汗水，

忙碌地與人交談。

兒子大病痊癒後，阿均從台北來到家裡，在房間緊緊擁抱 Yawas，跟他說對不起，再也不要分開。Yawas 網路那則貼文裡，有倆人緊緊相擁的照片，嘴唇貼著嘴唇。

其實很早就看見兒子在餐桌底下偷偷牽阿均的手，只是不想說出口，讓發生的事實成為事實。Yawas 的手指頭搬動著對方粗大的手掌，不斷搓揉出悠揚的音符，就像妻子 Imy 玩弄他那難以延續的陰莖一樣，笑容始終都在，從不間斷過。

對空鳴槍，Lbak 快步走下山，往家的方向去。

評〈疲軟的 Gaya〉程廷 Apyang Imiq

評審評語

這是一篇幽默風趣，既好看又耐讀，而且充滿了創意和巧思的作品。作者描寫原住民部落同志的故事，卻是舉重若輕，將小說中的人物寫得栩栩如生，形象鮮明立體，也將彼此的對話寫得活靈活現，入木三分，故不但不落入悲情的窠臼，反倒是自然而然流露出原住民樂天開朗的處世哲學，以及旺盛的生命活力，幾乎在每個段落都能找到眼睛為之一亮的佳句，以及新鮮的觀察視角，讓人讀來不禁莞爾捧腹。

郝譽翔

蔡幸秀

短篇小說
評審獎

得獎者

一九九七年生，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
在工程界中當顆小螺絲釘。努力學習寫
小說。

得獎感言

我養過锹形蟲，扁锹，公的（因為這樣才有角），忘記怎麼死的了，對不起。其實我們可以當一切都沒發生，非常完滿，然後活在泡泡裡，我有時候也想這樣。但若想誕生，就必須打破蛋殼，脫出蟲蛹，摧毀原本的世界。

評審獎

閃光與幼蟲

蔡幸秀

我走上了河濱草地，明仔說不能跨過去，我說沒有關係，這裡很暗，他們看不到我們，我們就像不存在一樣。明仔喃喃說道，遵守規矩的目的，不是因為有他人在場。我不再理會他，他隨後跟著我走上草地。

在此岸，三兩人群聚集河畔在等遠方的煙火，隱約可以聽見此起彼落的倒數聲，也有人在迎來新年之前，就先施放了，火光從一片吵鬧的闐黑中升空，然後散落成花。

明仔問，這裡能放煙火嗎？我說，警察也都去跨年了唷。他說，還是有警察在上班啦。一定很難過，我說，跨年還要上班。

好冷。他抱緊了自己，手穿戴手套，我拉開他的手，將自己冰冷的手指伸進去他的手套內撫摸。他哇了一聲喊道，你做什麼。我嘻嘻笑了起來，明仔很怕冷。手套裡，他的手非常溫暖。

明仔的手指骨節分明，指甲特別光滑，沿著骨頭生長出了締結組織，肉與骨相鎖，細緻而精巧。我很喜歡他的手，我喜歡摸，摸著繭在皮膚表層下滑動。我更喜歡當我摸他時，他也摸回來。據他

所說那是曾經練過吉他所長的繭，當我問他是否能彈給我聽時，他卻跟我說他早忘了。

在重新與明仔相識之前，我喜愛去找按摩，請求師傅揉捏我的筋骨。疏於被撫摸的身體，總是超出我所理解的渴望，提醒著我，我渴望被觸碰。被不屬於我自己的理解所碰觸。

倒數終於迎來結束，煙火綻放，風吹過來，又更冷了。我眯著眼轉頭，用眼光餘角瞄著離開的閃爍。台北 101 的煙火看起來像是雞毛撚子，五顏六色的光在深夜天空刮去，沒有變得更乾淨，反而留下灰燼漫天，久久不能散去。

明仔拿出手機拍了照，閃光燈閃出。什麼也沒拍到，他說。

早就錯過煙火時間了，剛剛倒數你在神遊嗎，我說。

我是要拍那片灰塵，他說。

但他連那片灰塵都沒有拍到，他給我看螢幕畫面，畫面中只有糊糊的陰影，和一片白霧。

白霧在遠方飄揚，跨年晚會在河的對岸，在市政府前的廣場舉辦。廣場裡，人們堆擠彼此，彷彿迫切渴望獲取溫暖。在擁擠的城市裡，如此容易碰撞，像是筷桶裡的筷子，轉身就擦肩，瞥眼彷彿看見了從前的同學。我和明仔就是在那樣的場合重新認識。

/

我們去年的跨年晚會再次相遇。

去年年底，鬼使神差般的，我同意了朋友的邀約。當時我剛從待了三個月的職場離職，朋友說可以轉換心情，邀請我去我從未去過的台北跨年晚會。

真的會有台北人去嗎？市政府像是很近，又很遠的場所。沒有事情的時候，不會特別進入那幢焦黃色的大樓，前方的廣場多數時間荒涼無人，只有風會經過。

從一旁的辦公大樓看去，上班時間的屋頂平台上總有人出來閒晃，不確定是不是在抽菸。跨年的深夜，廣場則脫胎換骨，與周遭的帷幕大樓融為一體，有光溶化在街區巷弄，電視畫面裡，空拍機照著群聚的人們與叢叢建築，彷彿米粒散落或蟲蛆蠕動在砧板上。

我說好。我明白朋友只是因為她喜歡的歌手被邀請上台。該位歌手那陣子因工作室性騷擾問題陷入爭議，雙方各執一詞，爭執不已。整個事件最後草草了事，人們不再談論。歌手最終雖未被跨年晚會主辦單位取消演出，名聲卻變得有些落魄，像過街老鼠，眾人提到他時，必然挾帶著訕笑。

朋友非常扭捏，不願坦承，也許她仍懼怕說出喜歡會被投以懷疑的眼光，她默默地安排了我們要去吃什麼、做什麼。她跟我約好

了晚餐。我決定，朋友若不主動跟我說，她是因為什麼想去看，我也就不戳破。

在餐廳裡，等待餐點上來之前，我先是注視著筷桶，抽出筷子，隔著衛生紙放在桌上，又看向她。昏暗的光之下，可以看見她臉頰上的浮粉。因為睫毛膏刷得並不均勻，眼睫毛像被火燒過一樣，粗細分明。她邊以手指摩娑著濕紙巾，低著頭，邊跟我說：「那都是假的，不用相信。」

「我追了他十二年，我知道他是怎樣的人。」她說得非常肯定。

「也許連他自己都不認識自己。」我說。我想著要這麼說，說出口後，卻不確定自己究竟有沒有說出口。因為她不再回話，話題跳轉回去了職場，就好像剛剛這場對話從未發生。

離開餐廳，人群漸漸聚攏收縮，像要擠入漏斗的窄縫，我們沿著管制路線行經熱鬧的深夜，魚一樣的流。一切喧囂又明亮。遠處可見到舞台，朋友愈走愈快，開始推擠身邊的人，她邊推，我邊跟一旁的人道歉。她喃喃念著，我們太晚到啦。都擠滿人啦。舞台好遠。

我默默聽著，想著究竟是否要牽住她的手，若是不牽住，總感覺我們很快就會走散。

人流如瀑布一樣，沖刷開我們的距離，一回神，就發現朋友離

我有四、五個人頭。我剛想喊出聲，舞台上，主持人遙遠的問候，透過悶悶的音響傳來，將我的聲音所掩蓋。朋友頭也不回，像是忘記了我，也忘記了她當時的藉口。

我不再走，不再漫無目的的向前推擠。當人停下來的時候，就會忘記為什麼從前要去跟著推擠。遠眺舞台，光除了打在歌手的臉上，偶爾也融化在我的臉上，讓我在冬日裡也感覺溫暖。電子舞曲開始播放，節拍明確，我想到煙火的引爆，在節點上總會爆裂出設計精巧的花火，所有相對應的位置讓圖騰能夠在空中展開。音樂讓人忍不住想跟著點頭，好像節奏原先就藏在身體裡，藏在心臟的節拍跳動上。

我感到緊張，心臟開始跳得極快。

彷彿有人正以手拂過我的臀部，那讓我想起自己總是很想說，卻不確定說出口會有什麼後果的事情。我將手伸到背後，試圖在擁擠的空間內，將那可能是手的存在給推開，也許只是不小心，我明白很多時候，是我自己搞錯了，其實他人並不具備惡意，而只是像柔軟的草，輕拂過身。

當我轉過身時，我看見了明仔。我看見碰觸到我身體的，並不是手，而是他背在身上的尼龍布斜背包。他發現我回頭，將包包以手轉過身去。我一下子就認出明仔來了。

明仔是我小學中年級時的同班同學，在臉書上，我偶爾會看見

他的新照，他並沒有被演算法給沖刷離開，得益於我每每在頁面上看見他時，總會給予一顆小小的心。自從國中舉辦過同學會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本人。他的眼睛非常好認，有著微微上吊的眼角，但眼神卻炯炯有光。

他的眼神從未變過，仍有著稚氣。記得當時，班級間流行飼養鍬形蟲和獨角仙，只有明仔養著雞母蟲。雞母蟲之後會長成獨角仙唷！他邊眨著眼，邊這麼說。

明仔變聲之前，喉嚨養著清爽明亮的嗓音，加上他漂亮的眼睛，默默地成為我小學時候的偶像。他所攜帶的飼養箱裡，裝著滿滿的腐植土，其實什麼也看不見。為了給同學們看見白色的獨角仙幼蟲，他會打開飼養箱，撥開土，挖出來，讓沉睡中的雞母蟲重見光日。

雞母蟲臃腫透明的身軀，像要把內臟給擠開。

牠不斷扭動的姿態，和明仔的手指交纏在一起。

我深怕明仔會不小心將雞母蟲給捏死，我想到雨天裡地上的蝸牛，我總是很害怕踩到他們。

他將雞母蟲很快的放回飼養箱，挖出了個洞又埋上，像挖墳後添土。其他同學眼睛閃閃發光的看著明仔。

我並不在其中，而只遠遠看著。

我沒能向家裡央求成功飼養甲蟲，母親嫌棄蟲，她說蟑螂的肚腹和獨角仙的沒有差太多，而且過個暑假就死了。

她沒能想像，對小學生來說，暑假像無盡的河。我無法與班上的同學們談論這一切，但隱約聽見有人這麼問他，「這樣軟軟的幼蟲，真的能長出甲蟲的殼嗎？」

明仔似乎有點著急，「當然可以啦！」他說。我猜想，那時候的明仔一定也沒有親眼見過雞母蟲長成獨角仙的過程。據說幼蟲會先結蛹，在蛹內慢慢的長出一瓣瓣器官，過一個月後才能化為成蟲。

但是，沒有人知道明仔的雞母蟲後來過得如何。班上很快的不再滿足於扁鍬、獨角仙，而轉為追求特殊品種，比如赫克力士大獨角仙，有著鋒利刀劍一樣的角，和黃金光澤般的背殼。我有時很難想像這些漂亮的甲蟲們有辦法展翅飛翔。

陰影和光互相交織，可以見到小黑蚊和粉塵飛舞空中。吵雜的舞台音樂還在放送，我看向明仔，朝他默默點了點頭。他一開始有些愣住，然後，才浮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有些尷尬地，低聲問我（我這才發現他的聲音變了），是小澤嗎？我沒有回應，問他，是明仔嗎？他點了點頭。

在擁擠的人群裡，與小學同學相認，並不是個舒適的環境。話題很快就乾涸，周圍十分吵雜，也不適合敘舊，更何況，小學時除了偶爾瞥眼看見彼此以外，作為同班同學，本來就沒有什麼交集。

我很驚訝自己主動向他打招呼，也許是因為乍然想起的那隻幼蟲帶给了我勇氣。

他的眼神雖然未變，面容卻仍隱約映出時間的痕跡。眉間的雜毛叢生，沒有人替他好好刮除，如果有我在，我會好好的替他修眉，讓他的眉眼如少年般乾淨。皮膚上已有些細紋，若我得以天天撫摸按摩，也許能夠令他常保年輕。散場前，我說要去找朋友，自然而然地與他散開了。後來開始交往，則是因為幾天後，我又主動在臉書上開始聯繫他。就這樣，不知不覺變成伴侶關係。

明仔偶爾會問我從前的伴侶或過去的經驗，他總是以一種並不在意的姿態詢問。我難以辨別他是真的不在意，還是假裝。有時候，他會沉默很久，更多時候，則講著只有他在意的東西，比如煙火的製作，煙火的光珠以不同的化學物質所組成，他們被包成藥丸的樣子。根據空中所需圖樣，依著排列的方式，計算如何在正確的高度打出來。

在夜空中所呈現的軌跡和節拍一切都需要清晰明確，他會這樣說。

那之後，我找到了新工作，搬出透支薪水的台北個人套房，和明仔一起租了臨山的另一間套房。他遲遲未找到工作。偶爾他會炫耀自己一天面試了好幾家知名公司，非常努力，最後卻往往什麼也沒有。他毫不為自己的成功與否感到憂心，時間到了，他家公司遲早生出個職位給他做。與我對半分的房租是每個月他母親給他

的零用錢。

我也曾見過明仔的母親，由於小學時同班過，他的母親似乎對我有些好印象，他的母親十分友善，卻仍總是讓我感覺不好意思。也許是因為我很難自在的與同輩的親戚長輩良好的相處。

他母親會說，託妳的福，他稍微振作了起來，也希望妳之後多多督促他。他的母親也許轉身後，會這樣提到我：我知道她，明仔小學時的同班同學，後來去唸了什麼什麼國中，高中又去了哪裡，還挺會讀書，大學後來又到哪裡，現在在哪裡哪裡工作。

認識了明仔的母親，我卻不覺得自己有變得更理解他。儘管如此，跟明仔相處時，仍讓我格外放鬆，我能向他說出口我希望他做的事情。也許是因為這樣，才開始交往起來。

可以什麼也不想，春夏之際，待在房間中，冷氣風扇雙開，整個空間涼得像冰箱一樣。明仔會說好冷，他蜷縮在床上，抱緊了絨毛被。我喜歡抽走他的被子，然後，他會哇一聲的尖叫。如同小學生一樣的相處方式，讓我忘記薪水和工作，保險和房租。

夏天，我們說好要一起玩仙女棒。網購送來後，仙女棒被放在住處好一陣子。臨山的住居處，潮濕讓所有事物都學會發霉，鞋子必須要常常拿去曬，衣物常年晾掛在陽台，內衣褲就這樣擺著，也不介意被人瞧見。

誰沒有內褲呢，明仔總是這樣說。洗衣機裡，我和他的衣物捲

在一起清洗，我很喜歡在按下清洗鍵後，看著衣服打轉。衣服總要花時間晾曬，一下雨就得仔細清點是否還有衣服穿，或者評估是否需要去鄰近的無人洗衣店使用投幣式烘衣機。

有一次，週日的時候，我們才發現沒有衣服穿了。我提議那天就不穿衣服，明仔似乎很躍躍欲試卻又遲疑，沒過多久，他也同意了。那一整天我們兩人光裸著在家，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無所事事，偶爾入眠，偶爾又起身看電視，哪裡也不去。

我們很擔心仙女棒會因為潮濕而點不著，若是那樣，我們就只能拿著兩根棒子，在深夜的陽台裡揮舞著，假裝有光火。

他拿出打火機，火點在仙女棒的尖端上，光向著四周爆裂開來，不斷燃燒，光一直掉落，隨著風吹走，他們在深夜裡閃出自己的陰影。灼熱延燒著仙女棒，不斷向下，在某個瞬間戛然而止。

空虛有煙硝味。他說要拍照，我讓他拍，照片內，深夜的我面容模糊，只有光花散開。幾片火光閃到我身上。

那是我嗎？被拍照的時候，我總是這麼想著。

/

他拿出剛剛拍出遠方一片白霧的手機，又再次對焦在深夜中的我，我看向他，和他的手機。他忘記關閃光，先閃了一次，又匆匆

忙忙關掉閃光燈。我跨過草皮走過去。一張照片是過曝的我，一張則是黑暗裡的我，兩張都看不清面容。

你拍得真的好爛唷，我說。重要的是紀錄嘛，他說。我知道他在說謊，他從來不曾好好整理拍過的照片，而是隨興的積累，記憶體容量不足了，就將舊照片或影像刪除，從來不留戀。最後，只變成一種感覺。感覺好像做了些什麼，感覺好像有點失望的一次旅程，諸如此類。並不想記得什麼，就不需要勉強自己懷念了啦，我總是很想這麼跟明仔說。

我們慢慢走離河濱公園，在手機上快速搜索跨年夜裡剩餘的房間，最後去了附近一帶的旅館碰碰運氣。遠離市中心，加上老舊的緣故，雖然價格也因為跨年夜而水漲船高，旅館意外的還有空房。櫃台的態度不太友善，讓我們感到很心慌。

在我與櫃檯交涉的時候，明仔顯得很不安，他很不安的時候，總是認為我也感到不安，就會想要替我打氣，比如，他就輕輕握起我的手，捏著，像是要安慰我一樣。他若真有想要做些事情，更可以直接幫我做，但他最後只是選擇站在我的後頭，看著我轉圈周旋一切。在最後確認身分證件後，櫃台終於給了我鑰匙。

「你媽知道嗎？」等電梯時，我不禁問。我想到他又不像我，跟家人除了過年聚會，已經逐漸沒有了聯繫。

「我有跟她說，說跨年要跟妳過，她說那真是太好了。」他還

牽著我的手，我以手指撫摸他的手指，摸起來，像是有顆小小心臟在跳動。

旅館的電梯很小間。我鬆開明仔的手，他也放了下來，靠到一旁。電梯載著我們望上晃，門緩緩打開，牆壁上壁紙斑駁，因為濕氣而翹邊起鼓，燈照著梯廳昏黃，走廊只夠兩人並排，紅地毯上有淡淡的鞋印，我們從電梯走了出來。

我推開門，審視了房間，奢侈地開了暖氣，這是我們租屋處所沒有的設備。沒有脫下外套也沒有脫鞋，就倒在床上，全身痠痛。明仔看我倒下，繞了房間一圈後，也跟著躺下來。我們一起陷在白色的床被之中。床鋪看起來雖然陳舊，卻有強烈漿洗過的氣味。

我們翻過身，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的時候，我問他，「你記得那隻雞母蟲嗎？」我邊說邊躺著脫下外套和鞋襪，將衣物丟棄於地板上。

「雞母蟲？」他起身剛拖完鞋，正準備要好好脫下一只襪子。有些時候，他的某些動作，還是會讓他看起來像真正的少爺。

我回想起小學時，校園旁的阿勃勒，時值五月，開滿黃金的雨，同學們喜歡撿拾掉落在操場周圍的莢果，莢果又細又長，外殼非常硬，據說是在開花後隔一年才成熟的果實，拿起來可以假裝是把劍。明仔總是拿著莢果和其他同學鬥劍，想來覺得幼稚可笑，但看在當時的我眼裡，卻有種帥氣感。

「以前小學很流行養獨角仙的時候，你養的那隻幼蟲。」我將他的手給拉了過來，連帶著將他的身體也拉近了我，用我冰冷的手去感受著他溫熱的手。不怕冷的緣故，我沒有特意戴著手套，結果最後連知覺也逐漸喪失。儘管如此，冰冷的自己多少讓我感覺安全，會有種不用再勉強自己非得要有什麼熱情的錯覺，享受自己是個屍體，不被他人注意也不會影響他人，令人十分安心。我將他的手放到我的臉上。

「喔，你說那個。」他說：「沒長成蟲之前就死了，超無聊。」

「在結蛹之前還是結蛹之後？」

「結蛹之前。連蛹都沒有結就死了。」他頓了頓，「真不知道他會不會覺得這一生很沒有意義？」

「其實沒有長大也很好，幼蟲的時候比較可愛，軟軟白白的，看起來很鮮嫩。」

「為什麼說得像妳吃過？」他嘔了幾聲。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他們的皮好薄好透明，內臟看得一清二楚，簡直就像特裝版，透明塗裝的模型。」

「以前的事情，妳都記得好清楚喔。」他說，「妳該不會從以前就喜歡我吧？」

我沒有回話，也沒有再多聊天，只多說了跟彼此身體有關的閒話，比如手很冷之類的話。

我摸起他的手，然後一路摸到手腕，感覺到頭皮發麻。在我的想像中，撫摸應如北極冰山融化於海，但實際上卻像火燒巴西雨林，焚燒得一片狼藉。

手指總是超出自我意識，超越行動。

比如我的手指就這樣摸上他的肩頭，又來回滑了下來。

我喜歡被他的手撫摸。我會將自己的手覆在他冰冷的手上，和他一起先是輕撫陰唇，再轉而摸他的陰莖。他有時會顯露出一種純粹的質疑，令我意識到自己的強硬，也許他絲毫不想以手碰觸我的性器官。

但是，那雙手，被我好好修剪去指甲的手，從陰道口進入身體時，比起生殖器更讓我意識到，體內有他物。

手比需要充血脹起的器官更加聰明，能與腦產生強烈的交互作用，當他的食指決定前傾，是他的腦如此決定。

明仔或許有願意與我產生關連的意思，在手交此事上能被無限放大。當我們如同萬物開始交媾，我則萬分失落，失落像蟲密密麻麻爬進我的身體裡，我等待他們能有結蛹的那日。

斷片的疼痛和微小的喜悅取代了胃腔滿坑滿谷蝴蝶在飛的想像。積累的感受好像漸漸褪去我的皮，諭示我將不完全變態地長出新的器官，產生新的知覺和想法。

分別後，他說他要回去找家人聚一聚。我朝他揮手說再見，回到住處後看著電視上重複播放昨晚的跨年煙火，像跨年這類布置得當的巨型煙火，比起仙女棒，更像爆炸。

砲筒裡有煙火彈，導火索開始燃燒，燒到中央，憑依著衝擊力，飛上天空，那不是飛，而更像墜落，在墜落之前，火燒完了被排列好的光珠開始爆炸。白熾的強光炸開。

當我們再次遇見彼此的時候，已經是好幾天之後了。他先是在通訊軟體上打著：「有些話要跟妳說。」

我傳給他了一個問號。他說需要當面談談。聽起來並非好的預兆，讓我忐忑不安。我回想自己過多的心思是否被他發現，他終於感覺到不舒服，或是說出了什麼不正常的話。我以為自己並沒有那麼在意這份關係，但當意識到關係像光一樣，手怎麼樣也抓不著時，又忽然覺得好想要。

他來到了我們的租屋處。進來後，有點悶的坐在餐桌前，眼眶染紅，想要哭泣的樣子，嘆氣後又嘆氣。不確定到底遇到什麼事情。

「所以，怎麼了嗎？」我站在狹窄的廚房，正準備要將小黃瓜

切半切絲。

「我發現，」他說，有點支支吾吾，「我發現，我們被偷拍了。」他說。

我沒有明白是什麼意思，直到放下菜刀走到他旁邊，他給我看手機裡的影片。影片裡一開始，畫面出現了我們跨年夜去的旅館房間，我想起飯店裡昏暗的走廊。

視角從電視所在的位置照向床。開門聲。兩個人影走了進來，那天我穿著藍色長袖洋裝和外套，明仔穿著套頭毛衣。身姿看起來確實像我們，但面部有些模糊。仔細一看，人臉並非我和明仔，我的臉孔變得更端莊漂亮，從單眼皮變成了雙眼皮，完全是另個人，明仔則沒有他那雙令我眷戀的眉眼。我正想說，應該是搞錯了。並非我的我，問出了口，你記得那隻雞母蟲嗎？

下一幕就被剪接到了已經褪去衣物的兩人，在床上以手互相撫摸彼此，那名女性有些強硬的拉著男性的手，那個作勢是請摸我的意思。

隨後幾秒，兩人笨拙的來回接觸，被褥移動與口舌交纏的聲響間，男性手扶著他的陰莖，推開那名女性的雙腿。當我看到這裡的時候，明仔恰好沒有說話的走去陽台。

畫面中的兩人在交媾時，不時發出悶哼，隨著影片播放，手機感覺愈來愈燙。確實是我的身體，左邊乳暈稍微大了一些，大腿側

上的痣。整個身體伴隨著灼燒感和一種從內心湧起的冷卻：真是不可思議，原來影像裡面的女子是我嗎？

映照在畫面之中，並非是我的我，被他人取代了臉，除了在場的我自己和明仔之外沒有人認得的我，似乎和影片中另個並非明仔的明仔如此親密無間，即使動作有些驚鈍，並不順暢，但仍看似有著滿腔愛意擁吻的人，竟然是我。我瞬間有種非常抽離的感覺。影片不長，但足夠讓我在短時間內燥熱。我來回拉動時間軸，除了確認攝影鏡頭大概位在電視旁，也許針孔被鑲嵌在附近的牆壁上之外，什麼也不明白。

他從陽台回來後，我問他：「你在哪裡看到的？」

明仔原本說，偶然看到，後來又改口在網站發現，最後才又說，「是在群組裡看到的。」

我拿過他的手機，才發現是另一通訊軟體的群組，專門將色情外流或外拍影像分享出去。我發現此一事實比起看到影片更讓我失落。雖然很想質問明仔，怎麼會加入這種群組，但看到他一副很抱歉的樣子，我又感覺靜脈深處開始加速跳動。我坐了下來，摸上他的手，想要安慰他。沒關係，感謝你告訴我，我想像自己講出這種話。

他說他查過了，可以報警，這是犯罪。雖然臉被深偽了，但是數位性暴力的處理方式逐漸成熟。他邊說，邊有些驚惶的提到深偽

的技術背後原理，比如人工智慧等等，以及過去的案件如何偵查。

他甚至提到已有技術可以查看真假。

看著他嘗試思考如何解決問題，卻總是偏離，令我感到玩味，照常理來說，自己的身體受曝於眾人，且不知究竟會傳播到哪裡去，應該要感到緊張。

但我卻異常冷靜。

就這麼辦，也許秘密早就都被人看光光了。

我想到朋友的偶像歌手，在跨年舞台唱歌的瞬間，歌聲嘹亮，眾人沉浸音樂之中，一切非常和樂，毫無痛苦。也許朋友的說法是真的，受害者的聲明都是假的。

如果不是謊言，也不是秘密的話就好了。

摸上他的手，我緊緊握住，十指相扣，我用食指去摩娑他的食指和中指，感受到他的微微顫抖。

為什麼是你在擔憂呢，好蠢，我這麼想著。

隱約可以從手腕感受到跳動的脈搏。像蛙鳴的頻率，像風一陣陣吹過被陽光和枝桠篩過的陰影晃動。

我懷念那隻被他捧在手中的幼蟲，帶有白皙的色澤，氣管腸胃一覽無遺，重複在土中蠕動，漸漸麻痺的六肢拖著巨大的身體。帶有腐植土的味道。沒能結蛹，沒能知道自己是否具備雄蟲的角。

我跟明仔說道，那隻手像蟲一樣，跑進我的身體裡。

記得是小學的時候，我一個人去了科教館免費的昆蟲展，那是母親准許我去的。她再三叮嚀公車應該要搭哪一班，要準時回家，我點點頭說好。背著我的後背包，內夾著空白畫冊，小時候我喜歡素描畫圖。

昆蟲展裡有著我數不清，唸不出名字，看了就忘的蝴蝶和各式蟲類標本，也有活著的蝴蝶翩翩飛舞在布置成雨林的飼養裝置內。

我很害怕蝴蝶，翅膀非常大，紋絡愈看會愈人感覺毛骨悚然。為什麼能夠這麼細緻呢？我看著蝴蝶伸出口器吸食沾滿糖水的棉花。六肢同樣輕巧的攀著棉花，看起來非常細長，彷彿一折就碎。相比之下，同樣在一旁的鳳蝶幼蟲看起來肥美得很安全。但是，對鳥來說，應該也更好吃吧。

我看著他們在空中飛舞移動。時值暑假的緣故，展內除了我，也有好多好多人，小孩以外，也有大人。也許是帶著小孩來的大人吧。即使有小孩奔跑後撞到我，致使我跌倒，我也沒有生氣。當時我已經覺得自己長大了，跟那些小孩不再相同。

站起身子，我再次看向玻璃窗內的蝴蝶和毛毛蟲。我想去找獨角仙，也許有赫克力士大獨角仙，說不定還能看見鍬形蟲彼此打架。或者，也能看見雞母蟲。

當我找到位置，將手貼向櫥窗，試圖看清楚窗內的鍬形蟲如何呼吸和移動時，我發現櫥窗內除了公鍬形蟲，也有顎比較小的母鍬形蟲，他們相安無事的相處，擦身而過，彷彿眼裡沒有彼此。我原本很期待能看見昆蟲交配。

據說公鍬形蟲可能因為母蟲拒絕交配，而以顎將母蟲夾爆，整個鞘翅從肉身被剝離，腹部與頭部斷裂成二半。所以，處理鍬形蟲交配時，需要將公鍬形蟲綁牙，將他的大顎綁好，再讓他們同處空間，等公鍬形蟲伸出交尾複器深入母蟲的泄殖腔口。

當我正感到困惑，公母蟲如何和諧的相處時，我感覺似乎有人碰觸我，應該就像剛才有其他小孩碰到了我一樣，我不疑有他。

漸漸地，卻發現不太對勁。

是種黏稠的感覺，碰觸著我尿尿的地方，搔癢從深處竄上來，我慌亂的想要轉身，或者推開那隻手，但是卻被壓住，怎麼樣都無法回頭。

觸覺好像蟲腳輕輕踏過，卻在某個瞬間，加大力道，那時候，我對自己陰部的理解還非常陌生，只清楚明白我需要離開，從這樣的危機離開。所有知覺化作一隻幼小的蟲，緩慢的爬，好像就這樣

跑進我身體裡了。

曾經，我將這故事說給朋友聽，那時候，她喜歡的明星還沒鬧出性騷擾風波，我只覺得差不多該說了，以讓我從故事裡解脫。她回我，展場裡那麼大，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情沒人看到？

為了描述精準，像按下重播鍵，一直重返那個瞬間。時間軸往前移動，又被拉回來。

重複。

重複。

重複。

一次次經歷。

櫥窗的鍬形蟲是我唯一的證人。我明白朋友說得合理，畫面在這來回反覆之間被拼湊而出，我意識到，當我決定要說，每說一遍，細節就變得更清晰，卻又更脫離真實。

我看向明仔，他看起來似乎沒有在聽我說話。

那時候，我沒有跟母親說，也沒有跟任何人說。因為我始終沒有看見那是怎樣的人，也許真的只是我的想像與脆弱的感覺，如朋友所說，那並不真實。沒有證據的話，和謊言似乎無異。當我回過

神來，恍惚地注視起玻璃櫥窗內的鍬形蟲，我發現鍬形蟲的眼睛又圓又亮，像一顆很小的珍珠。

最後，我搭上公車回家，想到整件事情的經過，忍不住哭了起來，不是悲傷，只是困惑。每一次，以為忘記了，卻又都能重新想起。

我總是想起那雙手，試圖辨明自身，希望自己足夠清潔。但我做不到。每一次想起，都讓我灼熱，黏稠如蜜，我意識到，我希望以浪漫純淨的方式再現觸摸。這令我厭惡。

明仔先是看著我，然後垂下眼睛，臉皺成一團，又好像不在意的說，跟我說這些有什麼用，能不能先處理我們被偷拍的事情呢？我不在意乾不乾淨。他喃喃到，還是就讓他在網路上被流傳？其實沒人會知道，那不是我，我們不會被找出來，只要我們不說。但是真的能夠一直保密嗎？難道我們（他說我們，但此時我感覺他只有要說他自己）這輩子就要活在恐懼之中？

如果報警的話，被我媽知道，被我哥知道，就完蛋了，好丟臉，好丟臉啊，他說。

我握住他的手，愈握愈緊，漸漸感覺得到自己和他的手汗。

就像拍照一樣，忘記關閃光燈，所以閃出了一瞬間的閃光。彷彿仙女棒火花點燃的剎那，又像倒數三二一綻放的煙火。

我學會重來了一次。就像按下重播鍵。

我跟明仔說道。

我覺得無所謂，我說，被拍就被拍吧，反正也挽回不了了，我會去處理的，報警，我們都沒有錯，你只是偶然發現犯罪的事實，加進外流群組終歸是人之常情，我偶爾也會不小心看到。我彷彿看見自己挖開土，找到那隻死去而不再動的幼蟲，我重新下葬了牠。

手機躺在餐桌上，我瞄了一眼，突然很想繼續看。想要看那兩個人類如何試圖以身體交流，最終卻對彼此一無所知。

看著他的眼尾，然後是他的眼睛，好像快要哭了，弧度微彎，我鬆開手，抱緊他，臨山的住居處彷彿又開始飄雨。他有些遲疑的張開了手，然後回抱，十指在我的背脊上跟著他的哭泣聲顫抖，漂亮如幼蟲一樣的手，撫摸著我的背，十分舒服，令人想細細品嚐。

我跟他說，是我的錯。果然不該亂選旅館，應該要先查好，多花點錢也無妨，沒辦法，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我剛看群組裡的人也不把這片當一回事，不過就是某次打手槍的前菜，連點心都算不上，根本不需要擔憂。換個想法，就當出道作，你的身體很好看，只是需要點保養。

我發現自己的話，愈來愈長，長到需要開始捲起收拾。明仔只是聽，也許他在懊悔，懊悔答應，懊悔加入群組又被我得知，懊悔與我交往。我以手扶著他的臉，看著他的雙眼和唇，他的睫毛纖長，將室內的光斜斜篩下，淺淺的陰影落在頰上。我不禁用手摸起了他整顆頭，摸著他細軟的髮，然後用額頭貼著他的額頭。

說不定是他拍來上傳卻意外流出的呢？對這些技術總是很感興趣的明仔，學會深偽影片好像也不無道理。我壓抑自己懷疑的想法，不去回想進入房間後，他的行動。

意識到複雜的心情令我感覺無限與他靠近。我慶幸自己沒有將小時候的事情說給明仔聽，也沒有說出口自己的懷疑。

恍惚又悲傷地想著，想著那天晚上窗外的一片漆黑，漆黑裡有斑斕的煙花，聲響持續爆裂，光閃爍透窗。

腹部漸漸有些溫暖，肩胛有些疼痛，感覺自己好像即將長出殼，將有全新的器官，也許不久之後就會生出鞘翅，需要離開潮濕之處，日光將會好好曬乾溽軟的翅膀。然後，我深信，秘密會死去，就像來不及化蛹的幼蟲。

評〈閃光與幼蟲〉蔡幸秀

評審評語

重新尋回兒時同學、成為戀人，在此篇小說是一個浪漫開場，也是一把隱形鑰匙，真正企圖打開的「時間的房間」，自然是女主角小澤童年去科教館看昆蟲展的遭遇，一如「殖民現代性」的矛盾作用，小說主角所經歷的性侵犯伴隨著性啟蒙，羞恥與快樂難分，而但願能透過浪漫愛去潔淨自身被侵犯的痛苦，只可惜與戀人身體可以交流，傾訴卻未獲理解。作者透過不動聲色的文字，有效塑造出小澤形象，且善用意象，幼蟲既是兩人記憶的蛹，也是戳入身體的手指，當然更是「原始版本的自己」，在閃光的捕捉中，成為一張只有自己能讀懂的，拍壞的好照片。

孫梓評

張秋寒

短篇小說 優等獎

得獎者

張秋寒，1991年生於中國江蘇。2011年開始小說創作。出版有《仲夏髮廊》《鉛筆》《長此以忘》《白晝曇花》等多部長篇小說、小說集、散文集及譯著。作品發表於《花城》《上海文學》《江南》等雜誌，並被《文藝報》《長江文藝》《台灣文學選刊》等刊物轉載。曾獲師陀小說獎、文藝新生最佳故事獎等。

得獎感言

《魯冰花》是許多人都會唱的母愛之歌，前輩鍾肇政被譽為「台灣文學之母」，而我這次的獲獎作品中也有幾位不同的母親形象。我將之視作一種特別的緣份。我母親是個很有意思的人。我的許多素材，乃至一些語言上的感覺都是從她那裡來的。得獎的消息傳來，我第一個想跟她分享。她也許會淡淡地回復我，然後再和我父親兩個人偷著樂。就像我給她買首飾，她表面說我亂花錢，關起門卻戴來戴去美滋滋的。不管怎樣，這個獎，我獻給我的母親。

優等獎

一條河，一條船，一條狗

張秋寒

1

淑芳頂害怕在這樣的時刻醒來，叫她有種自縊的沖動——甚至，她像是已經辦成了。躺在這裏，是被他們晃悠悠地抱下來按入殮的規格予以安置。她摸了摸身上的料子和床鋪，好像要確認那不是壽衣和棺槨。

淺杏色的窗簾不遮光，正中心暈染著一團淡淡的稀薄的晝。時辰估計在四點半到五點之間。就到今天，她依然是這樣。次日只要有事，早早地就噎在心裏。全體器官枕戈待旦。趕車，赴會，就醫，她從不定鬧鈴。

這一日是要辦孫子的周歲宴。他們這裏叫「高周」。

飯店定下了，客請過了，孩子的穿戴也都齊全了。應當沒什麼事了。她考慮著，要不要再瞇一會兒。她就是這麼個人，連不能再多睡幾分鐘都要另花幾分鐘權衡。可睡覺這種事容不得任何盤算，只要動一點腦子，就別想再睡了。

輾轉了片刻，她起來梳頭洗漱。她邊把前一晚的一點燙飯熱了吃了，邊另煮了一鍋粥，中有枸杞、紅棗、紅豆、紅糖、花生，謂之「五紅」。媳婦自月子裏吃到如今。有次，妹妹亞芳來玩，說「還吃？」她笑笑。不好麼。再難得，天天吃也尋常。她手也熟了，總

比每天綑起新菜譜得好。她忘了自己還說過什麼，應當找了不少臺階下，表示她沒有受什麼刁難，媳婦也不慣會使喚她。亞芳小的時候和她比父母的寵愛，大了比成績，結婚了比男人，有了媳婦有了孫子總還要世代地比下去。另一方面，也不怕醜，講起那些氣與委屈，聯話連篇，一副要把人搥在砧板上剁的樣子。做妹妹的無非是訴苦，希望姐姐能同聲同氣地詆毀。淑芳這時倒反過來成全她的虛榮，「他沒有這份事業，沒有這個能耐，你看還有人跟他。那些女人再猖狂，到不了你的地位。」也是說給自己聽。她把話往狗身上引。她和亞芳這一年最談得來的是狗。亞芳氣還沒消，說：「別提了。人是畜生，畜生更是畜生。前一向時，為吃飯不老實被我打了兩下，現在一下子也不靠我。腳前腳後地盯著他。」

淑芳的狗，夥計，仿佛聽得懂亞芳的話，仿佛怕挨打，馬上從她們中間挪到主人這一側來。

夥計這個名字是它上上個主人取的。按理，它應該叫夥迦——字正腔圓地叫它夥計它是不應的。一定要拿方言，以一種語重心長的音調，叫「夥計啊」，它才會回過頭來看一眼。不知怎麼的，在淑芳的眼裏，它的背影並不像背影，這樣停下來，回過頭來看一眼，才讓她感覺到，這是它的背影，一條狗的背影。

狗是她從表妹四琴那裏領養來的。四琴嫁到了漁家，住在船上。照理，「一代親，二代表，三代了」，表姊妹之間，紅白大事之類的慶吊互通一下便罷，生日滿月的瑣事萬萬不該驚動對方討厭。但淑芳還是請四琴了。四琴說：「媳婦生養你不作聲，高周一定要告訴我。」她很清楚四琴的為人，不是那種說客氣話的人，又和她一

樣，欠不得一點人情。韋麒川替他們家辦妥了宅基地的事，就算不知會，被她曉得了，也必定是不請自來。那樣倒不好。

她和四琴原有許多年沒見了。這一年多的走動之前，她們還是在她母親的葬禮上見的面。大哥鋪開來做事，把場面搞得很大。一方面像是盡孝，一方面也可以斂財。淑芳只冷眼看著，亞芳卻不行。嫂子在靈堂上慟哭，族中女眷，包括四琴在內，都拿亙古不變的勸言來與她薄利多銷的眼淚配套，「你對得起她了，你對得起她了。」越說，表演者越來勁，像一口氣要掉下去似的梗著脖子，漲紅了臉，赤膽忠心地樹立在半空中示眾。淑芳姐妹二人代行女主人的職責，端了兩托盤綠豆湯來給眾賓解暑，亞芳拍拍嫂子的肩膀，半是安慰半是製止，「哎呦餒，好了！人家還以為你要殉葬。行了行了。」

四琴悄悄向淑芳說：「三姐還是這麼直，這麼嘴不饒人。」

從小就厲害，自然是父母慣的。而亞芳要別的沒有，也只为母親奉獻了這一點厲害。母親失禁，到了請不來人服侍的地步，嫂子只會叫兒子打電話給兩個姑姑。她們來了，侄子荒唐地提議連人帶席子擡到院子裏，用洗車的水管子沖。亞芳反手給了他一耳光。兄嫂雖震動，亦不敢言語一句。亞芳能做的僅此而已。最後，頂著被酷暑熬濃了好幾倍的異味替母親擦洗的人只有淑芳。她摸到了母親吃殘了的西瓜內壁一樣爛唧唧的褥瘡她說：「媽媽，疼你就說哦。」

早兩年，母親精神好的時候，淑芳來看她，給她洗頭剪指甲。問吃得好不好，說好。問睡得好不好，也說好。淑芳故意把手機落下，又回頭來拿，見母親在吃一碗不知回鍋多少次的糊了一大半的菜粥。她不用再問她要不要跟她去住一陣之類的話。她的理由多著

呢。「有兒子，倒住到姑娘家去，不像。韋麒川不說，你婆婆也有話說。死總還是在這裏死，人到工夫，大意就死了，擡來擡去的不作興。」她最不願的是破壞兒子的名聲。她為他謀得定量戶口，費盡心思送他進體面的國營單位，給他置下城裏的房子，娶到城裏的女人，不是為了到最後一刻毀了他。淑芳只能加強偵察的頻率。她當然時不時也會叫上亞芳。她比她更具威懾力。

四琴說這一班老姊妹裏，數大姨娘壽最長，是享到了兒女福的。說著又有點傷心，那並不是出於一個晚輩的哀悼，只是上一代人走光了，她不能再在任何人面前充當孩子。屍骨在她腳下錯亂地堆著，是沒消掉的俄羅斯方塊，一時間，她匆匆忙忙地被頂了上去，成了最老的一代人。

喪儀畢，四琴邀請淑芳姐妹去她那裏玩。亞芳滿口應下，直呼中秋前後去吃蟹。那樣的偏僻地方，迢迢地去叨擾，淑芳想，她是無論如何不會去的。不成想，最後去的人究竟還是她。當時，船開到了湖東。船上，韋麒川的客人們都攜著家眷。太太們見到淺灘上一大片荷花正盛，想體驗采蓮的野趣，淑芳就請船家靠岸。大家推開船窗，膽大的直接去到船頭，夠著，拽著，搖搖晃晃地折花。淑芳叮囑「小心」的同時想到，女人到了什麼時候都愛粉，好像這顏色可以使她們在年齡的事上忘憂。可是一等歲數一等人，愈是花尖那點欲說還休的薄粉襯著，臉上的粉愈顯得厚。她平日裏都素面朝天，逢上這樣的場合才按韋麒川的要求妝飾。看到有人妝花了，她下意識也掏出面巾紙抿了抿。

「二姐。」岸上叫道。

淑芳一擡頭，烈日下還看不分明，但她旋即想到，是四琴。

四琴騎一輛濺滿了泥漿的電動三輪車，戴著草帽。她來扶淑芳下船時，淑芳起初還感到有點丟臉，一霎時反而又欣慰起來。這樣當著人，尤其當著韋麒川的面，她能擲地有聲地表示，她不是只有懼內的大哥和跋扈的妹妹，她的娘家還有這樣一位扶她下船的表妹。這世上，還有人尊重她。

她們站到楊樹蔭下閑話。礙於情面，韋麒川也下船來了。四琴說：「二姐夫去我家吃飯吧。就是鄉下酒醜些。」一船的客人，韋麒川自然不能同意。「那你放二姐跟我去吧。我們多少時沒見了。」韋麒川原也是不能同意的。他屬於派頭先行的那類人。學打球，先參照奧運冠軍的標準置辦整套的行頭。做生意，哪怕手下就兩個人，總得挑一塊風水寶地，帶著英文的總經理室的牌子先掛起來。這樣的聯誼活動裏，來的或許一樣都是些皮包公司，他也看得比邦交更隆重，一定要夫人在場。淑芳說有些暈船，差點吐別人腳面上，不如跟著四琴散一圈順順氣，再來找大部隊匯合。四琴在旁，韋麒川不好說什麼重話。換作平時，少不了要笑她無能，出洋相。

她坐上四琴的電動三輪車走了。離開了他，離開了那些人，四琴根本是來劫囚的。

船上有空調，有電視，能洗澡。漁民的日子早不是淑芳想像的那樣。四琴的男人出去打工了，她又勤收拾，船艙裏幹淨得像手術室，不見一星半點油膩灰塵。四琴蒸了一碟自己腌製的香腸，煮了一條大草魚，燉了一鍋粉羹，燴了一盤生菜，「不曉得你來，也沒菜。」「還要什麼菜！」淑芳要幫忙，她橫豎不讓。淑芳就又往裏

走了走，隨處參觀，看到四琴兒子小時候的照片，不由問道：「睿生上大學了吧。」

「馬上都畢業了，姐姐。」

「啊呀。為什麼說我們老了呢……在哪上的學。」

「上海。」

「那要給他買房子了。」

「阿彌陀佛，我們哪有那樣的本事。」四琴邀她入席，沒問她喝不喝已經把酒斟好了。淑芳推辭，四琴說你和三姐的酒量我是曉得的。她一個勁地給淑芳揀菜，碗裏堆得看不見人臉。「上海買房子，那是下輩子的事。這輩子能上岸，能分到地，讓我們把房子沏起來，就燒高香了。」

早幾年有上岸的政策，那時候漁業的光景好，都不著急。拖到眼下，相熟的鄰居都上岸了，塢裏只剩下她一家。住了幾十年了，夜裏怕倒不怕，只是心焦。見著淑芳，她倒豆子似的劈裏啪啦地說著話。像是說一天，能管半個月。

「馬上托人問問。」

四琴一聽這話，連忙敬酒，「那我等二姐的信。要花錢的地方，全憑你做主打點。」

淑芳換了條腿蹺，踢到了什麼活物。兩下裏俱是一驚。她低頭一看，是只小黑土狗。眼睛裏看不見眼白，密不透風地黑成了一團。以祖母自居的四琴夾了兩片香腸餵它，「夥計啊，你嚇著姨奶奶了吧。」淑芳想是她一個人守著船無聊，捉條小狗來做夥伴，打發時間。四琴忙道：「哪是我找事做。是隔壁的奶奶留下來的。」

「隔壁？」

「這下子不在了。失蹤了。」

「失蹤？」

四琴有天早上起來在船頭晾衣裳。晾的時候就覺得哪裏不對勁，全部晾完了，還是恍恍惚惚的。回到屋裏喝了口茶，心定了，猛然想起來。再到船頭一看，隔壁停在這裏幾十年的船不見了。

「就這麼不見了。我是睡覺最淺的一個人，夜裏沒聽到一點動靜。這條船比睿生年紀都大，我以為早就開不動了。關鍵船上就只有一個老太婆。她能把船開到哪去。」都過去不少時日了，淑芳看她還這麼激動，事發時的狀態可見一斑。

「兒女沒來找？」

「來了。也來我這問過。問了問就走了，沒再來過。」

鄉野的異聞，淑芳原本是有興趣的。四琴忽言「沒怎麼看見過二姐化妝呢」，就岔開了。淑芳喝酒不上臉，聽見這話，一顆頭顱馬上就熟透了，「沒有辦法，被逼的。我哪喜歡這樣妖扮古怪的。」「我曉得。兒子結婚那天，你不過也只是穿了身旗袍。也不像別人那樣盤頭戴花的。」四琴入微地打量著她，叫她有些毛骨悚然，「但是化了妝好看，真好看。」

淑芳說時候不早了，請四琴送她去鎮上。韋麒川帶著那幫人正在鎮上飯店剝龍蝦。臨別前，四琴又提了一嘴上岸的事。淑芳請她放心，成與不成，她必是會幫她過問的。韋麒川得知後，發了一通和她想象中一模一樣的火。「你又開始大包大攬了，你當我有多大的神通。今天找人學區開後門，明天找人跟開發商要折扣。外頭現

在是年輕人的天下，我這張老臉掛出去，有幾個認得。」淑芳疊著衣裳，懊恨不該和他說這話。他錙銖必較地使用著他的人脈，不願靡費一兵一卒，這點她很了解。她便狡猾起來，「那我回頭去問問亞芳他們吧。叫他們找人去。也不是我一個人的表妹。」

他果真上當了，冷哼道：「你趁早別去找不痛快了。你當是還三角債呢，爛攤子轉給你轉給他的。」他還是忘不了當初跟亞芳他們借錢的事。這是他喉嚨裏一輩子拔不掉的鯁。那個炎熱的午後，柏油路踩得黏腳。亞芳家的庭院裏，一架薔薇早就謝了，滿面的葉子卻也顯得茁壯威武。石榴樹不僅掛果，個頭竟也不小了，累累地懸著。南牆根下，擠擠挨挨地開著大簇繡球，朵朵都有人頭那麼大。這一帶的老洋房一如既往，家家戶戶都根深蒂固，花花草草都中氣十足。

亞芳正打著牌。為了防止他們不在家，跑空腿，淑芳提前打過電話。亞芳對此的解釋是，前天就約過了，不好掃大家的興。韋麒川說早曉得你打牌，我們就改天再來，把你的朋友晾在裏面多不好意思。亞芳自幼人精，先前聽她姐姐電話裏的口風已猜著一二，如此行事，不過是讓客人知趣地不要久留。韋麒川也不好兜圈子浪費時間，開門見山地道明了難處。亞芳說：「多大點事。邵明榮出差去了。他一回來，我就叫他跟二姐夫聯系。」又埋怨淑芳該在電話裏講明，不必滾熱地跑這麼一趟。說罷叫保姆來續茶。裏頭的牌友聽見了，也呼喚要水。亞芳登時扯著嗓子，厲鬼似的嚎起來：「吃的什麼鹹雞巴辣爪子，這麼個渴法。」淑芳夫婦對視一眼，沒再喝那茶，略坐坐就回了。兩天後，韋麒川在街上看到了邵明榮的車，

但他過了一周才同他聯系，說現錢不多，十萬塊錢以內還能轉圈得動。韋麒川說謝謝，銀行同意放貸了，暫時不需要。電話一掛，他朝淑芳笑笑，叫她找個機會告訴亞芳，邵明榮往曼谷跑得勤的那兩年，在人妖身上花的錢都不止十萬。

激將法使得韋麒川幹脆利落地擺平了四琴家的事。四琴要登門道謝，淑芳皆以人不在家為由擋掉。四琴就叫她再到船上玩。

像頭一回那樣，以為怎麼都不會再去第二回的，卻還是去了。

岸上的屋子打地基，四琴給淑芳報喜的那天，恰好媳婦臨盆。催乳宜取野生黑魚，市面上的水產又不敢確認。淑芳讓兒子開車帶她去四琴家，還特為關照他不要提添丁之事，以防四琴要用錢，只說魚是拿來送人的。

這種事，四琴就算不捕魚了，辨別起來也是行家。她帶淑芳母子到鎮上，眼疾手快地挑了幾條極純正的，連桶帶水搬進了後備箱。淑芳要付錢，四琴攔在頭裏，「二姐，你不要打我的臉行不行。」淑芳說這又不是你的魚。四琴說那你別管。那天她搭他們的車進城買建材，像是生怕他們操心她如何返程，搶先說正好跟著店家送水泥的車一起回。

一路上，四琴不停地誇贊淑芳的兒子，說他小時候如何如何聰明，長大了如何如何標致，說話又一字一板，待人又知冷知熱。淑芳從旁聽著，幾乎要相信這都是真的。有幾回，眼看要聊到媳婦了。四琴車龍頭一轉，了無痕跡地拐上了別的道。媳婦小產兩次後久無身孕，到這裏已是結婚的第八年。換作亞芳的個性，一旦有喜怕是要昭告天下揚眉吐氣。淑芳一聲不吭。不到最後平平安安地把孩子

生下來，她都是惶恐的。

重新聯系上的日子裏，四琴一下沒提香火的事。淑芳很踏實，她沒看錯，這是一房能相處的親戚。她沒有什麼非分之想。親戚，不愛看對方的笑話就很好了。

四琴說，他們家一上岸，那一帶就一個漁民也沒有了。「那個奶奶還沒有消息？」

「哪個奶奶。」

「你說失蹤的哪個。」

「到哪裏還能有消息哦。」四琴捉住淑芳的手腕，「我算是膽大的。換成別人早不敢住在那裏了。不瞞你談，夜裏總好像有錘子敲我船幫子……哦，我忘了跟你說了，她走之前跟我借過一個錘子。沒還我。」

那天下雨，四琴正算賬。計算器一陣一陣地叫著歸零，雨又沒輕沒重地打著篷子，她完全沒發現到奶奶走進來。奶奶歇了傘，抖了抖，放在門外，之後挪了兩步靠上前來，以孩子的口吻叫了一聲「大姐」，把四琴嚇了一跳。但她不可能去責備一個老人。她客氣地拉開凳子，「奶奶啊，你坐哦。我先把賬算完。不然跟你說話，腦子不做主，賬就算錯了。」奶奶就這麼坐著，聽著雨聲，聽著「二零零五加三四五等於二三五零」精準而僵硬無情的算術，絲毫沒再打擾到四琴的工作。四琴事後回憶起來，奶奶只好像有個老人的形狀。她不咳不喘，連常人的呼吸好像都沒有。

「一個鐘掛在那，你也能聽見它的針在走吧。但這個奶奶，只要不說話，一點聲響都沒。」四琴說。

「你們認識多久了。」「幾個月。」

「你不是說那條船比睿生年紀都大嗎。」

「是啊。但是那條船不是她的。是她表侄的。」

表侄一家早就上岸了。可惜他們的船太老，賣不上價錢，就扔在那裏當作倉庫，囤放著舊日的漁具，用不上又舍不得扔的被褥，腌鹹貨的壇壇罐罐。奶奶翻遍滿船的雜物，也沒有找到一把錘子。她只能跟唯一的鄰居四琴借。四琴說你要拿錘子做什麼活，我幫你，別傷了手。奶奶說小事，不麻煩，用完了我就還回來。

她沒還。她帶著四琴的錘子消失了。

淑芳引為奇談，登門送紅蛋時說與亞芳聽。要在平時，亞芳一萬個有興趣，當天卻蔫蔫的。她的狗死了。沒被車撞死，也沒遭打狗隊的毒手，就是普通的老死。她傷心欲絕。淑芳對寵物一向沒什麼感覺，反而亞芳越魂不守舍，她心中越瞧不上——母親死的時候，也沒這樣。六七那天也不閑著，還約了一場牌。

「你不養狗，你不曉得。狗最通人性了。」亞芳講起她的一個牌友，家裏有一條養了六七年的大金毛。那年，男主人生了大病，女主人又要伺候丈夫，又要上班，又要接送小孩，回來又是一堆家務，實在無暇再去照料一條狗，就把它送給鄉下一戶相熟的農家。村子裏沒有寵物一說，再名貴的狗來了，也不過散養著照看門戶。如此，第二天它就丟了。得到消息，牌友再忙也不能坐視不理，安頓好了丈夫孩子就準備下鄉一塊找狗。豈料，她門一開，狗本本分分地就坐在樓梯口，也不敢擡頭，也不敢出聲，只是癱在那裏不動。「她說，這個家夥平時懶得身上出蛆。遛狗從來走三步歇五步。她

見識過狗認路的本事，只是想不到它能連夜這麼走回來。總有大幾十裏路吧。」

在四琴看來，狗能跑是理所當然的。

奶奶消失後沒兩天，她去河口趕集。她記得她買了一個插線板，一提卷紙，一壺調和油。至於那件換季的毛衫，價錢沒談妥，又是腩綸的，她想想還是沒買。販子跳下卡車，沖她喊：「誠心要，五十你拿了去。」她心軟地要回頭。這時，她在另一個販子的卡車下面看到了它。

「夥計啊。」

小黑狗飛快地沖到她腳邊，發出不屬於狗的類似於鳥鳴的「啾啾」聲。四琴問它：「你怎麼在這啊。奶奶呢。」夥計「啾啾」地繞著她轉來轉去。

天光近午，她沒有閒情逸致再和一只狗猜啞謎。她得回去做飯。

電動三輪車啟動後，她意識到不妙。夥計跟著她。她剎車，它就停下。她再開，它就接著跑。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和攤子都多。明明和她毫無關係，卻讓她看上去像棄養。她環顧著周圍的臉色，和那些根本不認識的人做著根本沒必要的解釋，「不是我的狗。」她以為上大路就好了，把手轉到底，呼呼地開起來，它想攆也攆不上。

她低估了它的腳力。

後視鏡裏的它始終那麼大，和她保持著相對靜止。

「二姐你養狗啊。你帶去養？我忙著砌房子，顧不到它。」四琴說。

淑芳不大想養。家裏有新生兒，最是要預防病菌和寄生蟲的當

口。她對它以前的主人比對它更有興趣。「這個奶奶怎麼自己家不住，住到表侄的船上來了。」

四琴搖頭嘆氣，說奶奶自己沒說過。倒是表侄媳婦回船上拿東西，到她這串門時閑談了幾句。大概就是兩個兒子都不想過問，東家住住，西家住住，哪裏都住不安生了，才出此下策。表侄媳婦不是等閑之輩。四琴主動把話伸到她嘴裏說：「那你也真是窮大方。再破，好歹也是一條船。我們認識十幾年，你也沒說給我。就是拿去賣廢鐵，也能換點子柴油。」表侄媳婦笑笑，借口家裏有客，先走一步。後來四琴才知道，奶奶給了他們一筆錢，是她最後最後的私房錢，等於買下了這條船。她說：「妹妹啊，我一輩子，芝麻大的便宜都不會多占人家的。」

她就是這樣。對四琴一會兒叫妹妹啊，一會兒叫大姐啊，一會兒叫姑娘啊，一會兒叫乖乖啊。四琴在對她不算了解的情況下，也握著她的手，說：「我曉得，奶奶，我曉得的。」

斜陽照著水面，從暗沈的船艙裏望去，極為炫目。淑芳年輕的時候拍證件照，也是坐在幽幽的屋子裏，鎂光燈冷不丁地閃耀，亮得近乎致盲，像什麼法寶要鎮妖。原形畢露的她總懷疑自己是閉著眼的。拿到相片，無一例外都難看地睜著。她想起了亞芳的狗，想起它的死亡。好像冥冥之中有另一個人代她說話一樣，她脫口而出：「那我養養看吧。養不好我再還給你。」

她這趟到船上來也是送紅蛋的。四琴對她的守口如瓶又氣又傷心，「這麼大的事你瞞著我，哪像姊妹。」淑芳說她和韋麒麟都怕煩神，滿月沒辦酒，就叫親家吃了頓飯。四琴說那也不該瞞著。「二

姐，你這是功德圓滿了。我為你高興的。」

取經似的，要歷經多少劫難，才算功德圓滿。兒時以為是長大，長大以為是升學，學成以為是就業，上了班以為是結婚，婚後以為是生子，生養了以為是孩子長大……再一次循環，永無寧日。或者，一環扣一環，吻合也就罷了。然而削足適履，淋淋漓漓，一地的肉，一地的死皮。日子張開深淵巨口茹毛飲血，孕育出的所謂美滿像一張搖曳變幻的電柵卡，一瞬鬼怪畫皮，一瞬真經燦爛，看久了都是空中樓閣。也許西天是修行之人的成功，於民間而言，只是死。

「五紅」粥煮成，樓上也有了動靜。她剛走上踏步，樓上便吩咐：「我沒穿衣服呢，喊你你再來。」

孩子九個月後，嬰兒床擡到了樓上他父母的房間裏。這是淑芳的提議，怕他和父母不親。其實八個月的時候她就提過，媳婦說：

「親不親的，看你兒子介不介意了。我無所謂。」這一點，她還和產前一樣——什麼都在乎，說出來的話卻都是「無所謂」「隨便」

「你們看著辦吧」。此外的許多事就和產前大不一樣了。先前因子嗣而抱有的那一點點理虧再沒有出現在她的舉手投足之間。她和淑芳說話原本就不加稱謂，也很會避免那種需要遠遠喊一聲的場景。產後，她對淑芳直接做到了忽略，視同盆栽。並且生出攝政的氣勢，逐步在各樣事情上拿主張，彰顯新貴的權威。淑芳略有不同的看法，不過淺淺說了兩句，兒子先擋在了前面，「這些事你就別管了，你把孩子帶好就行。」言下之意，可以出錢，可以出力，但是不必再給他們的生活出主意。不愛指點江山的她分明也感受到了改朝換代的力量。

她不想講給韋麒川聽，何況他也總不在家。她的身邊睡過丈夫，兒子，這下又是孫子。孫子四仰八叉的睡相活像兒子小時候。她看著看著，心頭有油潤過幹鍋的漾漾的喜悅，也有鈍痛。一晃三十多年了，她很難再活個三十多年。她不戀世貪生，就是說不上來自己大半生都忙了些什麼，四下裏空曠得很，舉目皆無垠無依的。她要他們把孩子帶上樓去睡，他們以為她是帶累了，想夜裏自顧自地睡安生覺。她也不解釋，就讓他們這樣以為——孫子留在身邊也好，忙活忙活，忙起來活著的感覺更強烈。過了一個月，媳婦又主動要帶他上去了。她猜是親家提點了女兒些什麼。

韋麒川父子都沒回來吃飯的一個晚上，淑芳問媳婦吃什麼。媳婦說不吃。淑芳沒追著她提供些詳細的選項，徑自走到流理臺邊接了杯水喝。媳婦卻沒上樓，對著她的背影說：「你也得想想，他為什麼老是不回來。」韋麒川養著人是明面上的事。那個女人在他公司裏做事，以員工的身份和他們全家吃過好幾次飯。媳婦顯然不單單是在回鍋這乏味的舊聞。淑芳轉過身看她，她登時上樓去了。

她是叫她反思。她在叫她反思！

類似的話，韋麒川的老母親也說過。她年紀很大了，但能吃能睡沒有嚴重的基礎病，身子骨硬朗得很。教訓起人來也雄赳赳脆生生的像個年輕人。淑芳默默地聽著，聽到聽不下去的地步就淡淡地回一句：「你聽說過他在外頭的那些事吧。」老太太原先傳經送寶，是叫她要學著籠絡丈夫。聽她這麼一說，靈活地站到了前一番言論的對立面去了，「那他回來你更不能拽著他睡覺了。男人要先養氣血再養家。」她絕不批判她的兒子，認同他所做的一切，裁定非法

的女人更具備使用他的資格。

樓上，孩子哭了。孩子是無辜的，她應當上樓搭把手。她沒去，緩緩走到院子裏，端了個小杌子坐著。暮春的黃昏色香俱濃，使人不對夕陽紅的說法存疑。夥計蜷縮在窩邊望著她。他們不讓它進屋，即使她帶它打針驅蟲，把它洗得跟剛拆封一樣。她朝它招招手，它像一葉小舟似的，悠悠地行過來。

那天從四琴家出來，車開到河口附近，它大聲吠咬，狂躁地躍起，傾著身子趴在窗戶上朝外張望。淑芳不得不靠邊停車。她以為它始終不願意和她走，要回船上去。她拉開車門，它箭速竄出去，跳到河口的一塊高石上。那時也是黃昏。它處在長河落日的中心，威風而孤獨的像只豹子，或是一只要升天的犬，一只等著食月的犬。

河口是支流的末梢，再往前將匯入大江。四琴不過回車上接個電話，漁家黑蒙蒙的船影就消失在了赤紅的河道上，像蛇信子利索地卷走蚊蠅。她越來越肯定她那個大膽的猜測就是真相。她走到夥計身邊，用和它一樣奮力的目光朝河的盡頭眺望。等太陽完全落下去之後，她才摸摸它的頭，說：「夥計啊，我們走吧。」到了淑芳家，夥計和其他幾位家庭成員形同陌路。三易其主的它大部分時間都在角落裏睡覺，能驚動它的只有嬰兒的啼哭。哭聲清楚卻遙遠，不像來自樓上，像來自河上。它從窩裏跳出來，跳到臺階上，花池上，用一種求證的眼神望著淑芳，說你聽到了嗎，有人在哭，你聽啊。

出發去飯店前，身為宴會主角的孩子又哭了。夥計勤謹地跟在後頭，巴巴地送小主人上了車。他們不會帶它一起去。韋麒川總是惡聲惡氣地叫她把狗還回去，或是送給亞芳。淑芳說她才不會養土

狗。她的狗死了，她原模原樣地又買了只同樣的品種來。淑芳笑話她：「人家是填房，你是填窩。」她不會整日沈浸在上一只狗帶給她的悲傷裏。寵物主要的功能就是娛樂主人。但她還是會和別人講她的狗是怎麼死的，講它超常的靈性，像講子女出類拔萃的才幹。「它躲出去了，自己找了一個地方偷偷地死了，好像怕麻煩我們一樣。」他們走進大廳時，有不少親朋已經到了。亞芳正在老生常談。大家簇擁過來圍著淑芳。這一年裏，她習慣了當一個盤子，花盆，戒指盒。她當然不會誤以為自己成了世界的中心。大家逗弄著孩子，有的要上手抱，孩子怕生地背過臉，伏在她身上。等人散去，媳婦迅速用消毒濕巾擦了擦孩子的手，叫她祖孫二人去休息室候著。那裏頭，絲絨的簾帷低垂，印花大地毯從腳下蔓出無盡的枝枝節節，轟動地往最深處的黑暗中伸去。淑芳找了張不直對著空調出風口的沙發坐下。外頭的人聲漸響，有種山雨欲來的氣勢。不知不覺，她像坐在船艙裏，動蕩著，飄搖著，卻因為只是自己，沒有別的成人在場，而感到安全。她也很清楚媳婦的用意。移風易俗，多數來賓都不再把賬登在簿冊明處，代以紅包。支走她，才能不產生什麼內部糾紛。雖然她真要拿出計較的態度，得到的仍會是輕描淡寫的「無所謂」。

孩子漸漸坐不住了，他向往外面的喧嘩。媳婦恰好進來抱起了他。她娘家有位貴客迫不及待地要見見孩子。淑芳空著手出去，不再是焦點，但也不乏一些客人跟她打招呼。她吊掛起笑來，和大家認識了幾十年的那個淑芳保持統一。

邵明榮和大哥坐在東邊男人的那桌上。西主桌上，亞芳正向她

招手。她的嫂子也在那。亞芳湊上來耳語：「你就差跪下來給她騎了。你跟我沒必要要好看。她真要興風作浪，你告訴我，我來治她。」淑芳當作沒聽見，說：「看到四琴沒。」她朝那擠擠挨挨的人頭裏去挑選短發，黝黑容長臉，大雙眼皮，高顴骨的那一顆。一點不美，卻是她想見到的人。又等了十來分鐘，四琴才到。她局促地想找有熟人的位置坐，就像淑芳急著找到她那樣。幸好，她們同時找到了對方。她快步走過來，才要坐下，又膽怯了：「啊呀，這是主桌，我不能坐。」亞芳像是自己家辦事，「什麼蒸桌煮桌的！你是孩子的姨奶奶，坐在這裏，看誰敢把你轟走。」

大家都笑。笑聲中，淑芳又看到一個人，坐在靠門的那一桌，和一堆年輕男女說這話。她不意外。這是韋麒川能幹出來的事。那一刻，她一點都不恨這個女人。她看著這個花團錦簇的場子。她的丈夫，兒子，姊妹，媳婦，婆婆，親家……都在，沒人質疑這個女人的存在，沒人要為她反抗些什麼。

「二姐，今天這麼個日子怎麼不化妝。你化妝好看。」四琴低聲說。

「你答應我一件事，我現在就去化。」淑芳說。

「你說。」

「你上岸後，那條船賣給我吧。」

四琴摸不清她的想法，「能當然是能，就是，你要船幹嘛呢。」

「開個漁家樂，去當老板。」

亞芳聽見了，忙不疊地調侃：「嗯，這位老板真是蠻老的，六十歲開始創業了。」

大家又笑。

媳婦朝他們這桌走來，淑芳自然地起身接過孩子，余光又註意起門邊的那個女人。倒不是忍不住。只是蘇經久不愈，沒癢沒發作，順手也搔成了慣性。

致辭的致辭，舉杯的舉杯，觥籌交錯像起起伏伏的水碰撞著形成河浪。她想她必得有那樣的一條船。在一個清潔的夜裏，以月亮為燈塔，向河流的盡頭出發。也必得有那樣的一把錘子。在將盡未盡的地方，砸出一個窟窿，歡迎河水的到來。千帆競過，萬木爭春，輪回，她不膽怯。有了水，河床就是來世的宮腔，她僅需復習最初的潛泳姿勢，靜候再度出水的那一天。總有誰記得她，她的哭聲總有誰耳熟。

她驀地站起身，走向大廳正中間那張鋪著紅布的臺子。上面還沒有擺放任何抓周的物品，那是宴會進行到一半左右才會開展的議程。她不打招呼，突然的舉動本就引起了一些賓客的關注。等她走到臺子邊上，把孩子朝正中一擺，他們還以為即將抓周了，紛紛饒有興致地眺望。

孩子沒哭沒鬧。他穿著紅色的肚兜與綢褲，和那紅的圓臺面連在一起，像一個巨大的公章，像批准她離席。

她就朝門外走去。

走到很遠處，她調頭回望。燈火輝煌的大廳像是投在大銀幕上的景象。媳婦慌慌張張地跑到臺子邊，猶如剛剛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母親。兒子順勢布置起抓周的東西來。他沒那麼機智。這一定是韋麒川的點子，讓他將計就計，穩住局面，不要造成什麼突發事件。

他本人還在原位上招呼著客人。但他的老母親坐不住了，也到臺子邊上來幫忙，並沖著淑芳離開的方向喋喋地動著嘴。她聽不見，卻比聽見更覺得難聽了。她的姊妹們，還有那對親家，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似的，仍吃吃喝喝，說說笑笑。只有四琴站起來，茫然地望著廳外。

遲了。她忘了跟她說一句：「我找地方化個妝，去去就來。」

評〈一條河、一條船、一條狗〉張秋寒

評審評語

作者以優美的文字，細密的敘事，慢慢展開一個女人與他身邊人的故事。一條船，一條河與一條狗彷彿是她人生的縮影，那些細密而幽微的心事與心思，透過人物的對話與關係的鋪陳展現出來，有很多巧思與趣味，也有婉轉細膩的情感描寫。滿滿都是人際關係與人生故事，將淡淡的沈從文腔調，與細膩的張愛玲氛圍，融合得很好，形成了自己的聲腔。

陳 雪

半覺羊

短篇小說
優等獎

得獎者

半覺羊，從事建築設計專業，曾任美國建築設計事務所上海辦公室主持人暨設計總監，參與美中台海等地建築案。畢業於 UCL 倫敦大學 Bartlett 學院碩士，從業生涯中致力將敘事性設計「Narrative Design」帶入建築中。並以設計來延伸虛構敘述，完整創作思維。曾獲國藝會補助、桃城文學獎、磺溪文學獎。

得獎感言

所有同場競技的小說家們，我作為險勝的倖存者之一，只能說這無聲卻千言萬語的戰鬥是一種惺惺相惜的，寫作路上的陪伴。祝我們持續說出有趣的故事，不枯竭。

優等獎

牙齦保護色

半覺羊

那個女人從未轉過頭來讓我看清他的表情。

在某個易把月亮誤認為太陽的時刻，佇立於崖邊的石頭上，兩肘緊緊夾著身軀，抵擋迎面而來的涼風，歪頭遠眺，看著比雲還遠的蒼藍。

景色深遠，人形墊立於山丘邊緣的凸點，孤寡的在石崖上探望。暗處的樹影、柔散的黑，似日而月的光渲出圓潤滄桑的輪廓。

輪廓附著莫名的力場抵擋著筆尖，進不了人形之中。我緊握著筆繞著剪影四周來回遊繞，堆疊一層又一層的細瑣，致使世界變得躁進而繁雜。

女人站在圖面三分之一的位置，早在我還沒建立世界之前，就肩負著平衡構圖的使命。

一粟瓜子大小的身形，其稜線、脊線、幾何法線，任何物體與動態的延伸路徑，從圖面的角落延伸朝指著他。有時直接了當，有時曲繞、斷裂，拉滿了張力，牽動著整幅圖。

眼睛的焦段光圈在腦中毫無痕跡的轉變，那些看不見的，不被意識察覺，注意力以外的那些世界，是不自覺的朦朧不清。但我的畫是相反的，是訊息滿載的宇宙，女人卻霧得發散發萌內裡一片白，我什麼都沒能畫出。

是我在逃避，或者，那女人更懂得溜竄。

拙劣緩慢的畫風吸引少許觀者，應該是我對外部環境細節的勤勞多過於主角的詮釋，塑造出一種未能準確掌控的神秘感。色彩鮮明的外部與一票身影或如剪紙般的空白人形，形成強烈對比。

「瀧澤秀明畫筆下的人物，只是構圖工具嗎？」

「故作神秘的基本要素，看不見也是一種看見。」

「希望有機會能一睹瀧澤秀明的人物畫工。」

直播室裡的留言儒雅，沒說的好像都說了，藏著弦外之音。

我在畫面上尷尬的笑臉，好像是抱歉又好像苦笑，被為難的樣子或求饒的臉，眉毛垂墜，全由瀧澤秀明帥氣的2D卡通面色演繹著。

不是不畫人物，有時候背影裡的故事比人物值得探究，畢竟，是環境造就了人性，角色樣貌不過是外部折射聚焦下的一束光。

我沒有太多的辯解，願意留下來看我畫畫的都是真愛粉了。

窩在這小臥室，練習作畫的過程直播，說著簡易的藝術理論，聊聊天，畫著電影、動畫名場面，二創三創，偶有獨創，喜歡的人會留下打賞，留著鼓勵之詞，網路孤獨的兩端相互陪伴，太嚴肅認真沒人會想留在這。

網路上尋求陪伴的孤獨者多，但陪伴的方式多種，可以很分門別類地展現專業，唱歌播歌，一起看著重播熱劇，或粗魯的鬥上一架。

一瞬間，留言區被洗版，有人貼了五六張圖片，讀取中，久久沒出現：「人物畫好了。」

幾張圖片展開，乍看都是我曾經的畫作，放大湊近竟是另一套

圖，有我的慣用痕跡、筆法，甚至是構圖的方式。但遠景的人，近處的臉，都有了五官與表情。

是老黑粉 K，然後他又貼了五張，差不多的狀況。

留言區頓時炸開，平時默不吭聲的潛水粉都貼出驚嘆的臉，無聊的頻道這麼一鬧活了起來，留言區刷新頻繁，甚至來不及讓我回些什麼。

我讓瀧澤秀明臉露三條線，露出苦笑。手邊塗塗抹抹的沒停下來，該上色該上影，細節加好加滿。

「這是 AI 畫的，還補渲了人物表情！」粉絲們企圖破解 K 的頻繁出手。

分析下來果真是 AI 算跡，女人的表情僵直，塑味濃厚，散發出恐怖谷的有毒氛圍，他們兩眼聚焦於無窮遠的前方，朦朧無神，朱唇微張，腮紅粉潤，一張臉散發出妖媚的光芒，一種不知為何的性感，讀不出任何情緒與目的。

五官太過清晰銳利，腦袋裡沒故事的人表情才會這麼空泛、乏味。

跟其他畫師一樣，我還在找尋接受 AI 繪圖的時機，是因為沒靈魂、拼湊、竊取智財權、瞎開花的指頭，面孔大多長得相似，這些都是能成立的指控，但在插畫大賽中騙過人類評審的眼睛奪得大獎，也是已發生的事實。

戴著瀧澤秀明 Vtuber 假面直播作畫的當下，我們早處於難辨真假……不，是以假為真的世界。

就像洗版的黑粉有可能不是世仇，也可能不好戰，相隔遙遠而

互不相識的撻伐，期待的是一股溫心的交流，陪伴身處狹小臥室裡孤獨的人。

我配合的發出嘆息，用一些語句撫平躁動的粉絲，讓留言區保持著互動的能量，手上的畫仍然在奔馳著，逐漸加速，山丘上的人形輪廓無意被我繁雜的世界暈染，不再銳利。我停下手，以為自己不會被影響，看著這意外的髒污。

粉絲們細心的察覺，給了排驚嘆號，K 仍持續貼圖。

K 肯定不是真心來看我畫畫，是因為寂寞，想掏出他最好的一面，告訴我們這個世代的科技崛起將顛覆什麼還沒確定，輕點滑鼠幾下，一蹴而就的霎那企圖解開混沌之情。

就是有這樣遼闊偉大的心胸，AI 繪圖才會如此迅速而悄然的進化。

才不過幾十張圖，女人的臉活了起來，眯眼燦笑。

K 在彼端努力埋頭鞭訓著繪圖模型，積極的改正我們繪師口中的「AI 缺失」。

跟我很像，不是個被目的驅動的人，但「不想輸」的意味濃厚。

我能感受到這份隱形的壓力，被瀟澤秀明所掩飾，展現出尷尬不失歉意的笑容在線。

外部世界在激變，趕著自己懶惰的臂腕，額頭微微發汗，我是一點也不想較量，手速卻不斷加速到了一個我鮮少有的潦草程度。

筆桿晃的失衡，筆尖掃射的流彈擊中力場，攻破純白的人形，滲了一點髒紅色。留言區隨著搖擺的臂膀與筆畫落點起伏，粉絲們叫囂著畫師與人工智慧的對戰，我卻背脊發涼。

是圖裡的女子在挑釁，並非是我的筆觸侵犯了力場，而是他竄入了外部世界。女子卡著脖子，逐漸轉頭，我抓不定腦中的意象，五官混合成了一條跨越地平線的裂笑。

「肉羹麵要涼了，快來吃。」聲音穿進房將我喚醒，也竄進了網路。

門縫透出一道黃光映在螢幕，在沒人的允許下被開啟，是母親的慣性。

我擺起惱怒地表情，盯著在門縫探著單眼的他，指著電腦的攝像頭，他瞄見了閃紅的亮燈，迴避到門後。

他是知道的，我早把便條貼在門上：有事傳訊息，拜託直播時勿擾，別闖進來。

肉羹麵要涼了快吃，又喊了一聲。

母親這麼一鬧，網路的激戰謾罵成了揶揄，每個人都叫我去吃麵，GG，涼去，別畫了，AI 的圖也在這時停下，我們這群相互取暖的網路好戰份子被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所分神，輕柔的放下了武器，從線上退回了線下。

母親刻意又無辜的再犯，讓我燃起少有的光火。

「不知說了幾次，至少先敲門吧。」我在心底預習了一次，OK，這次就這麼說。

我把耳機、筆、電腦椅那些與線上虛擬有任何連接的設備脫身，揚臂拉門進入現實的客廳，一口氣吸滿把預習好的句子上膛。只見母親在沙發上頂著濃妝澎髮，壓皺的套裝沒換，兩眼睜垂，舉著肉

羹米粉啜著，定睛的看著日本台的重播劇，魔女的條件。

重播了千百次的瀧澤秀明怎麼也沒看膩，帥氣登場時，他自顧自地笑憨著。我呆佇在客廳近似透明的瞪著他，他不可能沒看見我。

轉身回房抓了門把，肩膀垂晃著使勁甩門，在門板近乎闔上撞擊前卻被風壓卸去了力，輕輕靠上，吻了一下門框。

透明的物體是難以描繪的，是材質影響了光使之路徑曲折，還得補上透明物體後方的影色，太難了。

「欸！麵沒拿。」母親不知何時已在門後，逕自走入房把麵放在桌上。

我憋著滿肚子早上膛的尖銳字句瞪著他，氣得微微顫抖。

「麵涼了難吃。」母親這時溫柔的撐起笑臉，與先前在沙發上頹廢的樣子判若兩人。

「那是瀧澤秀明嗎？」母親驚呼指著螢幕。他試圖從 Vtuber 替身的樣貌轉移焦點，想讓我悶燒的怒氣尷尬熄火，我不能讓他得逞。

母親直呼卡通版的樣子可愛，問我這是什麼？會很複雜很難嗎？指著麥克風跟數位圖版好像是什麼複雜了不起的設備，花了不少錢吧，兒子怎麼那麼厲害，直播收入穩定嗎？

這些搪塞的自說自話聽起來都敷衍，我畫圖四年，直播也快滿一年。現在才驚呼與驚訝的情緒在這裡根本行不通。

他依然笑得開心，瀧澤秀明瀧澤秀明的，嘻嘻哈哈的皮僵肉硬，情緒藏匿在彎曲綿細的眼眸後，強行突破的過分樂觀，企圖解開所有尷尬與衝突的混沌之情。

瀧澤秀明讓母親到底有多愛，兩人年齡相近應該都是成年人中的成年了，母親床頭還貼著他的海報，化妝台上放著日盤 CD，連寫真集都放在櫃上。

母親說著自己曾經是「瀧與翼」台灣後援會的會長，被邀請到東京參加演唱會過，包車在首都高速上追星，很刺激，他笑得掩嘴躲腳，滿臉漲紅，青春瘋狂而千遍一律的說著。

他守著飯店下榻拉著長布條，等著飯店頂的窗戶打開，結果是今井翼現身揮手，大家難掩失望的小聲歡呼。

說那時候的他們好低級，被警察頻頻關注，高頻催嗓到失聲，徹夜未眠的，路邊吃著便利店的可樂餅當宵夜，暖呼呼一團熱糊糊的咖哩夾在酥脆的麵皮中。

這一份濃烈的愛是煙霧彈，燻眼嗆鼻的我始終都沒看懂。

終於，擱置一旁的麵被想起，催促我趕快吃，你看涼了，轉身離開時，輕巧的帶上門。

我的怒氣在母親面前始終是無色無味的，透明的人是得不到道歉的。

隔天如往常的在日正當中過後才醒，母親已出門不在家，他在我房門外貼了便條，冰箱裡有昨天剩的肉羹麵當午餐，熱了吃，傍晚一起爬山，要多運動。便條紙就貼在我的便條紙上。

便利店裡的飯團便當幾乎被掃空，愣在冷藏櫃前一時片刻會忘記自己在找尋什麼，應該是想要尋找能與肉羹麵相剋的味道。

拿了僅剩的咖哩飯微波，想著用什麼理由拒絕母親爬山的要求：

直播怎能延後，那張圖的錯誤潦草還沒改。

倒數結束的聲響，叮，啟動我遲慢無感的肢體，飯盒好像沒熱，直到那一小股蒸氣從封包的小破口洩出灼燙了手皮，才想起昨天中午也是吃這團綠咖哩，是糊糊粘粘的跟可樂餅與肉羹麵屬同類。

要怎麼樣才能像母親那樣，讓人能一再忍受被輕視。

午後的烈陽，我在對街的便利店吃著咖哩，母親穿著一樣的套裝，在馬路口立了牌子，幾間房子要出售。

我遠遠看著兩個老人彎著身軀，兩手擺弄的應該在抱怨什麼，情緒與手勢不斷推高，大機率與房子無關。不論那些老人說了什麼，每到一個段落母親總是熱絡的笑，隔著斑馬線就能看見他粉色的牙齦全力以赴迎合著，虎牙與門牙的雙人舞節奏跟繁忙的路口產生了一種韻律，熱氣蒸騰的使母親的身影搖擺，海市蜃樓的剔透感。

母親刻意的程度已經直逼了我能忍受的底限，但觸碰到那個底線也不至於會爆炸。但我想自己會變得更加隱形吧，緩緩的從母親身邊淡出。

「晚上涼多了，山上空氣很好吧？」

我氣吁吁地拖著腿，沒法也不想回母親的話。傍晚山下車水馬龍，空氣到底哪裡好。

我跟母親說要直播沒法爬山，他卻罵我午餐肉羹麵沒吃，浪費食物必須懲罰登頂。邏輯關係並沒有相扣，但是他先板著臉罵我然後又衝笑著，就把一切合理化了。

山頂景色就那樣，母親總會站在觀景亭最前方的石頭上眺望一會兒，好像是看著那幾間還賣不掉的房，哪幾間是剛釋出的物件，又腰歪頭的盤算著什麼。

「為什麼選用瀧澤秀明的臉直播。」母親連頭都沒回，像是在問遠方的明月或天空的閃星，反正就不像在問我。

「不想露臉。」

「你喜歡他們的歌？電視劇？」

無關緊要的還能明知而追問便是刻意性的惹惱激怒。

小時候追問過母親自己的父親是誰，母親驚訝退卻，突然冒出牙齦苦笑。在咯咯的笑聲背後一定藏著縝密的思考，才會說出我的父親是瀧澤秀明這種像是玩笑，又兼具廣義延伸的屁話，那時才國中的我第一次感受到母親畫虎爛的技巧。

當然他過沒多久就解釋說長得很像，又說是氣質很像，很帥氣，有日本血統的外國人，在 PUB 上認識的，這樣散亂的片段在追擊下竟被他輕巧的串起，鮮有破綻，甚至能延伸令人信服的細節：關西人，來台北出差，半導體相關業務，一兩個月要飛臺灣一次，第一次見面就是西裝筆挺，身型窄瘦，高他一個頭，喝酒時都只抿一小口，嘴巴小小的，眼睛不小。說喜歡台灣的 PUB，因為女生都很漂亮。大家都稱呼他「關西瀧澤秀明」，然後戲劇性地撥了瀏海，呵呵呵呵，母親想當然的就笑了。

我從來不聽也不看瀧澤秀明的作品，只能逕自下山，沒等母親遠眺夜裡無盡狗屁的蒼藍。

母親沒留下父親的照片，一張也沒有，只說過合照的檔案已不

知去向。沒有聯繫方式，不知對方在哪，沒想過去找對方，能夠雲淡風輕用嘻笑的口吻不盡責的回話。

身為瀧澤秀明資深粉絲的母親難道要告訴我，父親也是透明系的偶像？

那天晚上直播延後，以為粉絲會少上大半，一上播那個 K 粉早已就位，數十張的 AI 圖等著。但我不能踢他，他的存在比我帶來更多流量。也許是劍拔弩張的關係，粉絲們期待人類與 AI 的大戰，樂此不疲的。

粉絲們擁護著我，擁護著手繪的神聖，對 K 的親門踏戶發起嚴厲的撻伐近乎野蠻，口無遮攔的賤罵沾黏著畫面裡所有的一字一句，讓我驚訝粉絲們原來的儒雅都是裝的。

K 沒有絲毫在乎，我看得出來，因為他自豪自己的圖，不只是模仿，更加深了光影的真實度，透過筆觸與攝影擬真，造就 hyperreality，這是我們常說 AI 圖面昇華了視覺的一種奇異風格，光線與色調豐滿而潤澤，帶著現代線條，伴隨歐洲油畫的濃烈氛圍，氾濫充斥著流行元素，騙到了無數的第一眼關注。

更令我無語的是他把圖裡的人物畫的豐滿，表情、動作，衣料聚合纖維的晶透與裙襬飄散的皺褶都精緻的描繪出來。但胸部實在太大，鼓脹著異常挺立，甚至帶有絲滑的陶瓷反光，搶過了整張圖的焦點。

我也只能呵呵的稱讚 K 的 AI 技巧。

粉絲們就沒在客氣，罵他的畫抄襲、俗氣、沒靈魂。但老實說

我的畫也很空洞啊。

AI 繪圖的原理就是將網路上所能搜得的畫作拆解成可被辨識再組的像素，依照咒語不斷重組篩選。這種過程，跟抄襲七十八分像，但不用掏心掏肺的掙扎於創新的筆法或光影構圖，也不會受到心情起伏的波動。

簡單的說，畫的不是圖是像素，更沒有人拿起畫筆乘載著什麼意識、記憶與技法，一切就輕鬆些。

母親一如慣例闖進房間，說買了臭豆腐趕快來吃，我早結束直播關了電腦，預料到這一刻。

「瀧澤秀明今天不直播，是電腦中毒了嗎？」

母親有時隨口的一句話就能踩到我的底線。我越來越相信這都是刻意的專業踐踏。

高中時我在學校灌盜版的繪圖軟體，讓連線的六十幾台電腦中毒，還讓教務處的資料被鎖死，本來就不是小混混的我首次進了訓導室，自責地呆立在辦公室角落暗自落淚，訓導主任與計算機課的老師們也沒讓我好過，堅持要我母親親自來學校一趟。

等到晚上將近八點母親才狼狽的出現，匆匆趕來，進了會議室，只見訓導主任與母親好似許久沒見的好友暢聊著，一個小時裡輕盈的笑聲沒有停歇，我的過失在這場談話裡變得無色寡淡，門縫鑽出的話語中絕大部分都不關乎於我。

離開學校前，訓導主任手提母親送的一盒鳳梨酥，對我誇獎著母親，說他一個人養家是盡責又辛苦，要我多聽話，分擔辛勞。

母親又再度被逗得花枝亂顫，在校門口與主任相互吹捧。

雖然沒被罵也沒被記過，電腦的事都被輕輕悄悄地放下，但我卻有種狠狠被羞辱的感覺。

也許這是最好的結局，但不是我想要的那種。

回家路上，我沒關注到母親歪斜的肩線，腋下夾著房屋廣告立版，資料夾從肩包裡插出，一手提著羹湯一手提著菜袋，踩著高跟鞋，後腳的肉溢出了鞋跟也磨成了厚皮，走路只能小步小步的。

回想起來我猜有些時候他是不笑的，只是我看不到。

笑是一種保護機制，我懂，像在網路上 Vtuber 的虛擬替身，面對陌生人時成了瀟灑秀明。

那一票白色剪影的小人始終沒有任何細節，不是因為我不認識他，而是難以理解這個角色存在我畫裡的目的。

身為兒子的我，也曾經背著母親試過把父親畫出來，就只是單純的去想像，去畫。

輪廓打了出來，五官也各就各位，參考著自己的大頭照，挑去母親的特徵，保留其他模稜兩可的部分，用一種刪去法讓母親的存在消失來彰顯父親的臉，但怎麼看就覺得那其實就是自己。

反覆塗改的過程耗心費力，是畫的不夠好還是我哪裡不夠好，父親從來沒能顯現。

應該是不夠冷酷無情，在還沒下筆前就有太多疑想猜測，太多期盼的故事。這也要那也要的怎麼可能畫的好。

毫無人性的畫圖機器被創造出來的意義，就屬於現在。

電腦賣場給的單子琳琅滿目，我狠心撒幣把規格衝頂，顯卡的代號是某種遺傳密碼，數字越大算力越強，能處理的細節與學習能力越驚人。

把「定義」這件事情交給電腦去運算編織，我只需要審視結果，判斷決策，那些太苦太難或是過度期盼的過程，讓顯卡轉化成熱能散去。

晚上母親的突襲，見著我組著散落一地的零件，他知道是新設備，問我花了多少，我說十萬，他臉色驚訝，直呼我哪來這麼多錢，我想學母親說一些風涼話，例如中了樂透或從他皮包偷的，但我才不屑這樣。

看我低頭沒回應，母親說我長大了，能賺錢買自己喜歡的東西這樣很好但別亂花錢，又笑著說地板很髒別坐在地上，叫我趕緊吃飯快涼了。

處於靜音狀態的自己只想從母親身邊輕柔地淡出，無形無影的就當我一直都不在。

母親的臉笑得更用力了，但關起門來還是輕巧的不帶一點聲響。

在鍵盤上隨便打了幾個咒語，風扇忠誠的發出高度運轉的頻率，熱風僕僕地吹出，七彩粉燈炫耀著辛勤算圖的華麗狀態，性感的奶妹隨即刷出螢幕，片刻欣賞後便開始擬定作戰計畫。

母親嘴裡對父親的描述肯定是資料來源，即使敘事不可靠，在沒有照片下也別無選擇。

小時候也曾經跟母親提起自己看過父親，卻遭到母親否認，說我出生時父親早已經回日本半年以上，也沒再聯繫過。腦中

那個父親的形象很可能是在某種渴望的背後被捏造描畫出來，可信度極低。

接著就是瀧澤秀明本人，這個素材非常豐富，過多，我盡量不讓他的明星外表攪亂，因為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臉。

再怎麼不知父親長什麼樣，多少也有些基因留在身上吧。照了鏡子這麼想著，但又難以想像父親能跟自己有多接近，畢竟母親說的可是瀧澤秀明。

一盤排列得宜，比例黃金的五官們放在一起，是能放出耀眼剔透的光線的，讓周遭人的感受產生質的變化。

我放開了畫筆開始打字下咒，這完全是有別於「繪畫」的過程，尤其文字直白，帶有簡短的電影攝影的專用名詞，感覺自己是科學家或工程師，操控著一台冒著七彩燈煙，熱氣僕僕風扇轟轟轉響的殘暴繪圖巨獸，快點給我的視覺更多摧毀性的震撼！

Prompt／指令：西元 2000 年，一群年輕人在 PUB，一名長相近似瀧澤秀明的日本男人 (參考我的大頭照 .jpg) 與一名台灣女子並肩拍照，女子開心地笑著，參考母親 .jpg。現場昏暗，七彩投射燈，擁擠熱鬧，舞台 DJ 盡情表演，4K，Photorealistic，Cinematic lights，35mm lense，CFG7，—3:4—。

不只是俗氣的咒語慘不忍睹，起初連畫出來的樣子都是。

表情畸變，那似笑非笑又苦又哀的嘴臉，眼珠子混濁骯髒像脫窗，混著手肘接著肩膀又接著不知誰的手肘，一群人成了人形蜈蚣，那張太像瀧澤秀明的臉懸在幽暗的房間內，膠片的顆粒感鮮明，閃

光燈把皮膚拍的曝光過頭，乍看真有種爛相機失真的拙劣感，某種反向超越現實的真實。

母親的部分倒是讓人有幾分信服，尤其那個虛假出戲的笑容栩栩如生。

AI 是可以極為真誠的畫出一堆爛糞糊又讓眼睛撲朔迷離的深信某一部分。

至於那些失去人性與失真的黏糊糊的部分，我只能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添上。

我把詞藻變得樸實，把歲數、空間、故事描述的豐沛，把所知道的手邊有的照片都疊加上，刷去那些笨拙的錯誤重新補算，每一個動作都得花上個十來分鐘，來回修改數百個動作，好幾天的時間就為了某個我無力定義的具象角色。

AI 繪圖模型被稱為「GAN 智能生成對抗」。

「對抗」這兩個字來自於內部有「審圖」與「製圖」兩個機制抗衡著，在有限時間下的反覆對峙，選出資料庫圖庫裡最貼近咒語的組合。

母親推了幾下門，我早上鎖沒想打開。他客氣的改敲門，起初敲得很有禮節，節奏與力道合宜，後來變得大力，我嗅到一股急促的焦躁，想像門後的母親生氣不滿的臉，讓我當下有開門的衝動一見未曾理解的面貌。但隨即是離開的腳步聲，他放棄了，又還原成那個空白、我不理解的剪影。

之後留下紙條，反覆的幾句話，冰箱裡的晚餐記得熱，不然就

涼了。

有近一週的時間把自己關在熱呼呼的房間裡，為了生成一張像樣的圖，錯過了數碗熱湯，也沒再上直播，而那張遲遲沒修改的手繪圖早壓在硬碟底部存著。

沒日沒夜的一段時間母親沒再來敲門，也沒再貼紙條，晚餐放進冰箱成了慣例。我能感受到他的妥協，那一點不一樣的面貌正悄悄轉身。

當我修煉完成出關開門時，客廳僅剩電視的藍光閃爍，沒有半點聲音。平時得上班的母親早該上床卻在沙發上睡著了，睡著時的五官最容易垮下，尤其仰頭張口呼吸時，老是繃著笑著的肌肉完全鬆弛，垂成了一團肉。

原來母親不笑的時候，放鬆的時候，是長這個樣子。

是我遮去了電視的光吵醒了他，他抬頭見著了我，相黏的睡眼還沒法張開，就先繃緊了臉頰咧嘴笑了，問我吃東西了沒。

我坐到他身邊，拿出手機，秀出馴服後的無情巨獸所畫的圖，看看這是什麼。

他張著嘴，眼神有些不知所措，以為是什麼驚人的大事，但也不算小事。他接下手機揉了揉眼睛端看著，兩指來回滑動，岔開又岔開的 zoom in。

「這什麼圖，你畫的嗎？」

「你還記得這張照片嗎？」

母親頓了一下，又再翻看了很久：「這……從哪裡拿到的。」

「我找了家徵信社。」這是我第一次說了那種無關緊要的屁話。他的笑臉瞬間消散。

「你在開玩笑。」母親這麼說時，臉上的假面逐漸剝落，他趕緊低頭，繼續查看著照片裡的每個人，每個衣著與臉孔，就唯獨避開他身邊的那個男子。

母親在照片裡確定了某些東西，搖搖頭，眼神詭詐的又笑了：「差點被你騙到。」哈哈哈哈哈這個笑聲高昂。

接著他用一種誇獎的語氣挑出圖裡的缺陷：「我未免也太性感了，我才不會穿這麼短的裙子，還有，胸部都要掉出來了，這邊，這邊，旁邊這些人是誰？不認識。」他一邊說著，一邊把自己的臉放大，看了幾秒，滿意的點頭：「年輕的時候就是這麼漂亮，嗯嗯。」說完又露出牙齦笑著，一種宣示勝利，可愛的滿意著。

圖裡那個二十多歲的毛頭金髮帥氣「父親」他沒有任何評價，沒說像或不像，一眼都沒瞅。

「太晚了，早點睡吧。」能感覺得出來他心情愉悅，以為解開了某種僵持，起身關了電視，黑壓壓的客廳他的身影透白。

對於母親的嘲諷，我沒有放棄，依然奮戰於咒語裡來回反覆，用起文字錙銖必較，對抗生成的程式沒喊停的情形下應該是永無止盡的。

一切幸好是在無情的機器中運作，人性不會稱呼這個過程為「創造」的。

幾個晚上後，我把圖片發到日本論壇，並且把「父親是關西瀧

澤秀明」的故事詳細地寫著，尋父是主旨。

簡陋的網路翻譯不知是否有把我的拜託與誠懇詳盡的表達，但回應是直樸的。留言者驚呼說母親很美很辣，說父親長得像偶像真好，帖主肯定也是美男子，各種無關緊要的曲解討論蔓延。

直到有人說：「希望你能圓夢，但四十來歲的瀧澤秀明肯定會措手不及。」

我本想著父親是否已經不在人世，又或者他當時在台灣的情感早不在記憶裡，對於我的存在也完全無知。

但我知道網路的力量有多粗暴，一瞬間就可能毀掉他在日本悠然的生活，變成一位拋家棄子的罪人，又或者他早有了妻兒，一口氣摧毀數個人生。

這些想法隨著論壇的熱烈討論漲滿我的思緒，但很快就退潮了。

我的帖子隨著時間被推擠到下方，推到數頁討論之後，藏在滑鼠捲動從沒能潛達的暗流之中，沒入深溝，沒有進展。

我在找的只是一道影子，甚至不是瀧澤秀明的影子。

「你上次那張照片是 AI 畫的嗎？」母親偶而會用一種打探的口吻說想要學，想把自己的照片改年輕，與瀧澤秀明的照片合在一起，貼在床頭上。

那毫無遮攔的笑是嘲諷，對他來說我也只是用 AI 畫了張他與瀧澤秀明的合照，孩子為了博取眼球對母親的一種炫技，如此而已。

某日我久違回到直播，果如期盼，除了 K 以外沒人上線。

沒想到討厭與喜愛是如此相似，小次郎等著武藏的深情款款，

也許最了解我的人就是拿刀相殺的人。

作為對宿敵敬意，在重返直播當下我選擇褪去了瀧澤秀明的面具，以真面目直播，並且把自己的 AI 作品貼了出來，分享 AI 尋父的故事。

我打算讓 K 評價評價，罵一罵也行，都可以，只要能坦然的說，是好是壞我都能接受。K 被我的一連串無預期的舉動驚嚇，沒有回應，什麼都沒說就下線了。

是我繳械投降太快讓人失去興致了嗎？還是面具底下的自己就是一抹沒人能看見的透明。

上線一個小時，直播室空無一人，我重新拾起那張未完成的圖，筆尖在繪圖板上的磨擦聲響原來如此大聲，塗塗擦擦，沒有進度的動筆是如此緩慢。

以為自己能再作畫，把缺失改正，把該完成的進度推進，但一時片刻應該無法繼續，腦子裡已經都與畫作內容無關。

我想自己是被粉絲們所遺忘，再度被拋棄了。

戰事意外延燒，在某個畫師論壇早有一系列 AI 與手繪之爭的激戰，而我的照片與我的 AI 畫作被截圖，被抨擊著。

他們說我是叛徒，是拋棄手繪的畫師，拿著尋父作為藉口背棄了忠實的粉絲，作為畫師投降於 AI 陣營。

K 則一反刻薄的說我是覺醒的畫師，理解新興的科技不過是工具，要作為畫師的人不要自視甚高，守舊而孤獨的自慰。

瞬間我成了 AI 陣營的人，有些人竟來找我討論咒語的寫法。

但我卻不想再畫了，也不知道這種排斥的心情是暫時的，或者會一直下去。

之後的日子我都只在房間吃飯，看著 youtube 或其他畫師的直播。

還在堅持手繪的畫師，拿著筆刷，把水波畫的柔潤，把落葉畫的透亮，能對相同的顏色給予闡述與定義，就像相同是白色，在圖面裡可以是眼中反光的耀點，也可以是柔白的雲。

周遭的對比與質地能產生不一樣的定義，也許這就是環境能造人的最佳例子。

這些專注經營並刻畫情感與氛圍的人怎麼可能會被取代，掏心掏肺是多麼困難的奉獻，每一筆每個型態每個色彩都是在定義著什麼，一環扣著一環的緊密相連。

某日收到一封主旨為「來自粉絲的問候」的 EMAIL。

一開頭就說起他自己的故事，提到自己當年在 pub 當調酒師，用手機拍了一張非常相似的合照，壓在雲端底部，慶幸這一切還存在。

「看到論壇的爭吵，『關西瀧澤秀明』是我之前上班 PUB 裡的客人，常裝扮成日本人尋找一夜情的愛情騙子，以瀧澤秀明自稱，但他指的是新竹關西。他應該……不是你父親。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現在過得很好，你媽媽過的好嗎？希望有機會能見到你們。順帶一提，你的畫很有意境，希望你堅持下去。」

網路上的真假與善惡是極端而同時並列的，我一時間無法判斷這文字是屬於哪一類，下方還附帶了照片 .jpg，我害怕點開後電腦

與接下來的人生都會因此中毒惡當。

Jpg 圖片展開覆蓋了桌面，是幽暗的老照片，質感與我的 AI 圖相仿，裏頭有個身形矮小的女子，穿著過膝洋裝開懷大笑著，與母親有幾分相似，但年輕了許多，手舞足蹈的比著 YA，純真樂觀的樣子表露無遺。

一旁男子長相平凡，髮型稀疏服貼，像某個我熟識的人，每天能看見的人，是自己的臉？我的臉被貼了上去，穿著調酒師制服，梳著過時的油頭。

這是一幅超越恐怖谷效應的圖，挑戰記憶與真實與傳聞的合成幻象。

照片的噪點、PUB 光線，衣服質感都逼真難辨，連照相者的拙劣手持技巧，歪斜的構圖加上過曝的閃光都微妙微俏。

最驚人的是母親，他露出比例失衡的牙齦，可愛的虎牙襯著過大的門牙，笑的劇烈顫抖有些模糊，神情完全相同。

作為舊照片拙劣的自然無瑕，讓我腎上腺素竄升，抖得不能再抖。

我產生了幻覺反抗，太過相似的應該都屬智能雕琢，這張精彩的程度遠超過了 K 或我的 AI 技巧，令人不自覺地拍手讚賞，這肯定是無情機器繪圖下的結晶。

越是盯視，越能感覺到這張圖片的卓越，我搖著頭笑著，越發難以制止，低頭岔氣，牙齦外噴，從眼尾擠出了淚。

我很少把太陽誤認為月亮，是因為太陽那近似無限的能量所造就的光會把畫面點燃，隱藏在陰影底的細節也都難以遮掩。

我前晚在母親的房門上貼了便利貼：週末下午兩點在山腳見。

我沒讓母親來得及抱怨就先行上山，還沒爬上十分鐘的母親脖子掛著電扇，肩上披著毛巾，撐著軟腿喘息著，就在我身後的數十個階梯下哀嚎，扯著嗓子吆喝著幹嘛白天這麼熱爬山，會中暑會曬黑，是故意要整他的，說我這個人記仇。

母親瞪著我簡直是把所有的眼白都顯現，嘴巴拼命的想擠出一個笑也無法，拿來喘氣怒罵都已經不夠。

我俯瞰著他的臉又汗又臭的變成黏糊糊的一團。原來要比母親爬得更高更快，才看得到他哀怨不笑的真實模樣。老實說，那真的是一點親和力也沒有。

於是，我終能把畫中那白茫茫的人形的臉給顯現。

先打出頭骨與臉骨兩個幾何圓，設下了面型的對稱軸線。眼睛是最重要的五官，主導哀傷的成分，而嘴巴，則傳達喜樂的表情。

人的五官不一定協調一致，它們所接受的訊息有時候是雜亂的、矛盾的，甚至是過於保護的。如果複雜的情感能透過畫筆顯現，那便駕馭了人像繪圖技巧的重要環節。

「房間空氣太悶了，要不要出來吃麵。」

陪著母親擠在沙發上，一同在客廳看著日劇，一邊吸啜著黏糊糊的不知道是羹還是糊的，在某些不太幽默的劇情橋段時我會擠出誇張的笑，笑的豪爽，母親覺得我在模仿他、嘲笑他，學得太像，他會用力拍打我的肩膀。

我冷峻地轉頭，朝著母親用力的咧起大嘴，笑的牙齦凸出外露，卡滿了麵渣與肉屑。

評〈牙齦保護色〉半覺羊

評審評語

小說的風格詭譎特異，乍看之下是在描寫網路的畫圖教學直播，但其實在寫一齣荒謬的家庭劇場，而 AI 繪圖與自己身世的探究，巧妙地互為隱喻，使得小說的層次更為曖昧，給予讀者豐富的想像空間。全篇另一可圈可點的成功之處，乃是母親的形象，所謂「牙齦保護色」的露出牙齦劇烈大笑，彷彿已成了一種下意識自我防衛的心理機制，而作者以「笑」來反寫內心的失愛與孤寂，反倒更具有強烈的說服力。

郝譽翔

短篇小說 - 決審會議

會議時間：113 年 9 月 25 日 14:00-16:00

會議地點：桃園市文化局

決審委員：陳雪、孫梓評、郝譽翔（依姓氏筆畫排序）

會議主席：陳雪

列席人員：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唐連成

《聯合文學》雜誌事業群 羅翊禎

《聯合文學》雜誌事業群 陳欣妤

會議記錄：洪翊芳

執行單位報告

2024 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組，總共收到 356 件作品，經過洪珊慧、盛浩偉、邱常婷三位委員完成初審，共計 36 件作品進入複決審。經過複選程序後綜合各位委員意見，共計 13 篇進入決審。決審會議中將決定出一位正獎、一位評審獎及兩位優等獎得獎者。

三位評審共推陳雪老師為此次會議的主持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察以及各篇意見。

總體觀察

郝譽翔委員（以下簡稱郝）：

郝 我覺得這次滿難選的。第一作品都有中上的水準，水準滿整齊的，但真正非常亮眼的作品不多，沒有看了非他得獎不可的作品。第二，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因為沒有限制國籍，所以很多中國作者的作品，作品都四平八穩，所以在選擇上確實有點難以抉擇，呈現出一票的作品很多。相對來說，在其他文學獎裡面會看到書寫的面向，或者一些較大膽的嘗試、選題，在這一次的桃園鍾肇政文學獎裡面較沒有呈現出來，有一點可惜。

孫梓評委員（以下簡稱孫）：

孫 讀這批作品，可以感到多數作者都有一份強烈的說故事的慾望，也很努力去執行這個慾望，因此讀到很多好看的「故事」，但同時也有部分作者，對於「小說只能說故事」這件事產生懷疑，並透過作品展現出他們如何懷疑。很難說這三十幾篇作品全部擁有專屬於 2024 年的敘事或故事，但部分寫作者仍試圖回應當下較受關注的議題或時事。少數幾篇明顯感受到寫小說的技巧沒那麼純熟，時有破綻，但對我來說，多數作品水準很接近，所以很難選。因此我的挑選標準是，第一，作者有能力說出一個讓讀者感到滿足的故事，且樂意重複閱讀它。第二，

希望作者有能力展現故事裡的微小機關，並從中揭露過去我沒有想像過的人性隱微面。第三，有些故事是隱約耳熟的老題材，可是作者仍然能透過強壯的技術，把故事寫出新的風采。這次有很多篇的作者寫細節的能力以及對文字掌握的能力都非常好，是一次很愉快的閱讀經驗。

陳雪委員（以下簡稱陳）：

陳 這一次是很愉快的評審閱讀經驗，整體作品是水準之上的好，所以最後要選五篇作品對我來說是非常地猶豫且難以抉擇的。有幾篇很有想像力但瑕疵太多，讓我在選的時候內心各種糾結。比較有趣的是，這次有較多中國的作品參賽，表現也很出色，我之前有遇過中國的作品，他把河南改成台南，整個就變味了，但是這一次的參賽者沒有出現這樣的狀況，他們就是照寫自己的土地，將在地風情描寫得很細膩。我的評選標準主要是看哪幾篇小說更能打動我，以及文章的整體完成度與在類似的題材上有沒有表現得比較突出。這一次相同題材的文章並沒有那麼多，大家百花齊放，所以才會呈現一票的作品這麼多的情形，因為每一篇都很好，很難做抉擇。

13 篇入選作品如列

【一票作品】

- 〈後代〉（陳雪一票）
- 〈出站口〉（郝譽翔一票）
- 〈甜蜜生活〉（郝譽翔一票）
- 〈星際旅行〉（陳雪一票）
- 〈牙齦保護色〉（郝譽翔一票）
- 〈三不歸〉（郝譽翔一票）
- 〈閃光與幼蟲〉（孫梓評一票）
- 〈摯友〉（孫梓評一票）
- 〈石柱之惡〉（陳雪一票）
- 〈這裏有銅〉（孫梓評一票）
- 〈膚色海濱〉（陳雪一票）
- 〈一條河、一條船、一條狗〉（孫梓評一票）

【三票作品】

- 〈疲軟的 GAYA〉（陳雪一票、郝譽翔一票、孫梓評一票）

對於各入選作品討論

〈星際旅行〉

陳 〈星際旅行〉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作品，非常可惜的是，作品裡面講的是一個摩爾教派，而教派成立的理由，以及作品裡面最大的衝突，有一種太過孩子氣的感覺，除非這個摩爾教派也是幻想的，小女孩自殺這件事情，我覺得有點太戲劇。我很喜歡作者的構想，起先讓我感覺作品很壯闊，越說越後面，現實感就越來越不可能。這篇我可以放棄。

〈三不歸〉

郝 很有企圖心的作品，寫非法移工、外籍移工的一生，藉由幾個底層邊緣的人，或是被壓縮到邊緣的人物，相遇然後相濡以沫。作者的企圖心是好的，可是敘事觀點出了很大的問題，裡面的銜接會突然跳掉，造成閱讀上的障礙，尤其是移工的片段，寫得太過戲劇化，但〈三不歸〉篇名取得很好。這篇我可以放棄。

孫 通篇都把移工的「她」寫成「他」，這沒問題，但確實某種程度上會形成閱讀上的障礙。其實作者是用全知觀點寫，如果可以直接給「他」一個名字，敘述時比較不會有人稱錯亂之感。撇除這一點，對於社會底層人物的描寫是細膩、感人的，但最後一句略顯蛇足。

〈摯友〉

孫 這次有很多篇作品角色鎖定在女性，寫出非常細膩的女性情誼，比如〈星際旅行〉寫兩個女生之間明明相愛卻沒有成功的愛情；〈膚色海濱〉是一個女性對另一名女性的龐大悼念；〈三不歸〉寫一位必須接客賣淫的女孩，跟非法移工的相濡以沫。而〈摯友〉是這批作品中，少見以異男的角度來書寫，通篇展現出一種「不穩定的敘事觀點」，有時會有刻意打岔或中斷或剪接，像是對「說故事」這件事的挑釁或挑逗，卻又更接近記憶存放於時間時的樣態。作者用一種看似不費力氣的口吻，甚至有點說幹話那樣的蠻不在乎，去揭露一個內心深處「不可告人」的祕密。關於一個少年在性別認同、性啟蒙、對於身體感的開放探索，一種不知該稱為畏懼還是搖擺的感覺，用非常視覺的筆法呈現在小說的末尾。這種「不確定感」是很誠實的。我們無法判斷故事主角屬於「現在」的深刻挫敗所為何來，但知道那些迷霧底下，有他真正在乎的東西，或許就是被稱為「摯友」的「摯」的存在。如果大家沒有附議，我可以放棄此篇。

〈膚色海濱〉

陳 我非常喜歡作者的比喻，他的象徵、構想很美，如在海邊用肥皂建一個浴室，去紀念跟他很好的姐姐。小說有想像力非常好，還是要調整一下，就像浴室要在一天之內流出水來的可能性，

雖然意象很好，但我也在在想該不該用寫實去要求作者。雖然我很喜歡〈膚色海濱〉，但是讓我想到了〈閃光與幼蟲〉和〈一條河、一條船、一條狗〉，因為他們有著相同的優點——豐沛的想像和優美的文字，但這兩篇的完成度比較高，所以我不堅持〈膚色海濱〉。這篇我可以放棄。

〈後代〉

陳 〈後代〉的文字、故事很沉穩，看得出是中國的作者，有意思的是作者的敘事觀點是一個「我」，不知道是男是女的「我」，這是一種比較魔幻的寫法。作者寫了祖母為了能夠有男孫與媽媽做了多少努力、內心如何改變與周折，雖然劇情非常傳統，但是寫得很好。作者的文字幾乎沒什麼可以調整的，就是一個非常沉穩、非常會講故事的小說。

〈出站口〉

郝 作者處理的題材是文學獎中常看到的，就是母女三代命運的交織，這樣的故事幾乎每年的文學獎都會出現。我選擇這篇作品是因為作者的刻畫滿細膩、真實的。我很喜歡作者寫的，孫女小庭他是一個宅女，最年輕的那一代是最畏縮、跟社會脫節的，反而阿嬤鳳枝是最為生猛、有力的。在三代母女的命運觀照中，我覺得作者某種程度，點出了我們這個社會的真實狀況。我也

很喜歡作品裡面的一些隱喻，如「出站口，人卻困在甬道裡進退失據，不敢鼓起勇氣闖過去——」那樣被困在其中，好像三代的女人都有這樣的困境，雖然有一個出站口，但是又好像找不到出口。

孫 第一次讀時，也滿喜歡的，不過到了最後面，作者也許想讓母女的困境能很快往前移動，但母女之間產生「和解」的動機，似乎稍嫌不夠完整。還有就是，最後母女倆搭乘的，應該是「北上」列車？

〈甜蜜生活〉

郝 我選〈甜蜜生活〉是因為作品的題材相當特別，是一篇反詐騙組織的人要去營救被柬埔寨的詐騙集團綁架的人質的故事。譚雅收到一個人質巧虎的求救，但在營救的順序上，必須先處理別的事情，所以最後有沒有巧虎這個人，好像也成了一個懸疑，我覺得滿有意思的。總而言之，故事設定在柬埔寨，看似是一部通俗的警匪片，也有呼應目前台灣社會非常特殊的議題，這個融合相當巧妙。作者不只要寫一個故事，還讓巧虎成為生命存在的一個隱喻——甜蜜生活，事實上這個生活並不甜蜜，好像每個人都在被欺騙，都在撒謊、求救，也都在等待救援的到來。所以作者把這幾個層面結合在一起，算是滿有巧思的作品。

孫 小說中的譚雅之所以進入反詐騙組織，是因為過去曾被戀愛詐

騙，但譚雅好像有種容易陷入戀愛的人格，所以她對在當地執行詐騙的巧虎，產生了特殊情愫。但通篇讀不到線索，何以譚雅必須違背自身專業，去迷戀這個人，迷戀到得從台灣飛去柬埔寨救他的程度？甚至組織成員也跟著飛去，身為反詐騙組織，可以這樣感情用事嗎？營救過程中，譚雅還必須利用駐在當地的寶哥對她的迷戀？似乎有不少一廂情願之處。

〈牙齦保護色〉

郝 這篇也是時下台灣社會議題相關的作品，〈牙齦保護色〉是與直播主和 AI 繪圖相關。滿有意思的是，「我」是在直播教授 AI 繪圖，試圖藉由 AI 繪圖去辯證一些東西，影像是不是欺騙了我們？影像是不是有感情？比如現在 AI 繪圖都很美，可是它是沒有感情的，此篇作品有在思辨這樣的東西。除此之外，作者以怪異、好像壞掉、扭曲、歇斯底里地瘋狂來塑造母親的角色，且使用比例失衡的牙齦來影射母親。可以看出是一位年輕的創作者想要去挑戰與呈現台灣生活裡面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面向，然後把作品寫成一齣有點荒腔走板的家庭荒謬劇，一齣直播的荒謬劇。但「他」的人稱使用，會使閱讀有些困難，滿可惜的。

陳 我在看的時候，會覺得閱讀上有一些難度。第一，是人稱的使用。第二，作品提到很多術語，其實我並不瞭解，所以一看到那些術語，就會開始去想那是什麼意思。我覺得作者寫 AI 技術，不能說 AI 一定是虛幻的，就是真實到底是什麼，這個部

分作者用拍照、繪圖來刻劃人的一生跟母親的關係，而且文筆很熟練，結尾也非常厲害。

孫 小說中的「我」，原是一位直播繪畫過程的手工畫師，對「我」來說，臉的無法成形，和他的存在感缺乏是同一件事，因為母親未婚生子，且一直不肯透露親生父親是誰，只說像瀧澤秀明，因而「我」雖與母親一起生活，卻感覺自己是透明的。為了得到一張父親的臉，「我」放棄手工，狠砸十萬塊買裝備讓 AI 幫他畫出父親。這讀起來像一個父不詳的老故事，作者卻結合 AI 繪圖議題，讓它很有當代感覺。而篇名「牙齦保護色」，是因為身為房仲的母親總是得笑，而且要笑到露出牙齦，笑臉是母親的假面，所以「我」除了想知道父親的長相，還想看透母親面具底下真正的臉。作者寫出非常有趣的母子攻防戰：當「我」用 AI 做出那張假照片，母親幾乎要被騙過。儘管小說後頭，還有粉絲寄來一張難辨真假的照片，我們卻跟「我」一樣，始終難辨虛實，精彩的結尾，既像是孩子繼承了母親需要用笑來武裝的臉，又像是孩子只能拿母親的盾牌去還擊母親。

〈閃光與幼蟲〉

陳 我講述一下〈閃光與幼蟲〉的優點，一開始作者很主動地描述，主角的慾望跟身體感，作者講的是「我」渴望被碰觸。所以作者在很多細節上，都會描述身體感覺。看到後來才知道，主角因為小時候的經歷，對於身體與慾望，一直處於兩難的狀態與

困惑，「我」到底有沒有被傷害，那個東西帶給了什麼。閃光像是性騷擾與偷拍，將他凍結在小時候，把自己身體比喻成幼蟲，一個還會成長，時間被凍結在小時候還是少女的時期。作者滿巧妙的把一個女性在社會會遇到的問題，偷拍和性騷擾以及對性的看法，都在對「我」的描述呈現出來，而且劇情設計得很好，文字也非常好，我覺得很厲害。「我」看起來好像很冷靜，可是內心有許多湧動與傷害，很多自己沒辦法確認的東西，「每一次，以為忘記了，卻又都能重新想起。」、「我學會重來了一次。就像按下重播鍵。」其實跟很多被 # MeToo 的心情相似。整體來說，所以我覺得作者的文字與構思很好。

孫 這篇小說非常細膩，主角與小學同學明仔偶然重逢後成為戀人。兩人在跨年夜去了旅館，在旅館中親密互動被偷拍，身體是兩人的，臉卻被深偽。而由此勾連出來的小說核心，其實是主角國小時曾去科教館看昆蟲，卻被陌生人的手指侵犯，這場侵犯，在主角身上產生兩種效應，一是被侵犯的後遺症，感覺到自身骯髒而想要抗拒；另一則是性啟蒙，得到對性的感官觸發。同時也讀到一種比較罕見的女性形象，比如兩人去旅館互動的過程，是由「我」作為一個主動者。在發動情慾的同時，卻也能感覺主角心裡藏有一份悲哀，伏流般埋藏在動作底下。儘管她心裡始終都有傾訴這個秘密的慾望，但終究沒有成功，藉此寫出戀人間身體可以互動，心靈無法交流，她必須掩護這個秘密，才能倖存下來。整篇文字看起來好像平靜無波，卻能寫出那麼多的情感湧動，掌握住一種奇特的心理狀態。

〈石柱之惡〉

陳 這篇作品是寫在基金會辦公室裡的鬥爭，以及如何生存。作者用非常多的對話呈現，以及主角是如何在人際關係中被推倒與排擠。雖然文字上沒有那麼漂亮或細膩有點可惜，但作者很會寫對話，如何在對話的進行中慢慢把一個人邊緣化，非常成功的書寫出人際關係的複雜。另外，作者用石柱來進行比喻，而且基金會本身就有在展覽鐘乳石，這樣的呼應很有趣。

〈這裏有銅〉

孫 作者寫中國一個產銅的小鎮，三代人的故事，筆下人物鮮明且細節繽紛。既有對整個小說舞台的現實描繪，也懂得如何聚焦人物，寫出一個小說人物的特殊性，比如透過野尿行為，帶出人物的心理狀態。小說中對第三代女兒的設定也很有趣，她既是動漫迷，也是歷史控，使這個看似寫實基調的小說，在中段之後，突然有了奇怪的轉向，當撫養她們、支撐整個家庭的父親／外公突然死去，原本失敗的哀悼，被這個第三代的孫女透過某種獻祭儀式完成。那樣的場景非常魔幻，就像銅改變了河水的顏色，又是什麼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這個家庭的際遇可以是一場縮影嗎？

陳 我覺得作者寫的小鎮非常吸引人，如少年的屍體被挖出來，卻還保持著青春的面龐。作者寫出一個，因銅而興盛的小鎮，又

一直保持了一個很古樸的狀態。如果要說缺點的話，作者分段較少。我覺得結局寫得很好，孫女因為外公突然死掉後，就一直待在家裡不出去，當他開始出去時，反而是因為他喜歡古埃及。這個小鎮裡面的三代，都有參與進來到社會，比如說開始去尋找埃及的東西，最後到底有沒有這個黑人不曉得，因為陳芳說鎮上從來沒看過黑人，但這也可能是網友。我覺得最後作者開始有分段，一段一段很快速的，把這個魔幻的夜晚呈現出來。我是可以支持這篇作品，我覺得滿好的。

郝 我覺得這篇寫得非常流暢，但缺點就是說得太滿，很多東西太快速直接說出來，所以留給讀者的想像空間就沒有很多，這是我沒有選擇他的原因。

〈一條河、一條船、一條狗〉

孫 這篇非常高明，像是某種短篇小說的傳人，在一萬字篇幅裡，目不暇給讓這麼多人物登場，卻絲毫沒有動搖聚光燈如何對準主要人物淑芳，不動聲色寫出幾個姊妹之間的人情，也帶出了一整個家族的根系。小說台詞有趣，人物刻畫都準確而典型，道理也說得很清楚，簡直太會說道理了。讀完之後可以知道那饒有深意的題目，對仗工整，「一條狗」寫的即是兩面不是人的淑芳；那「一條船」則是淑芳賴以寄身卻又搖搖欲墜的婚姻；而「一條河」當然就是時間的大河，多少的淑芳們，載浮載沉。作者把這些本是隱喻的東西變成一個流利的故事給展現出來。

陳 我覺得〈一條河、一條船、一條狗〉這篇小說並不炫技，把細膩的地方寫得很好，確實能夠描寫出一個四、五十歲女人的辛苦。作者很有意思的是在講述淑芳養了一條狗，到最後，淑芳也活得像條狗一般。我後來改選〈一條河、一條船、一條狗〉，是因為本來看到中國的小說，我就會比較小心謹慎，因為我覺得中國的作者很會寫，跟台灣會有很大的不同，我希望能做出一個立足點。但是這篇我看了幾次，還是覺得作者很會寫，除了很會講故事外，在這種人際關係裡，有把比較深的東西埋藏在其中。作者也將對話分段，不會一大落、一大落的，看起來有快有慢，有緊湊、有詼諧、有悲傷的地方。整體來說，我覺得表現得非常出色。

〈疲軟的 GAYA〉

陳 我很喜歡這篇作品，看了好幾次，每次都一直笑。很有趣的是，社會已經這麼的開放，但在部落裡仍是禁忌，而他們（原住民）處理禁忌的方式跟漢人不一樣，原住民沒有那麼殘忍，他們會用一種很自然的方式去處理。我覺得爸爸的自省和自嘲，會讓人覺得非常真實，不會讓你覺得是編的，當然小說是編造的但此篇作品會讓你覺得，寫出一種不言自明的原住民文化。作者透過這一件事情，與父親的反應，讓我覺得是舉重若輕的。相較於其他作品，作者說的故事不會很密集，運用許多輕鬆、詼諧的方式，將道理說得很清楚，讓我們看到每一個人物的處境，

以及父親怎麼去面對兒子出櫃的事情。小說真的不悲情，如兒子吃了安眠藥後，感覺腦袋就通了，開啟了某個細胞一般。其實，文學獎大家都想要表現，但是作者可以用這麼幽默的方式去展現他的書寫，這部分我給予大大的讚賞。

郝 我覺得這篇還是很有心意，讓我在看的過程一直發笑，明明是一點悲情的一篇故事。故事裡的父親不認同也不懂兒子為什麼會是同志，雖然崩潰可是他整個語調非常幽默。而且在看待這件事情上，有很多的哲思與諷刺，不是那種老套的幽默，是帶有一種現代感的，並以實際發生的事情為基礎進行哲思，敘事很有創意，尤其文章中 Lbak 的兒子 Yawas 出櫃，本來跟戀人分手，Yawas 自殺之後，兩人又和好，其實這滿符合現在社會的狀況，變成一個幽默的喜劇。這裡面的翻轉做得很流暢、很成熟，真的是一篇很好看、很有意思的作品，而且標題下得很好。

孫 我也非常喜歡這篇作品，好笑、好看，合情、合理。除了先以日常對話生動帶出原住民生活情境，作者且非常幽默地去顛覆一場原可能落入悲情的遭遇，並透過小說中父親的多次心理轉折，側面映照出同性戀在部落裡的處境，整篇小說和 Apyang Imiq 的〈你那填滿 Bhiring 的槍射向我〉就像兩片摺起來的鏡子。作者舉重若輕透過異性戀父親的自我懷疑，提出大哉問：當祖靈或傳統在當代呈現疲軟，「父權」竟然如此等同於無用武之地的性器？然而小說中的父親，那種種的自問自答、自我懷疑和對於歸返狩獵傳統的努力，又無一不是因為愛。

決審方式

經討論過後，有 4 篇被放棄，評審針對保留下來的 9 篇作品進行投票，以積分方式票選，第一名 4 分、第二名 3 分、第三名 2 分、第四名 1 分，如列。

-
- 〈後代〉(零分)
 - 〈出站口〉(陳雪一分、郝譽翔兩分，共三分)
 - 〈甜蜜生活〉(零分)
 - 〈牙齦保護色〉(郝譽翔三分、孫梓評一分，共四分)
 - 〈閃光與幼蟲〉(陳雪兩分、郝譽翔一分、孫梓評三分，共六分)
 - 〈石柱之惡〉(零分)
 - 〈這裏有銅〉(零分)
 - 〈一條河、一條船、一條狗〉(陳雪三分、孫梓評兩分，共五分)
 - 〈疲軟的 GAYA〉(陳雪四分、郝譽翔四分、孫梓評四分，共十二分)
-

評審結果

〈疲軟的 GAYA〉12 分、〈閃光與幼蟲〉6 分、〈一條河、一條船、一條狗〉5 分、〈牙齦保護色〉4 分、〈出站口〉3 分。評審一致同意，由〈疲軟的 GAYA〉獲得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正獎，〈閃光與幼蟲〉獲得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一條河、一條船、一條狗〉與〈牙齦保護色〉獲得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優等獎。

散

文

評審獎 | 倒退走在餘暉裡 — 范亦昕

優等獎 | 撕掉兩頁金瑞瑤 — 郭昱沂

優等獎 | 鰻屋留香 — 李紹基

散

文

散文 - 總評

三位評審從三十六篇複審作品投出十一篇，只有一篇重疊，顯見入圍散文水準非常平均。題材豐富多元，包括親情、旅遊、回憶、算命、飲食等等。作為地方性文學獎，它的在地色彩並不濃，反倒呈現了一般公開性散文獎包羅萬有的特質。有幾篇散文寫手非常勇敢，百無禁忌，什麼都敢寫。然而散文並不建立在「勇氣」上面，它的基礎是文字，是結構，是剪裁。這三個條件是為散文的基本。換而言之，很好的題材，非常特殊的經驗，可是基本功沒有練好，徒然浪費好題材。怎麼寫和寫什麼必須旗鼓相當。再來，散文的精氣神。這是寫手的內功，卻不見於這十一篇決審散文。大體而言，決審散文水準平均，獨獨缺少鶴立雞群之作，故首獎從缺。

鍾怡雯

范亦昕

散文
評審獎

得獎者

1991 年生於桃園，落腳台北數十年，輔大資管系、國北教大語創所畢，現職行銷企劃。相信寫作是魔法（或者是巫術），能夠蠱惑人心或者撫順靈魂。

得獎感言

直到今天，仍然時不時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夠寫，總是在問自己「我是一個好的寫作者嗎？」「我真的會寫作嗎？」但想起有人和我說過「能把想說的事情暢快地寫下來就足夠了。」謝謝今天的自己把想說的事情好好地寫了下來，謝謝寫字的自己與讀字的人們。

評審獎

倒退走在餘暉裡

范亦昕

跟大多數人的故事一樣，有一天你突然意識到父母的髮絲白了。你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的，這一切好像是一瞬間的事，你沒有辦法回頭沿線去找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因為你早已散失了這些時間，所以才會在某個瞬間突然發現，原來你已經錯過了好多。

回程的飛機，我和弟弟坐在倆老後一排座位，父親在我前頭動來動去，我看著他的半顆後腦勺露出椅背，晃來晃去像個孩子。他的小平頭時常要理，大概是好一陣子沒有理髮了，超過了平時俐落的長度，看起來有點雜亂，白髮也因為長了而特別明顯。

我在後頭看著他半顆小腦袋瓜，左搖右晃好像找不到一個舒服的位置安放。母親在旁邊問說他是不是捨不得旅程結束就要回家了。他沒說話，只是繼續在椅子上騷動著。我想起小時候他常用客家話說我們這些坐不住的孩子是「屎缸蟲」，笑稱像是鄉下糞堆裡不斷扭動的小白蟲。有些時候父親會跟年幼的我們玩搔癢，故意搔弄腰間和腋下，小時候會笑到瘋去般不能自己並高聲尖叫。父親也會抓著扭動想逃跑的我們笑說我們是屎缸蟲。我在後排往前靠去，跟母親說，他像小朋友一樣，是屎缸蟲。他大概沒聽到，繼續扭

動著身子。

怎麼樣都沒有想到有一天換他變成孩子了。

這次旅行安排地倉促，整家人好不容易勉強湊了個時間，終於能一起出遊。成年出社會後，大多數時間被工作綁著，日子受困於現實的社會框架，各自的生活逐漸獨立並且拉出距離，要如何湊出整家人的空閒時間，實在是個難題。

這幾年父親鮮少安排長假一起出遊，他常說工作難放下實在抽不開身。另外則是年紀讓他對於冒險感到卻步，但他沒說出口。肉體會隨著時間逐日被消磨，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有其使用限度，包括身體，只是我沒有想到在父親的身上我會親眼見證如此真實的肉身耗損。

前些日子整理了舊家打包的老照片們，翻出了大量年輕的父親，結實瘦長的身軀很像現在的弟弟。看著照片，裡頭的父親正好是現在弟弟的年歲，他們笑起來真像。父親將他以前是憲兵這事掛嘴上，駐守官邸的總是特別挑選過的，體格要好，顏值也是，他引以為傲說著那些年的總總。他笑起來，露出了萎縮的牙齦，以及前些年做的假牙。

說到假的，在我小時候常懷疑父親是假的，肉體是假的，身分

可能也是。他很常對著孩童耍著假拇指的把戲，首先將左手食指與無名指併攏，以拿捏的姿勢捏住了右手的大拇指正中間。孩子們屏息，此時他會給我們三秒鐘的空白，如同每一個奇蹟發生前的等候，需要一點醞釀的時間，我們眼裡的花火逐漸亮起，接著他倒數，三、二、一。他用左手捏著右手的拇指，將手指從中分離，僅只一秒鐘，他立刻放開雙手，攤開掌心在我們面前動動手指。他說，我的拇指受傷過，接了一隻假的，所以可以拔開，你亂碰可能不小心會掉下來！他動動拇指恐嚇著我們說。雙眼閃閃發亮的我們驚呼著，不斷翻轉他厚實的手掌，小心翼翼地觸摸著拇指，確定眼前一切的真實。

長大後知道假拇指的小把戲怎麼玩，偶爾也會以此逗弄其他孩子，卻常常被孩子抓包，指著我漏餡的地方笑得很開懷。想起從前父親純熟把玩著假肉體的遊戲，從未露餡，永遠如真。

不再玩小把戲的現在，父親身上卻真的出現了假的結構，那是時間的把戲。

我不記得是哪一年因缺氧性關節壞死，父親置換了人工關節，又是哪一年因牙周病而拔去了整排的牙。在老去的路上，許多假的事物逐漸住進了他的身體，由人工堆疊出來的他卻是此時此刻最真實的他，真實到讓人不敢直視，甚至刻意忽視這些被置換的部分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獲得假關節的他不太能劇烈運動，也不太能走上太久的時間，他的身軀在衰老並缺乏運動的日子裡，逐漸發胖，人工的髖關節更加無法承受體重帶來的壓力，於是他更不願意活動，惡的循環讓他的身體日漸沉重。出遊也成了一種負擔。

走在豔陽的東南亞街道上，父親步伐緩慢，不過三十分鐘，他已大汗淋漓，汗濕了整件鮮黃色的上衣，衣衫貼膚，使得他的大肚子更顯眼。我們說大概六個月的身孕才有這種體態。他自己伸手拍了拍肚子，圓滾滾像顆大球，但裡頭沒有生命正在成長，裡頭只有他一生諸多的遺憾與無奈，最終以酒肉與許多逃避運動的藉口而堆積成厚厚脂肪。

我們鼓勵他可以去游泳，這是少數他還願意從事的運動之一。在飯店的無邊際游泳池，在泳池裡頭他要求我幫他拍照，他面向大海趴在泳池邊界上，背對我偏著頭讓陽光打在半張臉上。水波嶙峋反射著陽光，他的皮膚沾著水滴閃閃發亮，眼前的海天一色，以及發著光的父親，恍惚一瞬覺得看見的是三十年前的少年。

三十年前的少年是如何成為一名父親的？

他說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不管怎樣拚死拚活都要養大我們，抱持著這樣一個純粹的意念，他學著成為一名父親，於是一個少年再也無法繼續當一個少年。我們談起了小時候的一段往事，在一個

雨後的夏日午後，父親帶著幼小的我去公立的戶外泳池戲水，雨後的瓷磚地板伴著缺乏積極養護的青苔極度。年輕的他抱著孩子走在泳池邊的走道上，一腳踩下去感到重心偏移，身體向前傾瞬間騰空，騰空的那一瞬間，不到一秒鐘的時間，他將手中的孩子往深水池拋了出去。

這樣的反應與身手太驚人了吧。聽著故事的我們讚嘆道。想想那時他才剛成為父親沒多久，本能地只想保住手中的孩子，為了不要在滑倒的時候壓傷或摔傷這樣柔軟脆弱的存在，所以在不到一秒的諸多運算中，大腦竟然能快速做出決策並讓身體做出反應，將我從手中拋出，而不顧自己的肉身可能如何碰撞。那樣極致的反應我想不僅只是年輕使然，而是身為父親的本能，那種不顧一切的純粹意念。

我記得公立游泳池的藍天以及晃動的水面，可能也只是夢的畫面，或者常聽大家說著這段往事，聽久了腦袋裡自己拼湊出了某種想像。我記得仰頭時點綴著幾朵白雲的藍天，視線的周圍有著稀疏的椰子樹葉把陽光切割，切成一條一條細細的金色絲線，落在泳池的水面上。這樣的畫面裡沒有我自己，只有天空和一點點泳池的水面，也沒有父親的影子，但總有一種被抱在懷裡搖搖晃晃的感受。

後來我時常去泡水，泳池、溪流或海邊，在酷熱的季節裡把自己丟進水裡，緊閉雙眼也屏住呼吸，把頭埋進水裡，盡可能地深。

閉眼時的黑暗並不是黑暗，眼皮透著一點光，水會使光線晃動，模糊搖曳的光影在眼前舞了起來。數著時間一秒一秒過去，水會充滿著鼻腔以及耳朵，耳膜感受的到水的壓力微微震盪著。想像著曾經我被丟進水裡的瞬間，到底是什麼感受？那時候的我會明白恐懼、重生以及愛是什麼嗎？所以我把自已關進水裡，在成長過程中不斷模擬著這些我無法真實記得的幼時經歷，彷彿這樣便可以重建我沒有留住的記憶。

泡在泳池裡的父親和弟弟肩並肩，弟弟的肩寬肌肉飽滿，父親在一旁相比顯得鬆垮，雖然身軀碩大，但萎縮的肌肉以及鬆垂的脂肪使他呈現一副軟爛的皮囊相，骨骼輪廓鮮明少了肌肉包覆，反而顯得脆弱無力。他說完了在泳池把我拋出的故事後，轉身把頭埋進水裡，踢著水往另一端游去，他打起的水花如此細碎，濺起四散在空中，落下都像是他還沒說完的遺憾。曾經無堅不摧的肉體，如今卻如此易碎，他的心也是。

回程的飛機上，父親坐在前面，扭動了許久，找不到一個舒適的位置，不斷轉頭向後方把側臉塞在椅子與椅子間的縫隙，想盡可能靠近一點較容易和我與弟弟聊天。幾年前他開始重聽了，世界的聲音變得很模糊，聲響在他的耳朵裡變得殘破，但他仍然很努力想要接收著世界的一切，於是他更用力地去聽，但同時也更用力地害怕聽不到。

無法否認好像總是因為開始失去了，才會開始懂得害怕沒有。常覺得沒有人一開始就懂什麼是害怕，害怕都是後來才想起來的。當我看著前座的他在騷動了許久以後，隨著飛機起飛，機上逐漸安靜了下來，他把頭貼著窗子，靜靜地往外看。我從後方的縫隙看見他的側臉，耳鬢短短的白髮，臉頰的皮肉鬆垮，眼角垂垂地好疲憊的一張臉。我開始很努力、很用力想要看清楚他的一切，同時也開始很用力地害怕我沒機會看清了。

你回去要去理髮了嗎？我在後座伸出了手拍拍他的腦袋瓜說。他蛤了一聲。我把臉湊近椅縫間，後來開始習慣對著他說話要放大音量，且咬字清楚，能靠著耳邊當然是最好。要啊。他自己用手掌摩擦了一下頭頂。厚實的掌和粗壯的手指，寬大的指節在我面前遊走，那根以前常常被分開的假拇指許多年下來安然地接在父親手上。看著拇指把戲那時候真的相信父親是最特別的，他肯定經歷過些什麼，所以如此特別，像是擁有特異功能的超級英雄一樣特別。而我不介意他的拇指是假的，我也不介意如今他的牙齒是假的，又或者他的關節是假的。這一切長進他身體裡的假的事物，使他如此真實。

傍晚起飛的飛機，越過有光的雲層，遠方看見陽光逐漸向後退去，航行像是拋下日光般，我們往夜晚奔去。他的臉貼著窗，像孩子一樣看著滿天雲朵，以及下方越來越小的城市燈火，他指指點點外頭的景象，像是孩子一樣享受年輕時他還沒有能力享受的飛行。

我叮嚀他待會下飛機手機如何設定，上方的行李要記得拿，每天要吃的藥有沒有遺落，到家後趕快去換洗早點休息。他靜靜點頭，這時的他看起來好小好小，那張側臉好像看見從前的自己。

餘暉的光鑽進了機艙的窗，不斷向前飛行，時間不會停止，在航行結束前還有一點時間，我們都不要再心碎了，在落地前好好記住眼前的真實。

評〈倒退走在餘暉裡〉范亦昕

評審評語

題目妥切精緻，意象能籠罩整篇文章。描寫老去的父親與孩子關係互換，子為父，父為子，以這樣的眼光凝視父親，常覺得是種假象，夢邪？真邪？年輕的父親在泳池邊，動作敏捷迅速救了孩子，如今在泳池中身型體態都已老化鬆垮，父親往老去的餘暉走去，孩子則像父親般事事叮嚀，「老」相隔彼此，卻多了相互體貼。情感表現含蓄而有餘韻，文字輕淺而有味，雖是常見的題材，卻多了一些對老的體貼與溫柔，像是昔日的父親對待兒子一般，卻多了一種超然的視線，如此才能看見餘暉雖讓人悵惘，但也另有一份美麗。難得！

周芬伶

郭昱沂

散文 優等獎

得獎者

臺灣大學中文系，法國高等社科院視覺人類學。
寫過小說散文劇本繪本；
拍過紀錄片、劇情片。
目前從事影像與文字創作，並在大學任教。

得獎感言

這是個人微小事件，甚至不算事件，撕開來，卻印證了如今的自己。

優等獎

撕掉兩頁金瑞瑤

郭昱沂

隔壁系男老師透過助教來問：「頂溪國小六年六班畢業的？」

我讀過永和那間國小，至於六班……不記得，畢業紀念冊早丟不知哪去了。他還提到班長，班長娶的竟然是我們同班同學！

男老師於是聯絡班長夫妻，將前後相認的其他同學都找來，促成了一場同學會。

所謂的小學同學被存放在一個遙遠的時空當中，三十年來彼此沒有交集，我只跟最要好的安保持聯絡，她嫁到香港，正好回台過年，時間湊上我們便相偕一起參加小學同學會，不費半點心神，一場溫馨而沒有負擔的聚會。

見大家人手一「冊」指認著，誰誰後來如何，誰誰現在如何，我也對照著記憶，判斷眼前的誰依稀當年，誰變化到難以指認。畢竟時隔都多少年了，前回還在稚童，重逢則是已過萬重山的中年人。

我納悶自己對那本紀念冊不陌生，分明留著印象，硬殼封面、校長序言、全校老師合照。等同學會結束，當晚我到老家的地下室「探勘」了一番。

那個古式雕花的木箱子裝滿我學生時期的作文本、紀念冊、信件、卡片，忽然瞧見一個咖啡底燙金的硬殼邊角，心一橫從底下掀出來——我的小學畢業紀念冊！

然而這個紀念冊並不完整，我專門撕掉了六班的那兩頁，迅速闔上，不可思議起來。

何時撕的？為什麼撕？

實在想不出理由，我就乾脆擦去為什麼，讓自己不再想，可不一會兒又長出一個更紮實的……為什麼！

憂傷長出了一條蛇，攀成一個翻不過去的疑問，從地下室木箱爬了過來，心裡很難受，冷不防被什麼偷襲似的，跟誰都不好說，分明自己招來的——我為什麼撕掉了六班那兩頁？

四年級念到一半我突然被轉學到這間小學，原本要跨過永福橋到台北市，但爹娘一時沒找到適合寄戶口的親友，就讓我先安插在頂溪。

非常不適應，心心念念著從前的學校，加上每天還得越區搭公車，放學時跟對面的「及人國小」一起擠，簡直臭汗大爆炸。我將字條夾帶在聯絡簿中，央求導師幫忙讓我轉回去，努力表達著文情並茂，但「字」沉大海。

我功課中等，到了六班依舊中等，明顯違反了父母希望我能夠突飛猛進以銜接到高升學率的北市國中就讀。六班導師屬於屆退年紀，六十來歲，滿頭白髮，身著寬鬆的棉旗袍，濃厚外省口音，習慣了家中走動的長輩多是這般聲腔，聽課對我並無障礙；當導師憤慨說起「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抗日往事，我只感到分外親切。

一陣淒厲貓叫聲，地下室的窗戶高度剛好等齊外面的人行道，我手裡握著兩頁失蹤的紀念冊不覺緊張起來……

教室裡一片靜默，全班同學在中間的走道，排成回字狀。

月考剛過，學生按成績高低被老師依序分成 ABCD 四個等級，A 跟 C 坐一起，B 跟 D 坐一起，功課好的 A 級同學先落座，不會讀書的我就在 BC 之間打轉，在隊伍裡緩緩前進著，就像工廠的次級品被打入淘汰區，等著被賤賣被丟棄，前路沒有盡頭似的，不知道自己將被發配到誰的旁邊。

那是生命初次與「階級」遭逢，完全無能為力，成績不好，一切不好。

我把導師想成瓊瑤小說裡會反對青年男女戀愛的「惡家長」，即使她沒有什麼惡，教學認真，人格正直，我們甚至倖免於到老師家繳費補習，要說，她唯一就是會偏心功課好的男同學，以及把我打入 B 級或 C 級。

可嘆穿著寬鬆棉旗袍、操著外省口音的「惡家長」不單只有一位。

年度校慶運動會，大家列隊在操場上，一片鬧烘烘吵嚷著翻了天，隔壁班導師，一位壯碩嚴厲的老太太走過來，捧著我的臉，拍了一邊，哄鬧瞬間安靜，力道不大，但看起來怎麼也狀似「甩耳光」，她要殺雞儆猴，倒楣被選中的我被曬在光天化日之下，默默吞下羞恥感，只記得操場一片黃沙滾滾，漫天風沙，世界卻沉默得像一場喊不出聲的惡夢。

當下呆愕著，自己竟也沒有回家告狀，我娘悍起來挺嚇人，我

爹會用儒教來訓誨惡家長。小孩子的自尊不算自尊，被丟棄在那麼遠的從前，於今想來我臉上還是熱辣辣的。

可這些並不比成天向我襲來的另件事嚴重。

安是美麗的小公主，人人都熱衷擁護，我是公主身邊不起眼的綠葉，按現在說，就是女一旁邊的女二，必要又宿命的陪襯。

正課磕磕絆絆不說，甚至體育勞作我也一律跌爬。

不喜曬太陽，眼睛畏光；不喜歡跑步，環形跑步道等於是酷刑的迴圈；不喜打球，任何球類都等於可怕的躲避球。我會在白襯衫制服口袋放著萬金油，藍色吊帶百褶裙放著綠油精，書包夾層還有小瓶白花油，對於暈吐的恐懼使我常備這三樣治暈「涼品」。

導師在台上按步驟示範著中國結，我依樣照做也能打成死結，毛線同理，卻更加錯亂，坑坑洞洞的就是塊圍不上脖子的破抹布。出於對女紅的敬畏，室內課我照樣塗抹紅綠白三樣涼品，才能安然度過漫長的剪紙、十字繡、牙籤模型屋。

導師講到「靜若處子，動若脫兔」，掃過全班，眼睛落在安身上，彷彿就她才足以堪配。

安從小跳芭蕾，一雙修長直腿，能舞也能武，彈跳起來就是一記殺球；一雙巧手能畫能編，把一罐可樂裁割成景德鎮花瓶。安的父親藝專畢業，開了家卡片設計公司，兼且代理進口日本文具，我們一群女生羨慕死了，安有滿抽屜的 Snoopy、Kiki-Lala，一個半人高的 Hello Kitty。

安找我去一起上私人開的英文先修班，老師問她要不要叫「Candy」，她沒同意，選了更尊貴的「Diana」。老師問我叫「Sue」

好嗎？這多奇怪的名字，小甜甜卡通裡那個把陶斯搶走的討厭女配都還三個字叫蘇珊娜呢！

安繼續下一期，我無意補下去，老師打電話來關切，「英文很重要，妳很好很有天分，而且呢……老師很喜歡妳。」她語氣中的「勉強」至今鮮明生動，讓小六女生體會到那種為了生計而不得不說出口的「喜歡」，背叛了她私心更偏愛的戴安娜公主，成人世界真不容易。

原本就心思多，成天理不完的小情小緒，「女二感」逼得我無法活在當下，眼前的現實總不及「言情」帶給我的遙遠美好，於是另個我為了求生就游離出去了。

華視週六晚上有個「閃亮電影院」，父親鍾情於西洋老片，帶領女兒忠實觀看，「無情荒地有情天」「妾似朝陽又照君」「養子不教誰之過」……這些「類七絕」片名的電影全來自文學改編，他到巷口文具店一排經典文學的架上買給我。電視看不夠，我自己跑去租借「金玉盟」、「亂世佳人」錄影帶，白天坐在教室回味著女伶們的容顏笑貌，動靜姿態，將泰莉、郝思嘉畫在數學課本上，讓她們盡情更換一套套華麗洋裝。

女二決計往文學的道路走去，動靜皆宜的女一暫時抵達不了。

說起來我的「小說」處女作可就在頂溪作文課立下戰功——「懷念秀萍姐」得到超高 92 分！

秀萍是我的前班長，住在我家樓上，我並不懷念她，尤其見識過她的好勝與嫉妒心。有次老師要大家做個日晷的科學小作業，我找了張厚紙板，居中插了根筷子，日照當空也真被我弄出一塊陰影。

一位胖同學突然登門說想借去參考，歸還時筷子被連根拔起，胖同學說是班長唆使她的，實在太訝異我分明就平平無奇，怎麼能引起班長這般「器重」！

作文裡，我只描寫了秀萍的乖巧懂事，下了課就跟姐妹圍在父親旁邊搓麻花，等炸好再裝成一包一包，讓父親騎腳踏車沿街叫賣，從沒見她貪玩亂跑。

取材現實，卻任憑我「虛構」，刻意過濾掉那些烏漆墨黑、坑坑疤疤，我讓秀萍美好，她便善良無暇；我讓她是親戚，她就變成台中表姊；我讓自己懷念秀萍，她便在我的「小說」中值得永遠念想。

課業擱在一旁，心思也有意疏遠學校，我是踽踽獨行的上進女二，讀小說拉拔了我，感受到自己的心思已然邁前好一大步，即使那些數學拿高分永遠分到 A 組的同學也無法比肩，其後，我將不再久居人下，我是自己的主人，女二終將轉正成為女一。

內在提升不說，我且滿滿塗上了粉紅色，奮力戲劇化自己的小宇宙，因為我迷戀著粉紅色偶像——金瑞瑤！她那蓬捲俏麗的頭髮，筆直長腿，變化多彩的耳環，粉嫩鮮麗的公主裝，俏皮洋氣的手勢。

我在頭髮、鞋襪上極力張揚，那張揚是種自我表達，如此外顯的裝扮風格也感染到母親，她總會到百貨公司幫我選購粉紅色洋裝、便當、水壺、文具。有次家長會，導師對著「幫兇」數落：「成天就想穿什麼衣服、梳什麼頭，成績怎麼能好！」

這根本無法動搖粉紅母女，反而更堅定了女二的虛榮。

我打電話到歌林唱片公司，偽造了一個其來有自的身份，以「安」之名來跟人建立交情，她的漂亮家世輕而易舉就讓我成為有質感的歌迷。這完全就是女二的心機，自己不現真身，推女一先下水。幾次下來，固定會跟一位年輕的哥哥聊天，聊的不外是 Yoyo 的新歌、上節目的造型、綜藝一百或者金嗓獎十大歌星的選拔情況。

聊得熟悉了，這哥主動邀請我週末可以去找 Yoyo！

安的父母開車送我們到歌林唱片公司，對於女兒身份被盜用毫不知情，安也只是尷尬笑笑沒揭穿什麼。幸虧她沒城府、不看言情小說、不識懷舊電影，不跟女二爭搶，這讓我們相處很和諧，好事壞事多半由我拿主意。

假的安——我，領著真的安，兩個小學女生走入夢境般，就見到金瑞瑤本人了——整個一派青春亮麗！臉盤小，骨架細，整個人更勝於苗條，非常細瘦，全身粉紅色，連同包包，包包裡面的所有梳妝用品、紙筆文具、手帕鑰匙圈一律粉紅色！

粉紅海軍裝的我準備好一封粉紅信親手交給偶像，她笑著讀完沒說什麼，隨後就跟製作人討論下張專輯的選歌，我跟安猶如坐在搖滾區癡傻注視著。等安的父母來接我們，臨別前，我踮起腳尖親了一下 Yoyo 的臉頰；她柔聲問安：「要不要也親一下？」

那個對安主動邀吻的表情瞬間讓我清醒過來，再度提醒我是盜用身份的女二，女一是總會發光的金子，永遠不會遭受冷遇怠慢。後來對金瑞瑤的心便淡了，安明明喜歡的是楊林，而 Yoyo 無法識別真心的小迷妹，光這點就很不值得我繼續愛她，就此告別了我的粉紅色時期，此生再——也——不——追——星。

前事歷歷，一番尋索，雖然木箱子裡找不到小學時寫的小說，也沒有任何一張明星彩照，可我卻逐漸明白了，六班那兩頁勢必得撕掉，慎重有若一種割離、淨化、重生的儀式。

因為受挫，懂得了難堪；既然懂得，理當慈悲的對待自己，徹底刪掉所有不符美好文藝想像的現實。即使在別人不足輕重，可自己就是夾纏不去那分女二感傷回憶。

中年的我注視著活在那兩頁的小少女，我喜歡她，她熱烈地跟女二命運作對抗，竟然都可以追到當紅偶像金瑞瑤面前，足可敬畏。

這個回憶的深夜裡，從地下室木箱子爬出來的那隻蛇已然死去，蛻成了蛇皮，成為帶著時光意涵的標本，紋路剔透，輕盈燦亮，夾在我並未真正丟棄的小學畢業紀念冊裡，剛剛好，就兩頁。

評〈撕掉兩頁金瑞瑤〉郭昱沂

評審評語

這是一個「女二」的故事。題目耐人尋味。作為女二的敘事者當年小六，是轉學生，個性內向膽怯，體弱多病。女一是安，家境優渥，能文能武，從小跳芭蕾舞，有美術天份，是老師和同學眼中的焦點。然而女二並不甘於當女二，女二逮到機會也會反擊，金瑞瑤就是她的武器。本文最精彩之處是假冒安的身份最終見到了偶像金瑞瑤。即便如此，與偶像初見，安的女一光芒仍然掩蓋不住，女二終究是女二。這便是撕掉兩頁金瑞瑤的由來。那兩頁是國小紀念冊的六年六班，最不堪的記憶。然而，女二勇於對抗命運的勇氣仍然值得嘉許，這篇散文是中年的我回首前塵，給當年的我小小的鼓勵。

鍾怡雯

李紹基

散文 優等獎

得獎者

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現居於台北。
曾獲新北市文學獎首獎（新住民創作組）、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組及散文組）、香港文學節徵文比賽（公開組）季軍、青年文學獎（散文組）、大學文學獎（新詩組及散文組），著作有散文集《惡童處》。

得獎感言

感謝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及評審給予我作品的肯定。

本文所記的鰻屋在我家巷口，主角鰻屋老闆是真有其人的，我每天都看見他辛勤地工作。從他身上，我感受到一個職人對個人技藝質素的自信與堅持。鰻屋能夠留香，證明有些事情，就算客觀環境改變了，只要堅持，仍可以把精神留存。這種信念跟寫作是一樣的，希望我能像鰻屋老闆，面對人生的轉折，仍能以自己一直最擅長的方式，把珍惜的人和事好好留住。

優等獎

鰻屋留香

李紹基

「你等一等。燒鰻魚最重要是耐心，步驟不可亂，要等待時機。前路不清不楚，也沒所謂啦，人還是要天天走路，魚還是要天天燒，知道太多又有何用？」

這是師父當年的訓示，也是我聽過他的話語中最長的一句。

我年輕時曾到過京都的鰻魚店打工學藝，這種專賣燒鰻魚的料理店，日本人稱為「鰻屋」。這間「鰻屋」的老闆就是我的師父，他是一個寡言的人，平日跟鰻魚相處多於跟人說話，教徒弟燒鰻魚時也只用命令式的短句。

師父的「鰻屋」是一幢三層式的「三階建」町屋，形態如臺灣的街屋，一樓的「表」開店賣燒鰻魚，樓上的「裡」為居所。聽師兄說這幢町屋是在戰前建成，當年已超過四十年歷史，梁柱都只用榫卯接合，沒用過一口釘。

師父住在二樓，員工都是學藝的徒弟，大家下班後則擠在三樓的斗室中睡覺或打麻將，我的日語就是在打麻將時學過來的。師父的生活則是純粹而專注，白天起床到晚上就寢，都在忙著燒鰻魚的

事情。因為町屋是用木造的，而木頭會吸附氣味，所以住在「鰻屋」裡，跑到任何一角都會被燒鰻魚夾雜炭火的焦香所包圍，大夥兒彷彿住進了一尾燒鰻魚的肚皮中。

大概三十年前吧，我搬回臺北發展，不久便認識了妻子，並且在天母找到一幢街屋。樓房向街的一樓既可開店賣燒鰻魚，樓上亦可住人，我想起師父的「鰻屋」，因此二話不說便承租了下來。

自此我和師父一樣，每天開眼見到的是鰻魚，閉眼之前見到的也是鰻魚。客人都叫我「鰻屋老闆」，就算是熟人也不知道我姓甚名誰。我覺得沒關係，因我喜歡這間「鰻屋」，也喜歡每天都聽到這個稱呼，日本的職人就是如此，終生窩在同一所町屋中也不生厭。

我的「鰻屋」在三玉里的巷口，坐西向東，向忠誠路的巷口望去，能看見大葉高島屋巍峨的身影，它和對街參差的老式公寓顯得格格不入。天晴時，陽光會闖進「鰻屋」旁邊的窄巷裡。天母的時間雖然走得慢，但光線仍會見縫插針，緊隨鐘點的腳步鑽進店旁的窄巷。當石板的溫度爬至灼熱的刻度，本來在發獸的數隻八哥鳥似被燒傷了腳，突然一步一步向前連跑帶跳的，走到我的腳邊。

牠們一身漆黑的羽毛沐浴在金黃的陽光中，把黑色的羽毛薰染出不同層次，有些靠近灰色，有些靠近紫色。但牠們戴在額上的冠羽，不論在陽光中，還是在陰影下，都是純粹的烏溜溜。鳥懂得橫眉豎眼，一邊走，一邊向我點頭，帶著七分神氣，又流露三分憂戚。

憂戚的源頭可能來自另一群外來的八哥族群，牠們為數日多，對本土鳥的宗主地位構成威脅。本土的八哥正名為「臺灣冠八哥」，而外來八哥沒有冠，尾巴又長又白，名為「白尾八哥」。後者是因三十年前，人們從外地購入後放生而出現，牠們繁衍日盛，數量漸漸爬過本地品種，霸佔了本土鳥在臺北市區棲息的地盤。這是我從新聞中聽過來的，之後每次見到沒冠的外來「白尾八哥」飛來，都會加以驅逐。從此戴冠的便在「鰻屋」旁的小巷紮了根，終日在那裡盤桓，只會不時飛到「鰻屋」對面，那棵山櫻樹上嬉玩，過一會又飛回巷子裡。

每一個早上，八哥鳥都在「鰻屋」門前等我打開店門，而我就等待食材運送到門前，送魚貨的老笨會駕著那佈滿鏽跡的小貨車把鰻魚送來。「鰻屋」每天只賣外帶鰻魚便當和燒鰻魚，中午開始接訂單，客人可以在五時之後來取貨，都是住在天母的老朋友。當便當賣完了便打烊，但我們也不急著關門，鄰人路過，聞到「鰻屋」的香氣，都會在燈火前停下跟我們閒話家常，像鳥群一般「唧唧咕咕」的，談談歇歇。

「鰻屋」不算寬敞，烤爐和蒸籠都放置門外，三十年來，它既是謀生小攤，也是我和老伴的家。這跟我師父一樣，他到老也一直居於「鰻屋」樓上。「鰻屋」既是生意，也是他的人生，我以為我也可以走他一樣的路，能在天母把師父燒鰻魚的味道傳承下去。

自日治時代起，天母一直是臺北最「國際化」的地方，住了不少外國人，三玉宮附近有日僑和美國學校，中山北路亦有多國料理店。在地和外來文化在這裡混雜，日治時期的天母神社恭奉的天母女神，正是日本天照大神和媽祖的合體，而這位如天上母親的女神就是「天母」這個地名的由來。

美軍在戰後於陽明山山仔后至天母一帶駐紮，萬聖節節慶便最早在此地流行，到現在仍每年有慶祝活動，我每逢十月都在隔壁的士東市場買糖果派給小孩。人們的裝扮一年比一年像真，有次老伴還被一個拿著電鋸的小丑嚇得不敢出門。這幾年，更多了說廣東話的香港人住到天母來，他們比本地人挑嘴，會指定要白燒鰻。

魚貨送來前，我都期待來貨會有些活跳跳的，那便能多做白燒鰻，那份雀躍心情像在產房外等消息的男人。白燒鰻不刷醬汁，能保留鮮味，但若鰻魚不夠新鮮，便會有腥味和土味。那些鰻魚本是桃園的漁農在冬天到沿海的河口抓來的海鰻魚苗，用魚漿飼料在漁場養殖，其肉質比野生的豐腴飽滿，質素也來得穩定。而我最怕老笨遲到，因舟車上的顛簸對鰻魚來說是風暴，運輸時間過長會把膽小的鰻魚嚇壞，牠們雖不至於給嚇破膽，但驚慌的情緒已足以令肉質變差。肉質差了，任你在燒烤時怎麼翻怎麼轉，也救不回來。

鰻魚送來後，便要即刻放進後巷的鰻池，讓魚安頓一陣子後才可移到冰塊上。冰塊除了令魚肉緊緻，也可凍僵其神經，使其不懂掙扎。到殺魚時絕不能拖泥帶水，先把魚放在砧板上，以錐子瞄準魚腦後，再用刀面朝錐柄拍下，魚便應聲斃命，而錐頭亦剛好把魚

刺穩在砧板上。手腕接著翻轉，從魚脖子落刀，再順勢沿魚背橫身一拉，刀鋒拉至魚尾，魚身便能剖開。最後去掉頭尾，刮走魚肝，拔去細刺，即可蒲燒。

老笨每次送貨後都留下來坐在我店門前跟我閒聊，今天他便說起電台廣播說日本發明了一種塊狀咖啡。

「咖啡只有顆粒狀的和粉末狀的，就是未聽過有塊狀的，那是糖果嗎？」我敷衍著答應，其實沒心情關心他說的咖啡是塊狀的，還是條狀的，只專心地把魚塊放在爐上。

「『鰻屋老闆』，你整天只懂守著這些烏黑的東西，當然沒聽過啦。人含著咖啡塊便可嚐到咖啡的味道，而它是真咖啡，不是你想的咖啡糖，成份跟咖啡一樣，有酸有苦，也有咖啡因。過些時日日本人又會發明出塊狀鮪魚啦、塊狀鮭魚啦，如果連塊狀鰻魚也給開發出來，那你的『鰻屋』便可關門大吉了。」

七十歲的老骨頭雖不至於風乾成塊狀，但總有點老化，腦筋也會跟血管一樣，部分變得沒彈性，頑固起來。因此日子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但無論怎麼算，也只算到明天開門的時間，算不到關門那天。就算是冬天，我從開門的那一刻起，穿上汗衫和短褲，套上水靴便工作，只要守在『鰻屋』的爐火旁便不怕冷。不過近來兩邊膝蓋鬧起髕骨外翻的問題，天冷時，寒風會穿過褲管往膝關節鑽探，軟骨如被錐刺，光站著已痛得要命。更要命的是左眼也出問題了，

淚水常倒流，應是淚管閉塞了，拔魚刺和靠近烤爐時，眼睛便迷迷糊糊的，成了半個瞎子。有一次還把鰻魚烤過頭，老笨恥笑我說，吃的人不被魚刺鯁死，也被焦黑得像八哥鳥的鰻魚嚇死。

「哼，要我的『鰻屋』關門？沒那麼容易。塊狀鰻魚，輕飄飄的，哪裡及得上現殺現烤的鰻魚？」

現殺的鰻魚入口紮實，新鮮的魚皮保留了一層綿厚油脂，喜歡嚐鮮的人就是喜歡大口地咀嚼這種結實中帶油香的餘韻，但卻因此被人在網上給負評，評我賣的鰻魚不夠綿軟，口感不如百貨公司和連鎖餐廳賣的入口即化。

可笑的是，客人都已吃慣了這種輕飄飄的「國際化」貨色，因為這些店在臺北愈開愈多，已成為主流。他們更以為鰻魚的口感本就是稀稀爛爛的，弄得吃的文化就這樣被淹沒了。

天母「國際化」，對我這個賣日式便當的本是好事，但外來的連鎖餐廳愈開愈多，那就是壞事。小小的天母便有三間日式百貨公司，裡面的連鎖餐廳和超市都賣鰻魚，它們如白尾八哥般，在這三十年來逐漸侵佔了在地的市場。諷刺的是，來自日式百貨店的鰻魚都不及我燒的正宗，但因為懂得品嚐燒鰻手藝的人愈來愈少，而且年輕人又偏好便捷的超市鰻魚，因此光顧我的人卻沒以前多了。

這令我聯想到本土的八哥鳥，這幾年來，眼見外來的白尾八哥的數量比以前多，本土臺灣冠八哥只懂傻乎乎的點頭就範，被放逐

到市區的外圍，有些更不知到哪裡去了，數量逐年減少。本地人已不識分辨哪些是本土的，哪些是外來的。

偶爾才有老饕來「鰻屋」訂白燒鰻，他們多是內行人。在日本，關西人才吃白燒的，因為那裡的河流比關東少人為污染，鰻魚土味較少，所以才能不下醬汁，只下鹽巴去白燒。白燒的魚味道較香濃，而且不經蒸煮，口感比蒲燒的酥脆。

師父說過不論白燒的或蒲燒的，鰻魚要好吃，步驟和時間最重要，時機不對手藝再高也沒用。我們要盯着烤爐，控制火候，保持耐心慢慢的燒，等待魚的皮肉在猛火的搓揉下所爆發的聲音。

蒲燒鰻魚時更要耐心，先稍作微烤，之後把魚肉蒸至柔軟，這樣做也能去除油脂和土味，令魚香濃縮。蒸完後便要翻炙，其間反覆讓魚肉喝飽由沙糖、味醃和醬油調和的醬汁。

鰻魚受火時會爆發「唧唧」的聲音，聲音有大有小，第一次微烤時，聽到輕輕的「唧唧」便要將鰻魚翻轉；但之後翻炙則不要理會輕輕的聲音，要等待暴烈的信息，當「唧唧」的爆聲鼎沸時，才翻轉燒烤另一面，那麼魚才能燒得香脆。

人年輕時不相信人會被時間支配，但人老了便明白時間才是生命的主題，人很多時只能跟在歲月後面，耐心等待事情發生。耐心，對廚藝很重要，挑魚、殺魚、醬汁調配，我學了十年，烤魚則學了一輩子，火候、鰻魚受火的時間，仍要繼續浸淫，只希望膝蓋還可

以陪我撐下去。

看來只剩下醬汁比我的膝蓋可靠了，它可是一間「鰻屋」的命脈，三十年來每天都放入鰻魚沾汁，反覆提煉，少一分耐心也不行。醬汁融入魚肉的油脂，風味與日俱增，濃郁纏綿，香甜得讓人下巴也掉下來。醬汁味道家家不同，有點像每一個當娘的，同樣煮一道電鍋蒸肉，但每家的味道都獨樹一格。因此我不會說誰家「鰻屋」味道最好，只是各家風味不同，很不「國際化」。

不同店家的鰻魚，差別只在細節上。我比連鎖餐廳優勝的，除了在手藝上，還有是價錢大眾化。但這項優勢都快要失守了，不單是老骨頭和昏花老眼守不住蒲燒的細節，而是我賣的鰻魚也要加價了。老笨說飼料貨價上漲，魚貨也要加價。

加價這回事，可填補成本的漲幅，甚至增加利潤，然而那只對大公司有效，對於我們這種做巷口生意的，那是驅蟲藥。一用藥，客人便如蟲蟻四散，跑到平價的連鎖店去。情況就如用生髮水，用在別人頭上有效，用在自己頭上就是沒效，有頭髮的人永遠不會明白。

最近還有一件比禿頭更教我頭痛的事，鄰近的天祿里，近日傳來工地拆牆的聲響，比節慶還熱鬧。

老伴說她看過市場門口貼上的開發案通知，那裡寫著為了天母的發展，未來十年要進行都更改建，按程序今期先拆卸天祿里房齡五十年以上的舊樓房，之後可能到我們三玉里了。這個消息對於想

撐下去的老店來說是惡耗。房子雖不懂點頭，也不懂喊痛，但原來跟人一樣，亦躲不過歲月的支配。

轟，像獵人槍管上噴射而出的爆發聲，翻轉了天母本來平靜的空氣。持續的咆哮，對大廈叢林中的鳥也是焚林而畋的警告，但鳥兒只可以從林的這邊搬家到林的那邊。至於老店裡的人嘛，真正是一隻鳥也不如，飛又飛不走，要跑嘛，腿就是不爭氣，連兩塊膝蓋都抬不動。

不過，雖然我不論是睜開眼還是閉上眼，能守著的只有缺堤倒流的淚水，連拔刺、看火候，都有點勉強，魚看不清，火也看不清。但我仍想如師父一樣，人生到閉上眼的一刻仍能守著自己的「鰻屋」。

我突然想起本土八哥鳥憂戚的眼珠，那戴冠的一群。外來的八哥鳥已經把牠們的本家侵佔，現在人類的槍炮又將以都更之名侵佔牠們僅餘的一條陋巷，連最後一棵山櫻樹也不能放過，牠們可以飛到哪裡去？

到時我又可以把「鰻屋」搬到哪裡？隔壁的士東市場？看那裡的租金，哈，我的鰻魚鐵定要加價了。還有，搬離了老街屋，我和老伴還可以住到哪裡去？況且對於我和鄰居來說，這間「鰻屋」滿室經過三十年薰染出來的味道與感情，亦難以在另一間房子傳承。

於是，我跟老伴說：「既然事情還未發生，又沒有更好的地方，便守得一天算一天，前路又不清不楚，知道太多有何用？『鰻屋』

和我都到了這把年紀，火燒到屁股也走不遠，可以做的不過是選一塊看起來平穩的位置，踏上去，再一步一步走下去。」

但當我凝望爐火，卻彷彿看見八哥鳥在赤紅的火爐裡，躺在火上的不是黑色的魚，而是黑色的鳥。我趕緊抹去左眼的淚水，收拾忐忑的心神，守著爐火，等待翻轉魚塊的時候。

「你等一等，燒鰻魚最重要是耐心，步驟不可亂，要等待時機。人還是要天天走路，魚還是要天天燒。」

火爐中的溫度終於超出了熔點，鰻魚爆發出「唧唧、唧唧」的信息作回應，焦香從油脂和醬汁中點滴綻放出來。

我記得這香味，那是在京都那所「鰻屋」，初次跟師父學習燒鰻魚時的記憶。

評〈鰻屋留香〉李紹基

評審評語

這是文學獎難得的美食作題，並非品嚐客，而是作餐者的由衷情境。京都勤學燒鰻魚，日本師傅叮嚀：「耐心，不可亂，待時機，知道太多有何用？」如天問，其中亦有人生處世之哲思。作者以沉穩、平時筆觸明示一種永遠求好至每的虔誠用心，竟如俳句、畫屏、花苞般地呈現此文。

彷彿備辦一次自求完美的盛宴，燒鰻魚之香，鮮潤可口……靜讀此一秀異散文，同時美味暖心的享用了。

林文義

散文- 決審會議

會議時間：113 年 9 月 25 日（三）14:00-16:00

會議地點：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6 樓會議室

決審委員：林文義、周芬伶、鍾怡雯（依姓氏筆畫排序）

會議主席：鍾怡雯（由評審委員互推）

列席人員：《聯合文學》雜誌事業群 專案部總監 邱美穎

《聯合文學》雜誌事業群 張慈育

會議紀錄：張逢恩

執行單位報告

2024 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散文組，總共收到 405 件稿件，經過蔣亞妮、馬翊航、楊富閔三位委員完成初審，共計 36 件作品進入複決審。經過複選程序後綜合各位委員意見，共計 11 件進入決審。決審會議中將決定出一位正獎、一位評審獎及兩位優等獎得獎者。三位評審共推鍾怡雯老師為此次會議的主持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察以及各篇意見。

總體觀察

林文義委員（以下簡稱林）：

林 這次的投稿稿件中，沒有特別讓我眼睛為之一亮的作品，有點可惜不過也期待未來有更好的作品出現，也希望本次會議三位老師可以達到圓滿的共識。

周芬伶委員（以下簡稱周）：

周 疫情後散文書寫投稿量激增，大多有種不確定、不穩定的狀態，或許與年輕創作者的寫實能力，或其本身不穩定的狀態有關。新一代的創作者很會尋找漂亮又特殊的題材，但是在書寫上容易飄走，因此對於散文的精、氣、神不利，結構會有問題，可能導致創作者想要書寫的東西和要表達的不一樣。再看我們第一輪投票發現其實我們沒有太多交集，顯現出作品都不錯但可能大部分作品都仍有些缺點，要在這樣的情況下評選出正獎有些困難。

鍾怡雯委員（以下簡稱鍾）：

鍾 我與兩位老師想法差不多，散文最重要的是文字的基本功，還有如何處理寫作的題材。根據入圍作品來看，這些作品的水準平均都不錯，大家意見較分散，其中沒有突出的作品，有些開頭寫得好，結尾寫得差，有些則反過來。有些作者很有才華，但文字經營讓讀者難以閱讀，因此創作者要再多拿捏，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算是獎金較高的文學獎，但此次作品水平太過平均，故要如何選出正獎作品非常困難。希望透過從缺鼓勵大家創作出更好的作品，一起提高作品品質與高度。

第一階段投票結果

經討論後，決定對於 11 篇作品進行第一階段投票，作為第一階段作品討論的篩選機制。

【零票作品】

- 〈辣火蛇行〉（零票）
- 〈在指尖〉（零票）
- 〈狐嫁鈴〉（零票）
- 〈Drawing Dead〉（零票）

【一票作品】

- 〈倒退走在餘暉裡〉（周芬伶一票）
- 〈香港遺事〉（林文義一票）
- 〈假花與造物〉（林文義一票）
- 〈無痕視窗〉（周芬伶一票）

【兩票作品】

- 〈美麗佳人土媽媽〉（周芬伶一票、鍾怡雯一票）
- 〈撕掉兩頁金瑞瑤〉（林文義一票、鍾怡雯一票）

【三票作品】

- 〈鰻屋留香〉（林文義一票、周芬伶一票、鍾怡雯一票）

在不更動本屆獎項名次原則下，主席鍾怡雯老師提出正獎從缺，林文義與周芬伶兩位評審附議，三位評審共同決議本屆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散文組正獎從缺。

對於各入選作品討論

〈無痕視窗〉

周 我喜歡年輕作者將他們的生活寫入散文。本篇作品與傳統的散文不同，不留情也不會到縱情的狀態，作者想抓出當代人們的感情難以連結的特殊關係，描寫一種無縫接軌的情感關係，相當有新意，但我沒有很堅持。

林 這部作品的描寫有點像小說，作者寫得很鬆，但總覺得在閱讀時，心會走掉，雖然有反叛的感覺，但沒有東西拉住我的心。

鍾 作者描寫年輕人在網路上自在的情與慾，寫得毫無保留很勇敢。閱讀順暢，但因為情節很多，人物描寫並無太突出，作品有把角色若即若離剪不斷理還亂，以及不必要的拉扯寫得滿好看的。

〈假花與造物〉

林 這部作品是這次作品中，比較接近我心目中的散文寫作方式的作品。

周 這部作品的可讀性高，不過文章裡真假的觀念，我認為邏輯過

於簡單。假花與真偽這樣的題材蠻常被拿來書寫的，這樣的主題應該可以寫得更好的有點可惜這篇沒有打動我。

鍾 這部作品缺少周芬伶老師所提到的精、氣、神。最早閱讀的時候覺得題目很吸引人，題材也很好，但文字書寫中有很多不必要的詞彙，進入題材的方式不夠精彩滿可惜的。另外情節繞了很多圈，可能是為了想把情緒撐起來，但其實作者若真誠地貼近這件事來寫，就會變得非常好看，我覺得這篇有才華但缺乏歷練與剪裁。

〈香港遺事〉

林 作者用不同的色調，認真寫各面向與歷史的香港。整體而言，作品沉穩，寫作風格真誠不誇張，不加入批判，如同浮世繪般，道出香港真實的面貌。

周 本篇作品缺少剪裁也寫得不夠深入，前面過於平淡，可以裁去，且如果調動某些段落或文句，或許可以更好。

鍾 這篇作品讀起來很舒服，文字流暢度很高但寫作內容不太深入，應該可以寫更多飲食、信仰等書寫。另外也因為香港很近，我們對香港的理解，就在陌生與熟悉之間，所以我更好奇香港在作者眼中的樣子為何，因為這篇文章似乎籠罩在張愛玲底下，進一步說，如果在張愛玲底下的話，應該會有更深刻的東西在裡面。

〈倒退走在餘暉裡〉

周 本篇描寫父子關係，令人想到〈背影〉的寫作手法，不過有加入新的素材，裡頭情感含含蓄的美感，題目寫得很不錯。

鍾 描寫親情在時間裡的故事，主旨是親人會隨著時間變老，不過卻沒有辦法，只能接受並把握現在。本篇文章乾淨，題材簡單，對父親的描寫也不誇張、感情不張揚，但能看出作者的不忍心，坐飛機時餘暉撒進窗戶裡，時間往前走、飛機往前飛，但人一樣會老，結尾寫得滿好的，題目也下的很好。

林 本篇作品對於人生餘年的殘缺，詮釋得很好也很貼切。

兩票作品討論

〈撕掉兩頁金瑞瑤〉

鍾 這篇是一個女二的故事，寫年輕的時候女生和女生之間的鬥爭。主角現在已經中年，回想從前作為女二的對抗與想力爭上游的心境，以及不斷在不同的領域或是事件中「比對方先一步」的過程。原本不知道這篇故事與金瑞瑤有什麼關係，後來才發現轉折與高潮就在後面。

周 故事中金瑞瑤的出現太晚，鋪陳太長。這是一部回憶散文，後面某些部分不用寫進來作品也可以成立，結構上有些小瑕疵，但題材啊其他方面我覺得沒有問題。

林 小說使用到金瑞瑤這個元素，讓我勾起滿多生活經驗與回憶，這篇我可以支持。

〈美麗佳人土媽媽〉

周 這篇題材取勝，但故事不夠深入跟精彩，情節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加入疫情、異國的描寫沒有展現特殊性，但結尾很好。

鍾 這篇算旅遊散文，描繪了蠻多生活，在疫情下第二次去伊斯坦堡，聚焦在土媽媽身上，土媽媽的角色描繪有喜感蠻生動的。整體而言，閱讀性好，但就是不夠深入以及全面。這篇我可以放棄。

林 整體而言平平的，相較〈香港遺事〉沒有風物，也沒有景緻的描寫，都到伊斯坦堡了，卻只有人與人互動的描繪有些可惜。

三票作品討論

〈鰻屋留香〉

林 作者道出自己當日本料理學徒的學習過程，情節詳細，例如作者將鰻魚飯的做法寫出來。整體而言，這是一篇十分認真描寫的飲食文學，且蘊含日本文化，而且可以看得出是作者的親身經歷，滿別緻的。

周 飲食散文中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食客，一種是會煮的人，兩種寫作方式非常不一樣。這部作品內容很嚴謹、內容很滿，或許要

留點空間會更好，否則閱讀起來有種窒息感，少了流動感。就散文而言少了一點韻味。

鍾 作者將自己做鰻魚飯的經驗寫得鉅細靡遺，可以藉此獲得一些生活經驗，蠻有趣的。另外，我覺得這篇作者可能是素人，不太知道一些寫作的技巧，單純將經驗寫出來，但內容就會太多事件，且太過鉅細靡遺，閱讀的過程中會在想他應該有一個重點，是在哪裡呢？但他把每一件東西與事件都變得很重要，另外，若可以分段書寫，閱讀上會更好閱讀。是好看的一篇作品。

決審方式

討論結束後，對 5 篇作品進行投票，以積分方式票選，第一名 5 分、第二名 4 分、第三名 3 分、第四名 2 分、第五名 1 分。

-
- 〈倒退走在餘暉裡〉（林文義五分、周芬伶五分、鍾怡雯三分，共十三分）
 - 〈鰻屋留香〉（林文義三分、周芬伶三分、鍾怡雯四分，共十分）
 - 〈假花與造物〉（林文義二分、周芬伶一分、鍾怡雯一分，共四分）
 - 〈撕掉兩頁金瑞瑤〉（林文義四分、周芬伶四分、鍾怡雯五分，共十三分）
 - 〈無痕視窗〉（林文義一分、周芬伶二分、鍾怡雯二分，共五分）
-

評審結果

經討論，評審一致同意，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散文正獎從缺。〈倒退走在餘暉裡〉13 分、〈撕掉兩頁金瑞瑤〉13 分、〈鰻屋留香〉10 分、〈無痕視窗〉5 分、〈假花與造物〉4 分。〈倒退走在餘暉裡〉獲得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散文評審獎，〈撕掉兩頁金瑞瑤〉與〈鰻屋留香〉獲得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散文優等獎。

童

話

| 正獎 | 是誰？ — ire

| 評審獎 | 152 小偉 — 鄭丞鈞

| 優等獎 | 狗兒的命運 — 葉宇峰

| 優等獎 | 等待被吃掉的書 — 謝迺岱

童

話

童話 - 總評

很榮幸擔任 2024 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童話組複、決審評審委員，藉此得以重新思考童話創作的本質和價值，觸發我對童話創作更多元的想像與理解。

2024 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童話組」共收到 217 篇稿件，三位初審老師評選 36 篇入圍作品中只有一篇獲得兩票，其他 35 篇作品均為一票，由此已可看出此次參賽作品的表現平均而多元的風貌。在決審會議中，得知其他兩位老師和我有著同樣的感覺，這讓我想起平路老師針對創作曾經說過：「因為困難，才更有趣」的感觸。評審工作更是艱難，必須模擬進入不同的創作狀態，專注的思考和感受透過文字希望傳遞的故事意涵，以及對於文字運用的掌握和發揮。「童話」面向的是較年輕的讀者，文字的表現必須清楚簡潔，運用優美的語詞以增強故事的感染力和趣味性，一篇出色的童話作品應具有清晰的故事結構，不僅容易理解同時充滿奇幻與想像，在有限的篇幅所發展的故事情節，更要聚焦而不發散，將讀者帶入一個與現實世界不同的奇妙國度，在順暢愉悅的閱讀體驗中還能有所思考與領悟。

最終，在艱難又愉快的評審會議之後，我們達成共識做出決議。謝謝所有參賽者，也恭喜得獎者。

粘忘凡

ire

童話正獎

得獎者

ire，曾以《夜沉於星空下》獲得第六屆金車奇幻文學首獎，目前持續在處理同一奇幻世界觀之系列作品，希望能找出時間寫更多的故事。

得獎感言

交稿兩周後，我讀了 Naomi Novik 的《戰龍無畏》，這是一本英國軍官騎著飛龍打拿破崙戰爭的奇幻故事。讀到一半的時候，我赫然驚覺：完蛋了，我稿子裡寫錯了一個歷史知識！但因為稿子都經交出去了，事到如今也不能怎樣，我只能拿被子矇著頭，假裝沒事。

所以，得知獲獎時我十分驚訝，也很驚喜，真的很感謝評審老師的指證及厚愛，也在此想謝謝我身邊家人朋友們的支持。

正 獎

是誰？

ire

《小牧羊女》很滿意。

今天，是由那位長捲髮，帶著粗框眼鏡的女子負責修復她——對方輕輕刷過畫布的筆觸，既溫柔又謹慎，任何一幅畫都會為此感到心滿意足。

被平放在工作檯上，她感覺修復師透過放大鏡檢視自己。同一個空間裡還放置了不少其他畫作，靜候修復師的巧手微調——她平常待在三樓展廳，左側的夥伴是在鄉間緩緩踱步的牛群，總是發出「哞——哞——」的聲響。右側則是四處搗蛋的小天使們。小天使平時尖叫、打鬧，偶爾還唱唱聖歌。她喜歡這些鄰居，因此，必須被孤單地卸下、搬入修復室，她既不安又害怕。

特別是，她明顯聽見了——同在修復室裡的另一幅畫作，發出了低沉、壓抑的啜泣。

……為什麼哭？發生了什麼事情？

或許是另一名修復師請假，女修復師待在工作室的時間比平常還久。當女修復師終於收拾工具，關燈離開修復室，小牧羊女幾乎迫不及待地開口。

「哈囉？」先前聽見的啜泣讓她格外焦慮，「誰在那裡？」

她微弱、畏縮的探詢彷彿被周遭的寧靜吸收了——並不是每幅畫都願意開口，有些畫作捕捉了光影、遼闊的田野、鄉間小屋、壯麗的山河。另一些畫作捕捉了親密感、嫉妒、驚懼與惶恐。前者只保留下氣氛和景緻，後者則太過耽溺，未必能以「畫作」的角度看待自己。

「……噢哈囉！」一個相當快活、中氣十足的男性嗓音回了話，「妳是誰啊？」

「我在修復台上，」她滿懷希望地問，「你能看見我嗎？」

「《小牧羊女》？」男子開心地說，「看見了！但，妳看不見我，對吧？」

確實如此，小牧羊女側著臉，凝視著遠方山谷裡的羊兒。這也是為什麼被搬到修復室、離開熟悉的環境，會使她感到如此不安——有些畫作直視欣賞者，外界的一舉一動他們看得清清楚

楚。小牧羊女不是，她永遠靜靜凝視薄霧瀰漫的低谷，以及低頭吃草的羊群。

「你是誰？」小牧羊女好奇地詢問。

「哈哈，」男子朗聲大笑，「我乃《威靈頓公爵》是也！」

噢，小牧羊女有些不安地想，是肖像畫的一員。肖像畫有個問題——他們往往忘記自己是畫，不是本人。小牧羊女曾在運送途中，與《被流放到聖海倫娜島的拿破崙》打過照面，那傢伙沒完沒了地用法語叨念著反攻反攻，煩得一旁的《吶喊》受不了，只能放聲尖叫。

……不過《吶喊》本來就常常尖叫，說不定與拿破崙的嘮叨毫無關聯。

肖像畫們往往不滿足，總抱怨自己應該被畫得更好。紅光滿面的伯爵抱怨：唉，我臉好油。坐在精緻沙發上的小少爺大聲喊：我的鼻子才不是長這樣！《亨利八世》說：我敢說，我沒這麼胖。

不，你已經被畫瘦了，你該知足。

總而言之，小牧羊女不大喜歡跟肖像畫打交道。

但威靈頓公爵聽來相當友善，同時，也是唯一回應她的畫作，於是小牧羊女鼓起勇氣，再次問道，「公爵大人，您剛才有聽見……哭泣聲嗎？」

「哭泣聲？」公爵很驚訝，揚起的嗓音差點破了，「沒有哇、沒有！」

「四周還有哪些夥伴？」

「讓我看啊。」

肖像畫幾乎總是面對群眾，不少肖像畫甚至有盯著群眾看的興趣。畫家往往宣稱那是特殊畫技，才導致人們產生「無論走到哪，肖像畫都仍凝視自己」的錯覺——多麼自大的想法，這也要肖像畫自己願意才行啊！

「……一盤梨子。」

「什麼？」

「在我的正前方，是一盤梨子的靜物畫。」公爵似乎在東張西望，「不過，被擺在工作檯上，除了妳之外，還有一幅畫……廚子揪著野雁，正準備拔毛。」公爵氣勢十足地號令，「喂！廚子，能說句話嗎？」

「嘎、嘎啊——」

公爵大吃一驚，手足無措：「……呃？」

「嘎嘎、嘎！」

看不見畫外的動靜，小牧羊女只能憑藉聲響猜測，「難不成，畫面主角是野雁？廚子只露出了手部？」

「啊，原來如此！」公爵恍然大悟，「廚子沒被畫到臉！沒有嘴巴，他說不了話嘛。」

這公爵，神經是不是有點粗？

「我被放得離這梨子太近了，」公爵抱怨不休，「都是它，擋住了我的視線！」

真是沒用。小牧羊女決定親自出馬，她揚聲喊道，「不好意思，還有誰在嗎？」

「喂喂！」公爵立刻不滿地打斷她，「我說我離梨子太近，沒說不幫妳呀。我的左前方，唔，那幅是……海洋吧？英勇的水手們！」公爵暴喝一聲，嗓音差點又破了，「你們能聽見嗎？」

海耶，小牧羊女興奮地想。她總是凝視著山谷裡的羊兒，從沒見過海。側耳傾聽，她彷彿能感覺海浪刷過岸邊，衝擊在岩石上碎

成浪花的聲響。

「……暴風雨要來啦。」一個陌生的年邁嗓音說道，聽來十分疲憊，「相信我準沒錯，我風濕痛又犯了。」

「你已經整整痛了八個世紀啦。」另一個粗獷的聲音懶洋洋地答腔，「而且，暴風集結了那麼久，不可能過來的。」

「它一直不過來，我就一直痛啊。」

「你痛你的，別再抱怨啦。我聽八個世紀了，拜託停停吧。」

「英勇的水手們！」公爵打斷他們的對話，「想必是你們發出啜泣，對吧？風濕痛——」

他的話語引發水手們一陣反彈。

「胡說，誰哭了！」

「相信我，好水手從不哭泣，我八個世紀以來都沒哭過——」

「等等，我一直想糾正你：不可能是八個世紀！」老水手很不耐煩，「你我不可能是八個世紀前的作品。腳下這艘帆船，可是屬於大航海時代的！」

「哼！」粗獷的水手誇張地嗤了一聲。

老水手理直氣壯，「我可是聽導覽說的。」

「導覽搞不好在說隔壁的《滑鐵盧戰役》。」粗獷的水手反駁，「你背對著畫外，怎麼能確定？」

「你正對著觀賞者，都沒留意導覽嗎！」

「導覽難道是導給我聽的嗎？」

「咳咳！……咳嗯！」

公爵像罹患肺病那樣大聲清喉嚨、咳嗽，再用力清一次喉嚨，迫使兩名水手停下爭執，安靜下來。

「關於《滑鐵盧戰役》，」公爵得意洋洋地表示，「我可是專家呢。」

「你？」粗獷的水手不以為然，重複了一次，「你？」

「不錯，我。」公爵威風凜凜地說，「我乃《威靈頓公爵》，是滑鐵盧戰役的英雄！」

天啊。小牧羊女翻了個白眼。又來了一幅——搞不清楚自己不是本人，是畫作。

「可是你、」擁有粗獷嗓音的水手質疑，「你怎麼可能是滑鐵盧戰役的英雄？」

「你說什麼？」

「但英雄不是應該、呃 ——」

「應該怎麼樣？」公爵深受侮辱，「道歉！好大的膽子！你給我 ——」

「不、不，我只是不明白為什麼，你只被畫了臉？」

咦？

「英雄不都該是全身像？」粗獷的水手質疑，「像拿破崙那樣，騎在馬上再指向遠方？」

「不要在我面前提拿破崙！」公爵氣急敗壞，一時說不出話來，「你、你……」

小牧羊女眨眨眼，非常驚訝 —— 《威靈頓公爵》，原來是幅未完成的畫作？

「雖然，我的視野稍稍被靜物畫擋住，」粗獷的水手續道，

「但還是能看見，你除了臉部上了油彩，身體和背景都只有炭筆線稿 ——」

「不、不要再說了！」

公爵厲聲斥責，水手立刻收了話。修復室裡安靜極了，小牧羊女連大氣都不敢出一聲。

驀地，一聲壓抑的啜泣，從公爵的方向傳來。

是你，小牧羊女不可置信地想，原來是你。一開始否認聽見啜泣，後來又想推到水手身上，但其實，發出啜泣的 —— 是公爵自己。

「……但為什麼？」

小牧羊女的不解，水手們聽見了。

「什麼為什麼？」粗獷的水手反問，「他為什麼只被畫了一半？我怎麼知道 ——」

「不，」小牧羊女給自己打氣，將聲音放大了些。「我的意思是 —— 為什麼要因此哭泣？」

聽見小牧羊女這麼說，公爵的低泣轉成嚎啕大哭。嚇得小牧羊

女連忙澄清，「不，您誤會我的意思啦！」

「有沒有被畫完，又有什麼關係？」她扯開嗓子，試圖壓過公爵的哭聲，「並不會因此而貶低你的價值啊。」

小牧羊女雖小，畫齡卻很老，她見過太多未完成的畫作。有些畫作被畫家放棄，有些畫作被買家厭惡。世上千萬張畫作，每幅都有原因，背後都有故事。

公爵的哭聲小了些。看不見畫外的動靜，小牧羊女只能安慰自己，公爵聽進了她的話語。於是她鼓起勇氣，繼續說。

「你看我，永遠凝視著山谷的羊群，畫外的動靜只能靠聽覺猜測。」她輕聲說道，「你再看看，跟我一起放在工作檯上的畫，唯有待宰的野雁被畫出來，廚子卻只有手。」

「嘎、嘎啊！」野雁呱呱同意。

老實說，公爵有雙眼、有嘴、有張完整的臉，閒來無事還能觀察往來的人們，難道不好嗎？

畢竟這世上，並不存在十全十美。

「而且，你臉還挺帥的。」粗獷的水手插嘴，「不像我，臉上有個疣。」

「噢，是嗎？」公爵吸了吸鼻子，聽來振奮了些，「這好歹也是張公爵的臉，畫家總得努力畫帥一點……」

「我腳痛。」老水手打斷公爵，「你看過比這更惡意的畫家嗎？你只是沒被畫完，他卻畫我腳痛！」

「痛了整整八個世紀。」

「絕對不可能是八個世紀！但痛起來感覺像八個世紀。」

小牧羊女聽見公爵被逗笑了，她也忍不住笑出聲音。

「……抱歉啊，」粗獷的水手沉默了幾秒，「我不會說話，讓你聽了難受。」

「我沒有難受！」公爵帶著濃濃的鼻音，試圖重振威嚴——他確實聽來好多了。

大家都是畫，獨一無二，有著自己的優勢和缺陷。沒有人規定哪些畫，肯定比另一些更好。

我們存在——存在本身，即是價值。

隨著公爵的精神逐漸振作起來，小牧羊女的心情也為之好轉。

看不到畫外的她，只要周遭氣氛和諧，就格外安心。她聽著公爵和水手拌嘴，愉悅地想，若有人經過，靜下心來側耳傾聽，便會發現小小的修復室滿是真誠的笑語和歡快的談話。

這樣不是很好嗎？

夜深人靜，大畫、小畫，大人物、小人物——每一幅畫作都有說不完的故事，獨一無二。

註 | 《小牧羊女》The Little Goat Herder——1869 油畫
By Johann Georg MEYER, known as Meyer von Bremen

| 《威靈頓公爵》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1829 油畫
By Sir Thomas Lawrence

評〈是誰？〉ire

評審評語

這是一篇畫面感十足的故事，對白輕快活潑，將畫作修復室裡畫作們的「熱烈交談」寫得活靈活現。這是少見的創作題材，含金量高，見過故事裡畫作的讀者，視線和大腦也會湧現一波喧囂。畫作們在修復室相遇，有人在哭、有人在喊痛，待宰的野雁永遠不會死，卻也永遠在等死；只有臉沒有五官的公爵，其實只是草圖……畫作裡停滯的狀態，是畫裡角色永遠擺脫不了的宿命。他們相互吐嘈，也彼此安慰著，畫作的價值，其實也只是一種存在。

張友漁

鄭丞鈞

童話
評審獎

得獎者

臺中東勢人，臺東師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曾獲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國語日報牧笛獎等獎項。從小就喜歡看故事書，長大後開始學著如何寫故事，1996年童話作品第一次得獎後（第十屆臺灣省兒童文學創作獎），就創作至今。

得獎感言

要得獎很不容易，很感謝主辦單位的鼓勵及評審的厚愛，讓我有機會在這裡發聲。很喜歡寫兒童故事，也很希望小朋友能喜歡看我寫的故事，會一直持續創作下去，努力寫出自己及小朋友喜歡看的故事。

評審獎

152 小偉

鄭丞鈞

一早，小偉的阿嬤又到客廳的牆上，看她畫下的刻度。

小偉到阿嬤家時，阿嬤常會要他靠在牆上，用簽字筆畫下他的身高。

所以這面牆有好多小偉，只是身高都不同。

阿嬤從最下面的刻度，看到最上面的刻度，最後視線停留在 152 公分，也就是小偉最後被登記的身高，然後她稍稍皺了一下眉頭。

看完孫子由小到大的高度，阿嬤如往常那樣，拿起一杯茶，走到客廳外的陽臺，一邊乘著涼風，一邊觀看街上來往的人群。

住在二樓的阿嬤常以這樣方式打發日子。

阿嬤愜意的在陽臺喝茶，有身高刻度的那面牆卻不安份，因為十幾個刻度正在責怪 152 小偉：

「都是你讓阿嬤不開心，長那麼大的個兒，應該是最懂事的。」

「哪有？」152 小偉辯駁著：「我哪時讓她不开心了。」

「她剛剛就不開心，她最近常不开心，都是你害的，我之前就想講了。」

「可是我沒做什麼啊。」152 小偉喊冤。

其他刻度噁哩呱啦的指責著，但都被 152 小偉駁倒。

「我知道阿嬤不开心，可是我真的沒做讓她難過的事。」152 小偉不斷強調。

「那她為什麼一直看著你，最後還皺起眉頭。」

阿嬤這最後一瞥，讓 152 小偉無法辯駁。

「好嘛、好嘛，既然大家都怪我，那我離開就是了。」152 小偉無奈的說。

「怎麼可以說走就走，一點責任感都沒。」

「對呀、對呀！」

其他刻度繼續指責他，連只有 79 公分，才一歲半的小偉，也「咿咿呀呀」的念他。

「哼，連小娃娃都念我。」152 小偉說走就走，他狠心的讓自己脫離牆面，接著一個有半透明身軀，頭頂著一條黑色刻度，一旁還寫著 152 數字的小偉，在客廳裡現身了。

「大家再見——不，不見！」152 小偉輕飄飄的，很快的從一旁的窗戶飄出去。

152 小偉心有不甘，他先到公園找鴿子、麻雀訴苦。

以前小偉來找阿嬤時，阿嬤常帶他到公園散步、看鴿子。

「大家這樣指責你的確不對。」一隻有淺咖啡色斑紋的老鴿子說：「不過你也可以想想自己有沒有做錯。」

「我剛剛已經說了，我根本就沒做錯什麼。」152 小偉覺得那些咕咕叫的鴿子沒法理解他的心情，於是他飄進便利商店裡。

以前小偉來找阿嬤時，阿嬤都會帶他到便利商店買「冰冰」。

對不管哪個年紀的小偉來說，便利商店就像遊樂園一樣，總能帶給他很多的滿足和歡樂。

152 小偉一到店裡，就有一種熟悉的安全感，只可惜架上的貨

品保存期限都很新，年紀都很輕，152 小偉一個也不識，幸好熱狗機仍是舊的那臺。

熱狗機的滾筒滾啊滾的，像是會炫惑人的水晶球，152 小偉將自己的感受說給熱狗機聽。

熱狗機滾熟了好幾條熱狗，卻給不出一個好答案，只好拜託更沉靜內斂的茶葉蛋鍋。

「嘿，老鍋。」熱狗機熱情的呼喚他：「你想得出解決的辦法嗎？」

「嗯……」老鍋從他那鍋黑不見底的滷汁中發出深沉的聲響，給人一種深不可測的神祕感。

「我在便利商店閱人無數，也看你和阿嬤在店裡進出多年，想解決你的困擾，就是帶現在的小偉過來見我。」老鍋說。

「為什麼要帶他來見你？」152 小偉好奇的問：「這方式跟我又有什麼關係？」

「天機不可洩漏，你去做就是了。」老鍋似笑非笑的說：「就像這一鍋滷好的茶葉蛋，得先剝開蛋殼才能知道它的滋味呀。」

老鍋的解釋總讓人費疑猜。

「可是小偉住很遠。」152 小偉苦著臉說。

「想解決難題就要動手做，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

「萬一他不肯來，那該怎麼辦？他已經很久沒來找阿嬤了。」

「自己想辦法。」

接下來老鍋就不說話了，因為有客人在拿夾子夾茶葉蛋。

152 小偉不想過著無家可歸的飄零日子，他還是習慣黏在阿嬤

家二樓的那面牆，所以走出便利商店後，就直奔火車站。

152 小偉可以飄去小偉家，但那要三天三夜，有時風向不對，還會被吹往反方向，坐火車就省事多了，只要半天的時間就能到。152 小偉很熟悉這種交通方式——小時候是爸媽帶小偉坐火車來找阿嬤，大一點就自己坐火車來阿嬤家過暑假。

雖然旅客和站務員不會理睬他，但是 152 小偉還是規規矩矩的排隊進站，通過開門時，一隻藏身在下方暗處的老鼠，在他腳跟輕輕的咬了一口，當作是剪票。

來到車廂，一隻躲在列車長褲管下方的老鼠馬上現身，他為 152 小偉安排了一個角落的座位。

「你已經滿 150 公分，但又未滿 12 歲，所以可以購買孩童票。」老鼠列車長一本正經的對 152 小偉解釋。

火車「轟隆、轟隆」的前進，152 小偉不敢閉眼休息，到了小偉居住的城市，就趕緊下車。出站時，152 小偉腳跟又被藏在閘門暗處的老鼠咬了一口，當作是已查驗車票。

來到小偉家已經是傍晚，小偉還沒回來。

「要怎麼讓小偉去見老鍋呢？」152 小偉開始思索。

然後他想到，想讓小偉見老鍋，就必須先去見阿嬤，想讓小偉見阿嬤，就要讓他想起阿嬤。還有，小偉回到家，都是先看電視再吃飯、寫功課。

152 小偉於是去拜託客廳的電視機。

「噯，你是 152 公分的小偉。」電視機睜著惺忪睡眼說：「我還記得你的樣子，只是你現在淡了一些。」

「謝謝你的幫忙。」152 小偉沒時間和電視機多寒暄，他急著說：「記得喲，待會兒不管播放哪一臺，都要有阿嬤與孫子的畫面。」

「沒問題，不管是電影、新聞、卡通、綜藝節目或連續劇，我都可以插入你要的劇情，而且都是很動人的情節。」電視機掛保證。

果然半小時後回到家的小偉，才看電視不到五分鐘，就轉頭對著廚房裡忙的媽媽喊：「媽，我們是多久沒去看阿嬤了？」

「我二個禮拜前才去看過她。」

「那是妳。」小偉大呼：「那我呢？」

「要一年了吧！」媽媽說：「之前問你要不要去阿嬤家，你都說要補習、要練演講、要學琴、要上科學營、要找同學……」

「明天是星期六，我明天早上坐火車去找阿嬤，在那裡住一晚，星期日再回來。」說完，小偉就進臥室收拾行李。

「那你明天不用補習、練演講、學琴、上科學營、找同學嗎？」媽媽問。

「可以請假、延後。」小偉說：「老師說如果有重要的事，偶爾請假一次沒關係。」

第二天一早，152 小偉跟在小偉的後頭坐火車去阿嬤家，當然目的地不是阿嬤家，而是那家便利商店，只是從火車站要到便利商店，得先經過阿嬤家。

遠遠看到小偉背著包包過來，阿嬤就開心的在二樓陽臺大喊：「小偉，你來了，你來看阿嬤了！」

小偉三步併兩步的衝回阿嬤家，祖孫兩人一見面就嘰哩呱啦的說個不停，阿嬤還聊起一件趣事：

「有一次我看見你從樓下走過，我就在陽臺對著下面大喊——小偉，你怎麼沒來看阿嬤？」

「阿嬤，妳是不是看錯了。」小偉疑惑的說：「我怎麼不記得有這件事。」

「沒錯，是我看錯了。」阿嬤呵呵的笑著說：「那個男生長得跟你好像，他一臉困惑，還一邊轉頭看我，一邊趕緊跑開。」

152 小偉也不記得有這件事，他跟著祖孫倆捧腹大笑，笑得眼淚都蹦出來了。

然後阿嬤說到重點：「坐火車坐那麼久，有沒有很累？有沒有口渴？要不要去便利商店買冰冰？」

152 小偉一聽，眼睛都亮了。

「好！」小偉豪爽的回應。

「不過去買冰冰之前，我先記一下你的身高，快一年沒見，不知道你長多高了。」

阿嬤拿起簽字筆走到牆面，她先審視上頭的刻度，然後突然驚呼：「咦，我記得你之前是 152 公分，怎麼現在找不到了……」

趁阿嬤轉頭要小偉過來確認，152 小偉趕緊向前一躍，立即不著痕跡的貼合在牆上，而且還和其他刻度工整對齊，完美無缺的呈現在牆面。

「你回來了。」

「有回來就好。」

「少了你還真不習慣。」

其他刻度紛紛表示歡迎。

「現在別說話。」152 小偉要大家安靜，因為小偉已經靠過來，他年少活潑，視力又好，可不像阿嬤那樣老眼昏花，容易矇騙。

「還在呀！」小偉指著牆上的 152 小偉說。

「對耶，有耶，我看錯了。」老嬤說：「來，你靠在牆上，讓阿嬤看看你現在多高。」

阿嬤伸長手臂，小心翼翼的拿著筆在小偉的頭頂畫了一橫，接著對照一旁的身高尺說：「哇，你有 156 了，不到一年就長了 4 公分，真棒！」

喜孜孜的阿嬤接著就帶小偉下樓去買飲料和冰品，留下新的刻度與其他刻度在一起。

「大家好。」156 小偉跟大家問好：「第一次見面，請多指教。」

「我……」152 小偉突然出聲，他想跟著去便利商店，然後又醒悟似的想到自己不用前去，因為他已經知道老鍋的用意，他的困擾已經解決了。

「請問有什麼事嗎？」156 小偉客客氣氣的問他。

「沒什麼。」152 小偉倚老賣老的說：「我只是想跟你說，不要讓阿嬤不开心。」

「不會的，我不會讓阿嬤不開心的。」156 小偉連忙說。

「我只是先提醒你。」152 小偉慢條斯理的說：「你長那麼大的個兒，應該是最懂事的，千萬不要讓阿嬤不开心。」

「那能不能跟我說，要如何才能讓阿嬤開心？」156 小偉誠心誠意的發問。

「很簡單，」152 小偉說：「要讓阿嬤開心，最重要的就是隨時

要想起——」

「想起什麼？」156 小偉急著問：「你怎麼不說了？」

「嗯，天機不可洩漏。」152 小偉說：「想知道答案得自己去觀察，因為靠人人倒，靠山山倒，如果你有心應該就想得到……」

然後 152 小偉就不開口了，他露著神祕笑容，既內斂又深沉，簡直和老鍋一模一樣。

評〈152 小偉〉鄭丞鈞

評審評語

幫小朋友靠牆量身高、劃上一條條往上生長的「身高線」，是許多親子的共同回憶。本篇以此為發想，鋪展成一篇描述祖孫親情的可愛童話。開場即有趣：阿嬤的思念凝視引發了牆上身高線的誤解，逼使 152「離家出走」，又轉而促成了孫子阿偉的返鄉探親之旅。其中 152 坐火車，小老鼠剪票一段，虛實並陳，滿溢童話的趣味。收尾出現新的身高線 156，則帶來成長記憶中「接棒」的傳承意味。故事鋪展有序且有情，架構完整，是這一次參賽作品中「完成度」最高的佳作。

林世仁

葉宇峰

童話 優等獎

得獎者

喜歡說故事的人。曾獲得鍾肇政文學獎、
桃城文學獎與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已
出版少兒小說《迷鳥》。

得獎感言

這是我非常喜歡的故事，感謝評審讓它得以出線，讓更多人看見。也期盼能讓閱讀這個故事的孩子，不再侷限於現下的框架裡。思考更多屬於自己的發展可能。

優等獎

狗兒的命運

葉宇峰

城鎮外，一處廢棄的小屋裡，狗媽媽蘭看著出生不久的三隻小狗，她對著白色蓬蓬毛的老大說：「你就叫棉花糖吧。」她想起棉花糖黏滿整張臉，伸長舌頭也舔不乾淨。那時，男孩笑得好開心。

棉花糖問：「媽咪，你喜歡我嗎？」

「當然喜歡啊。」接著她對一身黑毛的老二說：「你的名字是巧克力哦。」她曾在男孩的嘴角嘗過巧克力。

巧克力說：「媽咪對著巧克力笑，也是喜歡我嗎？」

「喜歡呀，你們都是我的寶貝。」

「媽咪我也好愛你。」巧克力比哥哥還會撒嬌。

蘭轉頭看著最小的那隻，她吸沒幾口奶就睡著了。她對著拼命吃奶的棉花糖與巧克力說：「等一下妹妹睡醒，要讓她先喝奶喔。」

她輕輕將老三叼到身旁，在她耳邊小聲說：「你就叫小不點吧。」

沒多久，小狗都沉沉睡去。她也想睡了。忽然，她睜開眼睛站起來。原來是威力與阿傻來了。

「你變遲鈍了，我都靠這麼近才發現。」威力說。

「原來是小偷兄弟啊。」蘭慢慢趴下。

威力很不開心地說：「我們才不是小偷！人類才是騙子！」他嘆口氣接著說：「你有聽說嗎？捕狗人到處找我們麻煩。他對小狗

特別壞。」

蘭搖搖頭說：「沒有人看到小狗會討厭的。」

威力不以為然。

「那你的男孩為什麼拋棄你？」

「我的男孩才沒有拋棄我！」蘭大聲說話嚇到三隻小狗，她趕緊輕聲說：「沒事的寶貝，繼續睡喔。」

她狠狠瞪威力一眼。

阿傻突然說話：「他們長大後，也會和我們一樣嗎？」

威力伸長舌頭，打了一個好大的哈欠。

「你沒頭沒腦的在說什麼啦。」

「就是變得髒兮兮的，到處都找不到東西吃。」阿傻表情非常認真。

「誰叫你們不愛洗澡。人類喜歡乾淨有教養的狗。」蘭不這麼認為。

威力哼了一聲。

「對啦對啦。我們這種又老又髒的狗，只能趁人類不注意『偷』東西來吃。」那個「偷」字，威力說得特別用力。

阿傻忽然問蘭：「你打算帶著孩子們流浪，向人類乞討嗎？」

蘭搖搖頭說：「說乞討好難聽哦。」她隨即想起為了討人類歡心，做出起立、坐下、握手的各種動作。用兩腳站立走路，還能得到肉乾作為獎勵。蘭告訴自己，這些事她也曾為男孩做過，沒什麼大不了的。

阿傻盯著蘭說：「要不要趁他們可愛，送到人類家裡？」

其實，蘭也在考慮這件事。一向痛恨人類的威力，竟然也表示贊同。

孩子們早醒來了，棉花糖與巧克力同時哭喊：「媽咪我不要離開你啦。」反倒是小不點安安靜靜，似乎在想什麼事。

「小不點你在想什麼？」

小不點反問媽媽：「我們狗兒為什麼要去人類家裡？」

「因為可以遇見寵愛我們的人。」蘭想起男孩。

小不點仍然迷惑。

「人類會永遠寵愛狗兒嗎？會不會有一天不要狗兒了呢？」

蘭溫柔舔拭小不點。

「就算這樣，那也是我們狗兒的命運啊！」

「命運？媽咪那是什麼？」

蘭欲言又止。這時，附近有狗兒大喊：「壞蛋出現了，大家快逃！」

狗媽媽慌了。只想到要把孩子圍在身軀裡。

「阿傻你留在這邊保護孩子。我跑得最快。看我的！」威力衝出去，試圖將捕狗人帶往相反的方向，好幾次差點被捕狗網抓到。

看到驚險的畫面，蘭很害怕。這次有威力幫忙，下次呢？她下定決心，要替孩子們找到好人家送養。

她每日進城。幾個星期過去，她心中有了幾個人選。蘭並不知道，小不點有時會偷偷跟著進城，還交到朋友。

小不點常常對著雜貨店屋簷下的鐵籠說話。那個籠裡關著一隻金絲雀。但是那隻鳥都只是看著天空，從不回話。有一天，小不點話特別多，嘰嘰喳喳說不停。

「你好吵喔！」金絲雀終於說話了。

小不點很開心。她安靜地看著金絲雀。一段時間後，金絲雀覺

得奇怪，「喂！你怎麼不說話了？」

這時小不點才說：「你不是嫌我吵嗎？還有，我的名字不是喂，是小不點喔。」

金絲雀搔搔頭。

「真是奇怪的孩子。對了，你可以叫我霏霏。」

小不點問了埋在心裡很久的問題：「霏霏，你為什麼一直看著天空啊？」

「我在想飛在天空時的事。」

「被老鷹追趕的事嗎？」小不點曾聽雜貨店主人說過，霏霏是讓老鷹追趕而受傷的。

霏霏安靜了許久，才搖頭說不是。

小不點羨慕地說：「我也好想飛喔。」

霏霏笑得好開心，她說：「飛在空中感覺真好。」

「遇到老鷹也沒關係嗎？」小不點就是愛追根究柢。

霏霏毫不猶豫回答：「對！因為那是我們鳥兒的命運。」

又是命運！小不點很迷惑。

「命運是什麼？」

霏霏搔搔頭說：「我想看看。」

小不點眼睛睜得好大好大。霏霏又笑了。

「你知道狗兒可以幫助人類管理羊群嗎？一隻牧羊犬可以帶好幾百隻羊去外面吃草，再帶著他們回家。」

霏霏接著說：「狗兒可以幫助看不見的人，帶著他們走路。」

小不點問：「為什麼都和人類有關？有沒有狗兒自己要做的事呢？」

霏霏想了很久搖搖頭說：「這個要你自己去尋找了。」

這個回答讓小不點悶悶不樂。

幾天後，蘭宣布要帶棉花糖出門。小不點知道，哥哥要去人類家裡了。她遠遠跟著他們，看到哥哥跳進人類懷裡，看到媽媽毫不猶豫離開。小不點看到媽媽流下眼淚，她也跟著哭了。

過了幾天，輪到巧克力哥哥跟媽媽出門，小不點決定留在家裡。但是，她沒有遵守與媽媽的約定，擅自離開狗窩。她躺在草原看天空，沒注意到捕狗人悄悄從後面靠近，一下子就被抓進網子裡。

那個人拎著她往河邊走。小不點問了很多問題，卻發現抓她的人聽不懂她的話。小不點感到疑惑。狗兒聽得懂人的話，人為什麼聽不懂狗兒的話？這樣人跟狗兒如何能成為家人？

捕狗人邊走邊吹口哨，阿傻突然從附近的草叢竄出，朝他大腿撲咬過去。捕狗人揮舞棍子，作勢要將小不點扔進河裡。這時天空傳來尖銳的叫聲。

「小不點！我來救你了！」原來是金絲雀霏霏。她啄向捕狗人的臉，嚇得他鬆開小不點，用手保護眼睛。

威力立刻叼起小不點拼命逃跑。在霏霏幫助下，他們終於擺脫捕狗人的追捕。

小不點腦中一片空白。傍晚，媽媽回家，她看見媽媽才感到害怕而哭出來。她低頭認錯。

「媽咪對不起。」

沒想到媽媽沒有責怪她。

「你有什麼錯？錯的是想傷害你的人。」

小不點看見媽媽的笑容，放心地撲進懷裡撒嬌。她看到一旁的霏霏，覺得很不好意思。她紅著臉問：「霏霏你是怎麼逃出來的？」

霏霏從樹枝飛到威力的頭頂停下。

「我趁鐵籠打開放食物時，飛出來的。」

威力動都不敢動。蘭舔拭小不點的眼淚。

「巧克力哥哥也喜歡他的新家。媽媽幫你安排了花店的阿姨，要去看看嗎？」

小不點搖搖頭。

狗媽媽又說：「那開書店的叔叔呢？」

小不點還是搖頭。

「那你想跟媽媽在一起嗎？」

小不點這次先點頭再搖頭。她鼓起勇氣說：「媽咪，我想去找能讓狗兒不再害怕，又能吃飽的地方。」

大狗們面面相覷。威力說：「我們早就沒有棲地可以回去了。」

媽媽問小不點：「如果你歷經千辛萬苦，卻都找不到你想要的地方呢？」

小不點毫不猶豫回答：「那就到下一個地方。」她看了看媽媽繼續說：「我想找沒有人類，也能幸福的地方。」

蘭舔拭小不點，她溫柔地說：「雖然你今天遇到壞人，但也是有很多人。」

小不點猛搖頭。

「我不是討厭人類。我想知道狗兒的命運，除了人類還有什麼。」

蘭看著小不點，好久都說不出話。

她過了幾天才接受小不點的決定。蘭開始教導她如何在城市找尋食物，也讓她跟著威力兄弟學習，如何在城外生存。

當小不點終於要離家那天，媽媽帶著她來到一處房屋前。

「這裡曾是媽媽的家。」

小不點非常驚訝地說：「是那個男孩嗎？那你為什麼不進去找他？」

蘭搖搖頭。

「他早就不在這裡了。」她將視線放回到小不點身上。

「我永遠記得，那時男孩哭著說，『對不起。我不會跟你說再見的。希望你能找到愛你的人。』」

蘭摸摸小不點的頭繼續說：「所以媽媽也不跟你說再見。」

一開始，小不點走一小段路就回頭好幾次。直到她確定不會忘記媽媽的長相，才邁開腳步，走向未知的前途。

評〈狗兒的命運〉葉宇峰

評審評語

這是一篇以「命運」為主題的童話，藉由被棄養的狗媽媽生下的三個幼崽，來探討野狗的命運。其中老大、老二皆由狗媽媽送返人類社會，以避免被獵捕的噩運。老三小不點則不願順服，夢想著尋找「沒有人類，仍然可以幸福的地方。」限於篇幅，故事未能展開實踐之旅而只成為「追尋的前奏曲」，彷彿長篇故事中的第一章。然而，全篇主題是此次徵文中最嚴正的，兼以敘述誠心，收尾有情，仍被評審一致選為優等，以示鼓勵。期待作者在未來的創作上繼續踏出「向前的一步」。

林世仁

謝迺岱

童話 優等獎

得獎者

曾擔任我國駐泰國代表處組長及科技公司特別助理、經理、協理等職務，負責辦理國際會展之展場規劃服務，以及培育國內新創產業成長、協助募集資金與帶領廠商赴國外開拓國際市場等業務。寫作資歷包含警察廣播電臺短劇、刊在國內媒體之散文與童話故事，及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出版之「我的家在澎湖灣－篤行十村的故事」等創作。

得獎感言

每次把腦袋中天馬行空的影像創作成一篇文章，就會有一股滿足感，無關乎內容的好壞，純粹就是完成一件事的愉悅感。這種感覺，多年來陪伴著我，不論是在工作忙碌理不出頭緒、或是看著小朋友聚精會神閱讀我寫的故事時，它不僅可以是平衡情緒的出口，也可以昇華為愛心關懷的愉悅。

非常幸運能夠得獎，感謝評審們的青睞和指導。幻想的空間不會停止，創作也沒有極限，這一個獎會是我繼續創作、把彩色幻想變成文字，和大家分享的动力。

優等獎

等待被吃掉的書

謝迺岱

「不可能啊！」滿頭大汗的老山羊又仔細的檢查一次，書架上的書確實減少了。

電腦上沒有借書登記，監視器也看不出問題，但書卻連續五天的減少，當了幾十年的管理員，圖書館裡從來沒發生過這種事情。老山羊覺得非常無奈，把這件事情告訴貓頭鷹館長。

貓頭鷹聽了認為事態嚴重，馬上找來尋找失物的專家金眼睛，請他幫忙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問題，以免書本全部消失。

金眼睛是很精明的狐狸，喜歡帶超寬的金邊眼鏡，眼睛看起來金金亮亮的，因此大家都稱他為金眼睛。他最厲害的地方是能從最細微的線索中找出方向，用大家想不到的方法破案。他曾幫助很多博物館找回遺失的物品，所以有人遺失了重要的東西，都會請他幫忙尋找。他的夥伴是一個把全身染成綠色的老鼠，他說這樣看起來很酷；不僅如此，綠鼠也非常聰明，常想出一些好點子讓金眼睛破解疑雲。

「確定電腦沒有故障嗎？」金眼睛問。

「找人來檢查過，都沒問題。」老山羊回答。

「館裡面有沒有老鼠？老鼠餓了也許會吃書。」金眼睛問，眼睛瞄了一下他的夥伴綠鼠。

「偶爾會看見幾隻，但短時間消失那麼多書，就算幾百隻老鼠也吃不完吧？」老山羊沒好氣的回答，心想這是哪門子問題，他確定是尋找失物的專家嗎？

「呵呵！我開玩笑的，老鼠不見得會吃書，但說不定可以從他們身上找到答案。」金眼睛的話很有深意，他接著說：「我要看一下這幾天的監視器紀錄。」

「都準備好了，請跟我來。」老山羊帶著金眼睛和綠鼠走到監控中心，端了兩杯咖啡給他們，讓他們慢慢檢查。

金眼睛和綠鼠看了一天一夜後，向貓頭鷹和老山羊回報：「我們看了十天的紀錄，總共有三百五十位讀者來看書，其中有八位帶寵物，五位帶填充玩具，他們都沒有嫌疑；有一位讀者連續三天在同一個地方畫炭筆素描，桌上弄得髒兮兮的；另有六隻蜜蜂和兩隻甲蟲誤闖進來。晚上共出現十七隻老鼠，可是他們都沒有吃書，書不見了跟他們無關。」

「可是昨天又少了很多書，到底哪裡出問題了呢？」貓頭鷹問。

「監視器上沒發現問題，但書還是繼續消失，表示有監視器看不見的東西讓書消失了！」金眼睛看著貓頭鷹說。

「什…什麼？你說有看不見的東西？」老山羊嚇壞了，他常常樓上樓下的巡邏，想到有看不見的東西，渾身打了一個哆嗦。

「不用緊張，應該不是什麼恐怖的東西。」金眼睛平靜的說：「雖然監視器看不到什麼，但有幾次書本消失時，旁邊剛好有老鼠經過，所以我特別注意老鼠的反應。我說過，有時可以從老鼠身上找到答案，我還真的發現了一些線索。」

「什麼線索？」貓頭鷹問。

「老鼠本來是沿著牆角走，但在書本消失的同時，他們卻忽然向書架跑去，似乎有什麼東西吸引他們，而這時常會有書掉下來，好像這個東西不喜歡老鼠，書還沒抓緊就急忙跑開。」金眼睛說。

「能看清楚是什麼東西嗎？」貓頭鷹追問。

「我沒看清楚，但老鼠看到了，所以我們要去詢問一下老鼠。」金眼睛說。

貓頭鷹和老山羊聽了，點點頭離開，讓他們繼續查案。

晚上到了，圖書館一如往常，主燈熄滅了，只留下走廊和閱覽室微弱的黃燈。透過監視器，書籍陳列間裡一片黑暗，看不出有什麼動靜。

不過今天的情況有點不一樣，老鼠特別多，不僅平常看到的十七隻全出現了，還多了幾乎兩倍的數量，遊走在陳列室各區角落。綠鼠站在陳列室的中間，四處張望，不時和各個角落跑來的老鼠交頭接耳。

忽然，一隻老鼠匆匆跑來，和綠鼠碰了一下鼻子後，立刻一起離開，從監視器上看到他們向童書親子區跑去。很快的，散布在各處的老鼠也向相同地方集中。

金眼睛在監控中心看到這個情形，快步跑去跟他們會合。

童書親子區外很快就聚集了幾十隻老鼠，綠鼠算算差不多到齊了，一聲令下，所有老鼠衝向同一個地方。此時綠鼠一馬當先，爬上書架，比了一個手勢，所有老鼠同時往綠鼠的方向撒出綠色粉末。一個綠色形體出現了，他受到驚嚇，急忙逃走，嘴裡的書掉到地上，所有的老鼠在後面追趕。綠色形體逃進地下室，在許久沒有使用的

倉庫內消失了。

這時金眼睛也趕到，他追蹤綠色形體逃跑的路線，發現他身上掉下來的綠粉到了倉庫中的一個鐵門外就消失了，判斷這個形體應該是躲進了鐵門內。

「請大家看緊鐵門，別讓他跑了。」金眼睛說。

「他如果跑出來，我們應該看得到，綠粉會黏在他身上三天，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抓到他。」綠鼠說。

「這個灑粉的方法還不錯，你是怎麼想出來的？」金眼睛問。

「我問過其他老鼠，在書本消失的地方會發出一股堅果的味道，老鼠最喜歡吃堅果，聞到味道就會往那裡跑，所以我就利用這一個特性，在堅果味道出現的時候，讓老鼠往那個方向灑粉。」綠鼠回答。

「那我們就稱他為堅果綠怪吧！你又為什麼要爬到書架上呢？」金眼睛對綠鼠的做法很好奇。

「我懷疑他可能是透明的，所以仔細的看監視錄影，終於發現他的影像。那時他身上沾到素描炭筆的灰，輪廓顯現出來，證實了我的想法，也讓我想到了用色粉灑到他身上的辦法。因為他是透明的，為了讓大家能把色粉丟到正確的方向，我就爬到他身後，讓大家把我當目標，自然妖怪就現行了，當然我也不會沾到色粉。」綠鼠說出秘訣。

「聰明，聰明。」金眼睛稱讚綠鼠一番，然後想了想說：「其實，我覺得這個堅果綠怪不像是壞妖怪，他看見我們就跑，沒有想要攻擊我們的意思，我覺得可以先和他溝通一下。」

「我也是這麼想，順便問問那些消失的書是不是被他吃掉了。」綠鼠才剛說完，鐵門突然嘎的一聲打開，堅果綠怪衝出來，跳過堵在門外的老鼠頭上，向陳列室跑去。

鼠群驚愕了一下，立刻回神轉身追上去，這下看得很清楚了，六隻長長的腳，頂著一個像核桃一樣的身體，兩個細細的眼睛，長在大大的嘴巴上面，雖然臉上都是皺紋，但看得出來不是一個凶狠危險的妖怪。

堅果綠怪雖然跑得快，但他身上發散出的濃濃堅果味，緊緊的吸引著老鼠，很快就被他們追上，被逼到了一個角落。妖怪動不了了，老鼠們一擁而上，緊咬住他的身體，這時金眼睛和綠鼠也趕到了。

「不要擋我，我要吃書！」堅果綠怪發出淒厲的叫聲，尖銳的聲音震碎了圖書館的玻璃，也震開了咬住他的老鼠嘴巴，老鼠紛紛從他身上掉下來。

「請不要叫了，有什麼事情可以商量，我們不會傷害你的。」金眼睛遮住耳朵，大聲的說。

堅果綠怪聽了金眼睛的話，停止叫聲，轉過頭來看著金眼睛。

「拿書來給我吃，我就不叫！」堅果綠怪大聲的說。

「圖書館的書都快被你吃光了，如果你告訴我們為什麼要吃書，我們可以幫你拿更多的書來。」金眼睛輕聲的說，他不想刺激堅果綠怪。

「不要騙我，有一本書我還沒有吃到，快拿來給我吃！」堅果綠怪張大嘴巴又要開始叫了。

「慢一點！慢一點！你說的是哪一本書？」金眼睛馬上制止他叫。

「有一本空白的書，一百年前魔法師把我的靈魂放在裡面，叫我去世界各地找不同的妖怪，一百年後回來吃掉這本書，把靈魂拿回來，我才能夠自由。這一百年來，我受到魔法的控制，非常痛苦，現在一百年到了，我一定要吃掉那本書，否則靈魂會永遠被關在書裡面，我也永遠沒辦法獲得自由。」堅果綠怪說。

「這個圖書館成立也沒有一百年，你怎麼會認為那本書在這裡呢？」金眼睛質疑的說。

「我的靈魂在呼喚我，我也聞得到他的味道，就在這個圖書館裡面，可是我找不到他。」堅果綠怪說。

「好吧！請給我一天的時間，我幫你找書。」金眼睛看堅果綠怪說得這麼堅定，心想要是不幫他把書找出來，恐怕圖書館的所有藏書難逃被他吃光的命運，只好先答應幫他找書。

「如果你明天拿不出來，我就要繼續吃書。」堅果綠怪說完，轉頭躲回地下倉庫中。

第二天一早，金眼睛把這件事告訴貓頭鷹，貓頭鷹聽了，陷入一陣沉思，過了一會，抬起頭來，目光定在他的辦公桌上。

「十五年前我剛接下館長職務時，曾聽前任館長說過這一個故事，沒想到竟然是真的！」貓頭鷹說：「我辦公桌下有一個隱藏的抽屜，裡面有幾本圖書館收藏的最奇怪的書，其中一本封面寫著『世界妖怪搜奇錄』，但整本書除了這個標題外，裡面一個字都沒有，也沒有任何圖案。我查了登記目錄，記載說那是一本『一百年後必須被吃掉才能完成的書』，當時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現在懂了，

那大概就是堅果綠怪在找的書吧！我們來看看。」

貓頭鷹說完，從口袋拿出鑰匙，走向辦公桌。金眼睛跟著靠近看了一下，這張桌子製作精美，但看起來至少也有百年的歷史了。百年來，這張書桌或許搬過很多地方，但這本書一直沒有離開過這張桌子。堅果綠怪所說的事情，跟館長聽到的一樣，現在就等貓頭鷹和金眼睛去證實這個百年的故事了。

貓頭鷹走到桌前，蹲下身子，費了一番功夫打開抽屜，翻出一本沒有字的書說：「既然目錄都這樣寫了，我們就拿去給他吃吧，或許可以拯救其他的書！」貓頭鷹說。

金眼睛和貓頭鷹把書帶到地下倉庫，還沒走到門口，堅果綠怪就從門縫中探出頭來，大概是聞到味道了，沒等他們走近，便衝到他們眼前。

「是這本書嗎？」金眼睛怕妖怪性情不穩定，一手擋著貓頭鷹保護他，另一隻手拿出這本書，在堅果綠怪眼前晃了一下。

堅果綠怪一看到這本書，立刻從金眼睛手上搶走，大口一張把書吃掉，轉身躲回鐵門內，接著門內發出碰撞聲和尖銳的叫聲。幾分鐘後，叫聲停了，金眼睛走上前，把耳朵靠在鐵門上聽了一下，確定沒有聲響，輕輕轉動門把，推開鐵門，打開燈，和貓頭鷹一起走進倉庫。

鐵門內沒有堅果綠怪的蹤影，但地上堆滿了圖書館遺失的書，放在最前面的正是那本標題為「世界妖怪搜奇錄」的書，堅果綠怪的圖案出現在封面上。

貓頭鷹撿起書，翻了一下，發現原本空白的書已經寫滿了文字。

翻回目錄，看見的是一個個妖怪的名字，這是一本描述世界各地妖怪的書。沒有作者的名字，只在書尾有一個長相奇特的老人畫像，下面寫了一行字「我的心願，獻給百年以後的妖怪」。

堅果綠怪花了一百年的時間記錄世界各地的妖怪，在他吃掉這本等待了他一百年的書時，他腦袋裡所有的故事瞬間灌進空白的書頁，這本書也就完成了。堅果綠怪終於換回他的靈魂，重獲自由，回到妖怪世界。而魔法師，可能就是書後面的那個畫像的主人，借用堅果綠怪的身體，替他完成了心願。

這本一百年才完成的書，對妖怪世界有最詳盡的描述，貓頭鷹館長決定多印幾本，放在書架上，相信它會成為借閱率很高的書。

評〈等待被吃掉的書〉謝迺岱

評審評語

故事一開始就吸引讀者，圖書館裡的書不斷的減少，館長找來專家想辦法。追兇的過程還滿有趣的。故事的概念是成功的，魔法師將一隻妖怪的靈魂囚禁在一本只有書名、內頁卻一片空白的書裡，逼著妖怪去尋找世界各地的妖怪，一百年後吃掉這本空白的書，就能要回自己的靈魂。妖怪無差別的在圖書館吃書，最後終於吞下空白的書，魔法便自動將妖怪拜訪過的所有的妖怪印在書上，成就一本《世界妖怪搜奇錄》。童話故事裡的魔法師，永遠可以完成這類困難的事。

張友漁

童話 - 決審會議

會議時間：113 年 9 月 25 日（三）10:00-12:00

會議地點：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4 樓會議室

決審委員：林世仁、粘忘凡、張友漁（依姓氏筆畫排序）

會議主席：粘忘凡（由評審委員互推）

列席人員：《聯合文學》雜誌事業群 專案部總監 邱美穎

《聯合文學》雜誌事業群 羅翊禎

《聯合文學》雜誌事業群 張慈育

會議紀錄：張逢恩

執行單位報告

2024 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童話組，總共收到 234 件作品，經過謝鴻文、孫心瑜、李儀婷三位委員完成初審，共計 33 件作品進入複決審。經過複選程序後綜合各位委員意見，共計 12 件進入決審。決審會議中將決定出一位正獎、一位評審獎及兩位優等獎得獎者。三位評審共推粘忘凡老師為此次會議的主持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察以及各篇意見。

總體觀察

張友漁委員（以下簡稱張）：

張 我這次的評審重點，在於作品的趣味性，以及題材的新穎程度，這次文學獎將從缺點做刪去法，因為這次入選的作品沒有太突出的作品。

林世仁委員（以下簡稱林）：

林 我平常在評閱童話的標準是文學性與趣味性。這次讓我覺得亮眼的作品較少，因此我會特別注意作品的主題是否吸引我、結構是否完整、作品的敘述有無違反自己的設定、結尾是否突然出現說教段落，以及是否在閱讀過程中出戲，即使如此與友漁老師選出的作品也還是不一樣，可見此次作品的多元。

粘忘凡委員（以下簡稱粘）：

粘 我發現此次入選的作品中，能讓我感到題材新穎、文學性高、故事又有趣的作品相對比較少，因此，我以文章中的錯別字、標點符號，以及故事邏輯等錯誤比較少的，作為基本的遴選標準。我覺得檢查並確認自己作品中的錯別字、標點符號，以及所設定的故事邏輯有沒有前後矛盾的地方，是一個參賽者應具

備最基本的態度。其次，我會特別關注作品敘事的流暢性。進入複、決審的作品之中，雖喜見題材與主題特殊的優秀作品，卻因明顯的錯別字和標點符號錯誤使用，甚至還出現敘述與邏輯和故事開始的設定不一致的謬誤，讓前後文無法連貫而有出戲的困惑感，略感可惜與遺憾，創作者必須更專注於自己所建構的故事前後所設定的邏輯一致性的梳理。

對於各入選作品討論

〈地球上最後一個朋友〉

林 我覺得這篇作品的敘事舒緩有致，敘述機器人與人類間的情誼，情節順暢地往前推進。不過故事少一點驚喜，結尾也十分可惜，後面描述太陽風要爆炸，如果太過強烈，這兩個機器人可能就會永遠沉睡，這是非常強的情節重點，但是作者沒有抓住，反而帶出很弱的結尾。總體而言，這是一篇敘述完整，但少了驚喜，沒有抓住其中的張力的作品，我並沒有很堅持。擬真的書寫可以寫得更細緻。

張 我認為這篇作品埋藏許多伏筆，不過並沒有將其梳理整齊。作者描寫米米是機器人，但是又很像人，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容易攪混。機器人的睡與吃、沒有體溫等等日常，機器人努力假裝是人，但是沒有體溫、要吃東西、要睡覺，這些伏筆要做細緻處理，例如小過要摸他的手，他要抽回來，怕被發現沒有體溫……等等。

總之，故事的邏輯關係應該多加梳理。

粘 這篇故事最後才揭露米米是機器人，老爺爺是機器人設計師，當年因為年輕的夫妻失去自己的孩子，請他製作有著孩子記憶的機器人，以這種方式把前面的懸疑做了說明與交代。不過，我認為這篇情節混亂，一些設定情節的安排，太過於可以預測，而沒有驚喜感。另外例如「我媽媽說，我有一天也可以坐大鯨魚去火星基地，只要我夠聽話，當一個好小孩」這樣的描述，我認為過於強調孩子應該迎合父母的期待，情節安排落入教養的迷思與框架。

〈是誰？〉

林 這篇題材滿吸引是我的，因為以畫作為題材的作品並不常見，以畫來對話很有趣。懸念處理得很好，不過缺點是畫作並非小朋友熟悉的，但動手查找或許也是一種閱讀上的趣味點。除此之外，結尾出現說教有點可惜，而題目也可以稍微改進。另外，有一個知識上的錯誤，中間段落的《特拉法加海戰》應改為《滑鐵盧戰役》，這場戰役才是威靈頓公爵參與的。整體作品敘述非常好也很有趣，有帶領讀者進入畫面。

張 這是一篇畫面感十足的作品，像是廚子要抓野雁拔毛的段落，畫面感強烈，且對白非常成功，提到的畫作也很有趣。不過公爵在哭的理由薄弱，說服力不強。如果改以水手尖叫說：「好痛」作為收尾，會更有趣。

粘 這個故事的設定非常有趣，讓正在修復中的畫作，在修復人員不在時，展開畫作之間的對話，對話也不會故作小朋友的對話口吻，是這篇童話吸引人的地方。不過，我認為這篇作品要交代的畫作太多了，這些畫作卻只能蜻蜓點水帶出，無法做細節的描寫，如果作者可以縮減精選幾張畫作，以更聚焦的細節描寫會更好。至於最後註解的部分，或許可以把文章中所引用的畫作全部列出來。

〈句號不見了〉

張 作品蠻有趣，結構完整。作品描寫一位作家完成一篇童話，後來又變成小朋友的作文，這部分有點混亂。這篇童話還沒完成，但句號不見了，作品無法完成，所以其他標點符號開始尋找句號。他們到九九乘法表、五線譜、英文字母表上尋找句號，這些過程很活潑好玩。

林 我覺得這篇作品中規中矩，情節走向是可以預期的。不過，在英文字母表中，錯接到九九乘法表是十分大的錯誤，作者應該多檢查。另外，在結尾部分，其他標點符號找到另一個句號，這個點子不錯，不過沒有交代原來的句號，有點可惜。

粘 這篇作品的節奏架構明確，故事的情節設定非常有趣。故事由逗點、問號和驚嘆號這三個標點符號勇士組成了一個小隊，展開尋找句號的行動，因為「這篇童話故事的句號不見了。」他們先是在「五線譜」中錯認了全音符，又在「九九乘法表」中

將零錯指為句號，接著來到「英文字母表」發現站在 N 旁邊的那一個，不過，故事的情節卻在這裡突然跳接到「九九乘法表」中的零，而且還出現了根本不在小隊中的「頓號」，不僅打亂了引人入勝的故事線，讓讀者感到錯亂。很可惜。作者應該要再多多檢查作品。

〈狗兒的命運〉

林 這部作品沒有開展，像是追尋的前奏曲，但是主題不錯，思考何為命運，而命運又該由誰來做主，對於狗狗來說沒有主人，還有幸福可以發生嗎？整體而言缺點少，但是不夠滿，應該要再往下寫，只有張望主題，並無帶讀者進入並驗證是此篇作品比較可惜的地方。

張 議題少見，很吸引人，但開場有點虛弱，只有交代性的帶過。不過，討論的議題很強，結尾也很好。這部作品再修改會更好，像是中間段，可以強調狗兒努力去尋找新的生機，至少寫下三個嘗試，這是讓作者可以玩想像力的地方。

粘 這篇狗媽媽與狗孩子的對話很自然，例如，狗孩子和媽媽說：「我不是討厭人類，我想知道狗兒的命運，除了人類還有什麼。」這是整篇文章中最觸動我的部分。不過，狗媽媽還是被忠愛的小男孩給丟棄，還在被丟棄時說：「我希望你能找到愛你的人。」我認為這樣的設定不夠真誠，有點落入俗套。但是我喜歡中間小不點與金絲雀聊鳥兒的命運的書寫，進而讓小不

點更想要了解狗兒的命運。整體而言，故事設定非常吸引我。

〈152 小偉〉

林 這部作品很可愛，也很完整。我認為開場的鋪陳很好，既有往前開展的動力，又有誤會的推動。其中的情節，如小老鼠幫忙剪票，頗有童話趣味。整體來說，以身高來講童話的趣味與祖孫情，蠻不錯的。

粘 這篇整體表現與鋪陳安排，我個人非常喜歡。不過，其中有一個明顯的錯誤，是第二頁中出現的「小傑住得很遠」，應該是筆誤，是小偉才對。還有些細節的描寫不夠深入，故事太急著往前走，該停留的細節交代不夠。例如「火車轟隆轟隆地前進，152 小偉不敢閉眼休息」，我認為或許可以多描寫「不敢閉眼休息」的原因是什麼，因為多了這樣的敘述，更可以表現出 152 小偉戰戰兢兢的神情。我試著增加細節的描寫建議如下，「火車轟隆轟隆地前進，152 小偉緊盯著窗外，深怕錯過該下車的站，完全不敢閉眼休息」。

張 對於畫面，我沒有辦法想像 152 線出走，他是以鬼魂的形態飄出去的嗎？還是另一種形體呢？而出走的理由沒有說服力，只是因為阿嬤皺了眉頭，也無法與後面有連結。152 出走後進入另一個虛幻空間，讓小老鼠剪票不就是進入另一個虛幻空間嗎？最後卻硬是和真實拉在一起，很牽強。

〈謎團〉

粘 這篇故事很貼近孩子校園生活情境卻有奇趣之感。一開始小紙團從主人的口袋裡溜出來，最後打開謎團不僅知道紙團上的文字，也揭露了小紙團原來是課堂上老師安排的寫紙條活動。其中有一段故事安排小紙團被踢來踢去，若依小紙團的大小來說，畫面並不合理。不過，整體而言，故事的鋪陳很好，從紙團遺落在操場、小朋友出場，最後被校長撿起來丟進垃圾桶，又忍不住再拿起來讀，終而解開謎團，故事線清楚可辨。

張 故事將小紙團擬人化，但故事想像受限，因為紙團有思想，但卻不能動，只能依靠外在人事物移動，而我認為小紙團不知道自己身上被寫什麼字，有點不合理。不過結局有趣，令人驚喜。

林 我認為這部作品是一部散文童話，敘事很平穩，不過也因此缺少興奮，收尾並沒有給我滿足感，但文字寫得很好。如果小紙團猜想自己身上的字是什麼、是誰寫的情節，可以從前面的部分就開始，或許會有更多小高潮。整體文筆良好，很順暢。

〈亞思維＝亞絲娜〉

林 這篇文筆也很率性，故事線並無收束。此外，故事並無開展，其中的辯論也使讀者迷失，整體像是長篇故事的第一章，內容豐富卻無重量。作者很敢於想像，卻容易迷失在想像中。希望作者這麼好的想法，可以再多消化，利用好的文字敘述表現出來。

張 故事東撿西撿，思考性較弱，無法了解中心思想，也有些譬喻使用錯誤，造成閱讀不順暢。

粘 我對於這篇故事營造的奇幻感很感興趣，其中的想法也很新穎。不過，作者心有餘而力不足，說故事的方式難以令讀者進入他的故事之中。

〈小精靈的眼睛〉

張 第一次閱讀這篇作品時，覺得這是一篇黑色童話，再看第二遍，內心是有觸動的。不過，其中有些情節需再處理，如取回明珠的作用，應再交代。還有一個問題是，裡頭的父母教孩子「騙」，利用同情心奪取精靈的靈魂之窗。如果結尾可以讓這孩子徹底改變了這村子「盲從」的行為，前面的鋪陳就會變得合理。

林 這篇故事的設定無法說服我，且有點殘忍。我不了解故事中，為什麼一定要取明珠，才能證明自己是勇敢又有智慧的孩子，主角因為聽了媽媽的話，就把明珠騙來，這並不是智慧的表現。我認為創作者都要注意，故事一開始的設定，一定要把最觸動自己、想要討論的議題，好好表現出來。不過，我閱讀後半的情感有帶出來，而且收尾會觸動讀者。

粘 父母教導孩子要如何去哄騙小精靈的明珠，我不太喜歡這樣的設定，媽媽教育小孩要追尋某樣事物，又流於刻板印象，再加上中間的段落「媽媽動氣了，如果你拿不到，那就表示你是個沒用的孩子，爸媽會很失望，而且以後在村子裡也抬不起頭來」與前面

的設定產生矛盾，因為取明珠是為了要證明孩子是勇敢、有智慧的，但此刻卻成了爸媽的面子問題。至於情感面的部分，後段雅雅與小精靈的相處溫馨而有趣，只是雅雅最終仍決定依照媽媽的要求取得明珠，並沒有將她因與小精靈有深入的交往和接觸，可能有的觸動與糾結陳述表現出來，顯得有點可惜。最後，雅雅長大成為母親之後，又再用同樣的方式教導她的小孩，這部分有點不必要。建議或許將故事情節改為，雅雅對於與精靈的相處感到溫暖，對媽媽過往的引導教誨產生懷疑，因而出現了不同以往的思考，藉此打破村子對於明珠的迷思。

〈等待被吃掉的書〉

張 這部作品在概念上很成功，描寫主角去尋找誰吃掉圖書館的書，吸引讀者繼續往下看，而且尋找的過程也十分有趣。不過，後面的劇情是一本空白的書要被吃掉，但是在這之前，其他被吃掉的書，妖怪都沒有先翻開確認完再吃，作者可能需要說明，為何不先翻書再吃？

粘 情節敘述交代順暢有趣，是我喜歡的故事的設定，過程中，經由不斷的吃書，也是在蒐集不同的妖怪，帶領讀者跟著故事線的發展，一步一步走進故事所營造的時空之中。

林 題目很吸引我，開場也很有懸念。不過，故事的敘述有點不足，雖然完整，但卻感覺少了驚喜。另外，前面的開場與情節很可愛，但是我覺得法師背後的設定過於無情，像是把堅果綠怪抓過來，

並且把牠的靈魂封印在一本空白的書裡，強迫它要在一百年間找遍所有妖怪，以換回靈魂的自由，讓我不太能接受。

〈AI 新世界〉

張 這是一篇四平八穩的故事，沒有太多的缺點，但對於 AI 世界的面向描寫不足。

粘 這篇故事的文筆流暢，故事線的發展也很清晰。故事設定有趣，但結局控訴人類若過度依賴 AI，會反被 AI 控制，這反而讓故事的趣味性無法發揮，變得教條化。AI 出現造成的衝突，以及人類的運用不當，沒有在這個故事中被充分的帶出更多思辯探索的空間。

林 我喜歡開頭帶出的畫面感。不過，我認為故事內容過於單一，三段的敘述內容都一樣，有變換情節，但骨幹都是一樣的。ChatGPT 的題材貼近現在，不過結尾有點教條化。

〈藏雲的人〉

林 題目很棒，有童話感，但是對於自我認同的主旨，或許可以用不同角度，或寫得更深刻，讓作品與眾不同。另外，主旨很不錯，但是情節沒有跟上，有點可惜。還有，我不太喜歡童話中出現國外名詞。最後，主角翻山越嶺只為買電池，重量感不太平衡。

粘 我 很 喜 歡 每 個 人 都 有 不 同 的 小 太 陽 的 設 定，不

過，我發現這篇童話有一個明顯的錯誤、前後不一；後段故事因為主角哭，他的烏雲會開始下雨變成白雲，但是一開始主角在小時候也經常哭，可是那時候他的烏雲卻沒有變成白雲。而主角因為發現他的假太陽項鍊不亮了，不得不出門去買電池的情節有點發散。

張 我覺得可以再多些思考，例如這個鎮上永遠都沒有太陽，所以大家才需要一個小太陽。而晚上每個人都有太陽，整個小鎮可能很通亮，大家又是如何處理晚上的小太陽呢？故事背景應該多加描寫。或許不該取名「小太陽」，否則會有邏輯性的問題，引導讀者去聯想現實中的太陽。

〈無憂花〉

粘 這篇故事最後的結局令我感動。故事描寫小兔子小曼生活在快樂鎮上，鎮長會將大家採收的作物，打成大家喝了都快樂的果汁。不過，小曼今年種的紅蘿蔔卻被拒絕了，因此他決定展開冒險，要到孤獨園尋找無憂花。途中結識了阿萬的那段情節安排很有趣，趣味性與畫面感。而最後從只剩下一顆種子的爭吵搶奪到互相道歉，並將種子向更遠的地方丟去，不過斑斕的霞光竟從種子中洩出，種子變成了太陽。快樂鎮和孤獨園，在早晨的日出中，開滿了傳說中的無憂花，藉由情節的推演將「不要緊緊捉住反而得到更多」的意涵，默默的表現出來。

張 孤獨園是一個永夜區，但故事並無多交代，他們如何在黑暗的環

境下看到周遭的事物，而永夜區也該多加描述，如永夜區的居民如何生活，或永夜區如何運作。另外，本來阿萬和小曼相處得很好，後面卻開始爭搶無憂花。最後，一個外人輕意的就改變永夜區的永夜，改變成一片通亮的環境，非常不合理。故事線的情節都用「說」的，說服力不足。

張 這是一個不斷外求的故事，主角一開始追求快樂果汁，但不成後，便去追求無憂花，不成後又去找種子，這三段並無密切連結，無法覺察作者想要透過故事表達何種思想，而種子往上一拋，變成太陽的設定也有點奇怪。另外，直到故事的旅程結束，主角似乎也沒有因此成長。我認為故事走向可以加強，也要注意情節轉換不要過於隨性，應該在情節之間多些喘息空間。

決審方式

討論結束後，最終對 4 篇作品進行投票，以積分方式票選，第一名 4 分、第二名 3 分、第三名 2 分、第四名 1 分。

- 〈是誰？〉（林世仁三分、粘忘凡兩分、張友漁四分，共九分）
- 〈狗兒的命運〉（林世仁兩分、粘忘凡一分、張友漁三分，共六分）
- 〈152 小偉〉（林世仁四分、粘忘凡四分、張友漁一分，共九分）
- 〈等待被吃掉的書〉（林世仁一分、粘忘凡三分、張友漁二分，共六分）

評審結果

〈是誰？〉9 分、〈152 小偉〉9 分、〈狗兒的命運〉6 分、〈等待被吃掉的書〉6 分。經討論，評審一致同意，由〈是誰？〉獲得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童話正獎，〈152 小偉〉獲得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童話評審獎，〈狗兒的命運〉與〈等待被吃掉的書〉獲得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童話優等獎。

新

詩

| 正獎 | 作文課 — 陳孟歆

| 評審獎 | 海途——致遠洋漁工 — 劉金雄

| 優等獎 | 鐵皮之歌 — 張智琦

| 優等獎 | 洞六 — 陳有志

新

詩

新詩 - 總評

在眾多地方文學獎中，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採取海納百川的徵稿策略，避開了單調而大量的地誌詩書寫，收穫了主題多樣的詩作，無論是寫都市居大不易的鐵皮屋、遠洋漁民的悲哀、服役青年的批判、寫作課中的美好風景等等，都為臺灣現代詩開拓了多元的風景，最終得獎的四篇作品，各有千秋，不但能以文字關懷社會，展現人性的光芒，更能展示詩藝的技巧。在眾多投稿詩人戮力敘事時，不少作品忽略了語言的經營，也缺乏結構的安排，成為入圍作品的通病，期待未來的參賽者能精益求精，展現兼具故事與抒情美好的詩作。

須文蔚

陳孟歆

新詩正獎

得獎者

生於臺北，現居桃園，喜愛寫字的工程師。職業是寫程式，若有幸餘下時光，寫日記或詩。曾獲鍾肇政文學獎。譯有長篇小說《鞋盒子》。

得獎感言

抽屜裡發現一篇高中寫的作文。我拿剪刀剪下一小塊，將曾經愛穿的舊衣服，做成一條新手帕。雖有點難為情，但仍然是我喜歡的圖案。

感謝評審也喜歡。感謝家人支持。感謝伴侶寬大，次次縱我貪玩懶散，願我智慧盡快跟上年紀，時光悠長，不讓你還得負著我走。

正 獎

作文課

陳孟歆

黑板上是題目，全班陷入苦思
左手托腮，右手持筆（也可能相反過來）
刮過稿紙的聲音像風
像窗外自由的
不必寫作文的人

教室最末排，你開始想
五十分鐘的空檔，老師要做什麼？
極有可能，任務就是等待本身
你發現他正十分有耐心地研讀一池待釣的魚
他看向你，因為只有你在看他
你遂低眉斂目，開始數制服襯衫
有六顆鈕扣，二處污漬，回顧一生至今
發生過的瑣事，想像
用夠尖的針
就能編一縷故事

想參考昨日斐然陽光
在朝露上篆刻，細膩曲折
你卻並不定然總是陶醉
這溫度做的夢，會有夏雨冬雪
有海的奧妙，銀河的清淺
更期待今晚月色，也許
結局就會圓滿，也許
還有星光，還有薄雲
還有機翼剪破黑夜的裙角
再用一整座城市的煙火點燃

瑣碎的意象牽著手走來
在走廊上
題一闕兼具豪放和婉約的詞
委你以形貌，誦你以悅音
捧你以千山萬水，吻你以馥郁風息
擁你以天空，推你以時間
縛你以邂逅羈絆，假你以大塊文章

不急著明白，因為
十七歲的心，本身就是彩色的
醒來，又會是四季如春的島
鐘響前你信手拈來——一首好詩

評〈作文課〉陳孟歆

評審評語

從本篇〈作文課〉的開場白到描述老師出題後的空檔心境以及層次佈局。充滿幽默且跳脫儀式感的書寫，以緊密語法寫一種精神狀態節奏。

在進入寫作實境中，投射觀察和敏銳的探究。幻想老師在空檔的五十分鐘內，是如何在編織自己的一縷故事情結。並以細微中察覺(鈕扣)(制服)(污漬)等元素，婉約寫入旁徵的主題內，句法得宜，腔調收束具有畫面場景，完成書寫能量的佈局。

其中以多樣語彙做為寫作參考元素。把(朝露)。(海)。(月光)以及(星光)等意象挪為寫作燃點的句行冥想，把多樣化的語詞壯大成寫作內容。

最後作者以豐富題材，暗示可以開拓更寬廣的寫作領域，前後互應。並以(委你以形貌)。(誦你以悅音)做為作文課更立體感的視野想像力，更有可能信手拈來的大塊好文章。

許水富

劉金雄

新詩
評審獎

得獎者

劉金雄，元智大學經管碩士，多年電子業管理經驗，目前服務於桃園市書畫美術人員職業工會，出版過兩本個人詩集，熱愛文學。

得獎感言

這首以遠洋漁工為主題的小人物書寫能獲得新詩評審青睞實乃我個人的至高榮幸，感謝鍾肇政文學獎與寫詩的美好。

評審獎

海途——致遠洋漁工

劉金雄

最嘹亮的闐靜在暗夜，穹蒼以浩瀚逼視海洋
星火觸手可及，手指卻被看不見的意象灼傷
一頭鯨浮出海面喟歎陸塊太遙遠
祂跟我一樣胎生，有乾淨的肺與掛念的手足
萬籟俱寂，唯蠕動的思念拒絕成為靜物
就像遙遠把自己拉長是為了讓人更難忘

生理時鐘的滴答聲調整為印度洋的波瀾壯闊
心跳跟熱帶氣旋校正到相同波長
作息對齊黃鰭鮪的胸前線
用天際線補綴釣線與漁網
鮪釣船遍佈跟浪纏鬥的漁線，卻找不到
一條電話線

島嶼氣候溫和，但文字有堅硬的部首
尊嚴不慎被船長尖銳的聲調割傷
當海平面是身後唯一的背景，我選擇
沉默如一枚夕陽

面朝落日禱告，母親說有信仰的地方就有光
默唸心經來軟化怒濤桀驁的前額
酒是必備的暈船藥，浪醉了船就不會暈
當船舷被浪尖割傷
我用雙手扶正踉蹌的甲板

即使黑夜，駭浪也不會停駐遠方
逼仄的隔艙，70 公分的寬容最善良
跟浪花一樣合身才能避免夢境跌落海床
燠熱的臥鋪，幸好寂寞編織的被子夠淒涼

南半球的熱浪燙傷腳掌，一尾煎鍋上的魚
翻過去海角，翻過來明日天涯
帶血的漂泊，五分熟的浮沉還在繼續煎熬
風暴來時我祭拜狂潮，像一碟羅盤上的牲禮
用自己的骨獻祭遠方

為了成就一道陌生人的美味，我跟千濤拔河
割鰭放血，但誰替孤寂刮痧療傷
同樣是氣力放盡後塞進船艙
牠們覆蓋鹽和冰塊，我裹一身悲涼
行囊比海豚羞澀，浪跡多年終究還在一條窮途上

貼著海面蕩漾的月色像一枚蕭瑟的郵票
沿著舷窗輕輕撕下一片波光
郵資夠不夠吃水太深的思念寄回家鄉
請毋需回信遠洋
我仍住在沒有國籍與門牌號碼的浪尖上

評〈海途——致遠洋漁工〉劉金雄

評審評語

這首描寫遠洋漁工的作品，基本上寫的就是那群台灣漁船上的印尼或菲律賓籍漁工，他們可能完全聽不懂中文，跟船長之間的溝通就是身體語言跟工作上的默契。

這群成長環境與宗教信仰乃至於語言文化完全不同的人，卻跟台灣的船長同船共命，小小的漁船面對廣大的海洋，不論白天或夜晚的遠洋作業，生而為人卻與海洋生物、氣候、天相……調成同一頻道。

作者必須非常熟悉遠洋漁工的生存，與無可為依，只能想念陸地上那個遙遠的家，在大海以自命作為祭獻。每一段落每一遣詞用句的精準，跟串聯的敘述與意象皆非常成熟。是一首會讓讀者進入遠洋漁工的情境之佳作。

顏艾琳

張智琦

新詩
優等獎

得獎者

1989 年生，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做過幾年記者，現為出版社編輯。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這首詩寫的其實是我個人生活的境況，但我想也是許多租屋族青年的現實。

優等獎

鐵皮之歌

張智琦

也許是一層薄薄的鐵皮
刮去了你的愛意
雙人床佔滿五坪雅房
而你已不再訪



這悶仄的鐵皮屋外有窗
不開時是四面牆
打開時是一堵牆



震後的壁痕越裂越大
從縫隙窺探鄰人的生活
就和我們一樣的
無名螻蟻爬在一條無盡頭的電線上
為巨人剩下的碎屑而活

●

這鐵皮比想像中流行
整個城市都在淺灰的波浪板上衝浪
有人說這有歷史積澱的風味要我品嚐
（「老公寓最有台味了」）
有人義憤填膺舉起人民的法槌
（房東傳訊：本期電費計 \$1788 請與房租一起匯）
又悄悄放下
是誰在深夜吶喊——一陣又一陣宛如革命號角
「幹，玩遊戲可以小聲點嗎？！」

●

這鐵皮好像我的身體
我的汨汨血液。鐵皮的雨落在全世界的屋頂
骯髒而奇特，醜陋而美麗
我們是夢遊者漫步在鐵皮的黃昏
洗鐵皮澡喝鐵皮水吃鐵皮蛋糕
拉鐵皮屎玩弄鐵皮娃娃
鐵皮老闆對我罵了一連串鐵皮幹話
鐵皮製的太陽明日照常升起

●

「寶貝，我要搬家了！
十坪的套房，有一個鐵窗
可以曬衣服，你想來隨時可以來」

評〈鐵皮之歌〉張智琦

評審評語

此詩以租賃鐵皮屋的牆內牆外，跟有伴無伴的雙關意涵，描繪了一個想在大都會裡，成家立業的前置生涯。鐵皮屋的環境，如同一個鐵做的蛋殼或牢籠，一方面是臨時安置身心跟感情的窩居，卻也是迎向未來的一個蹲點。

前後兩段的敘述劇情前後呼應，將中段描寫生活細節的種種壓抑，非常好的收攏，讓人讀之會意而同情。

顏艾琳

陳有志

新詩 優等獎

得獎者

陳有志，臺灣花蓮人，擁有阿美族、太魯閣族、漢族、撒奇萊雅族以及噶瑪蘭族「傾向」。二〇〇一年生，畢業於臺師大國文系，現任教於花蓮高中，進修於東華大學華文所。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後山文學年度新人獎、王禎和青年文學獎助學金、國藝會文學類創作年金補助，入圍臺灣文學獎原住民華語文創作獎，著有詩集《北上南下》。

得獎感言

致永遠冷冷的中山室。餐廳長桌。圓形板凳。圖板。大兵。打飯班。廚餘間。靶場。壕溝。午休。福利。小蜜蜂。罐裝拿鐵。手電筒。報告詞。菜籃。油桶。安靜。堅強。注意。注意還動。夭八。白日夢。收假。車站。卡彈。驗槍。堤岸。暴雨。敬禮和太陽。你們是我人生重要的一段攀爬，是一段介乎驚奇之惡與驚奇之善的冒險，是一種絕對的後見之明，當那時的寢室床墊下始終壓著一本《中國新詩研究》，當現在的我仍默背著動人的如歌的詩。

優等獎

洞六
陳有志

迷彩的海在天邊延燒
延燒。在溝通心靈深處的虛幻裏
上下沉浮左右的是同一的光頭
腰帶，皮靴，菜瓜布打菜盤和
油。油的我的手臂，睫毛
腳跟與全部的鼻孔
「我是貝緹麗彩死後的但丁，」我說
油很快就喜歡上了我的口腔

在意志重新接壤現實的領域
有著覺醒的冷和齒的癡狂
媲美晨星之子受困的地方
有終要成形為豆腐的棉被
蚊帳，秘密，心事和夢想
有比地獄颶風還要擁擠的鐵櫃
衣架，灰色，傷心和無聊
伴隨呼息的雷鳴與呻吟的雨下

掙扎

比響亮的起床號更早被創造

再臨的天明就像維吉爾牽我手並要我繼續攀爬

攀爬。至煉獄的天使膝前

用不成熟的語言描述天堂

描述我們都不曾抵達的超越

「吃了獅子，豹和母狼。」

有天很快就會證明這裏真的是最最美好的世界

無論是來自太過理性抑或樂觀的主義，思想

可誰又能保證我們有著那麼多的明天

像有那麼多的光頭腰帶皮靴菜瓜布和

打菜盤凌空撞擊旋轉墜落抖擻出油光

當迷彩的海仍在天邊延燒

延燒。在光明持續引誘的黑暗最深層

「我是貝緹麗彩死後的但丁。」我說

但誰又能保證我們有著那麼多的明天？

評〈洞六〉陳有志

評審評語

作者把但丁的《神曲》與新兵訓練的場景疊合，既有歐洲經典文學中地獄、煉獄與天堂的精緻描寫，又把目光投射到迷彩服、光頭、腰帶、皮靴與棉被的凡俗紀律上，在極大的落差中，經營出充滿荒謬與諷刺的張力結構。讀者如能熟悉作品中引用的典故，貝緹麗彩是但丁的摯愛，維吉爾是《神曲》中的守護者，那麼不難解開小兵所說：「我是貝緹麗彩死後的但丁」，是何等黑暗的絕望？「再臨的天明就像維吉爾牽著我的手並要我繼續攀爬」，又呈現出軍隊中的訓練日以繼夜，有著奇幻的無止無休，這都是作者的巧思，也讓書寫新訓中心的詩作，有著別開生面的魔幻寫實景色。

須文蔚

新詩 - 決審會議

會議時間：113 年 9 月 26 日 14:00-16:00

會議地點：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六樓會議室

決審委員：許水富、須文蔚、顏艾琳

會議主席：須文蔚

列席人員：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專門委員 王啟仲

《聯合文學》雜誌事業群 專案部總監 邱美穎

《聯合文學》雜誌事業群 羅翊禎

《聯合文學》雜誌事業群 張慈育

會議記錄：洪翊芳

執行單位報告

2024 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新詩組，總共收到 787 件作品，經過陳謙、羅毓嘉、夏夏三位委員完成初審，共計 40 件作品進入複決審。經過複選程序後綜合各位委員意見，共計 13 件進入決審。決審會議中將決定出一位正獎、一位評審獎及兩位優等獎得獎者。

三位評審共推須文蔚老師為此次會議的主持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察以及各篇意見。

總體觀察

許水富委員（以下簡稱許）：

許 這一次作品普遍成水平線的狀況，比較沒有特別亮眼的作品，所以在挑選作品上，較難挑選，還好我們三位裡面，還有兩位投相同作品的狀況，雖然不見得被投兩票的作品就一定會入圍。

顏艾琳委員（以下簡稱顏）：

顏 因為鍾肇政文學獎的新詩組沒有限定議題，所以作品題材眾多，有白色恐怖、移工議題、生活方面等等，也有中學生或大學生的書寫內容，沒有特別鎖定在地方或特殊主題上，題材非常廣泛。來稿的作者年齡，從高中生到社會人士都有，這樣對文學獎來說是件好事。在台灣這麼多新詩獎中，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算是大型的文學獎，評審會用比較嚴格的水準來評選。這次來稿主題雖然豐富，但可能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的新詩組比較新，讓大家誤以為新詩還是侷限在地方上，所以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得大獎的程度。因此評選重複的作品少，顯示評審共識分歧。議題可以多元，但新詩最重要的在於藝術手法，能夠透過抽象融合各種視覺、畫面、劇情，提升作品高度與水平。

須文蔚委員（以下簡稱須）：

須 就地方文學獎來講的話，很容易因為主題設定在書寫地方文化，造成文學獎的稿件較侷限，因而看不到真正的新詩，幾乎都是堆砌特定的在地風景跟人物或者歷史故事，可是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沒有這個問題，非常可喜。就主題來看，有書寫國際題材、關心遠洋漁工、服兵役、都市居住、墮胎等等，看得出主題非常多樣性。這次的參賽作品多數敘事的企圖心較強，但當參賽者急著要說故事時，因語言跟意象不夠有經驗，在抒情跟敘事中間拉扯，導致失控的狀況較多，最終很難呈現有韻味的創作，這也造成評審在選擇上的困擾。當然文學獎的評審不代表某一種絕對的價值，因為有時候是犯錯比較少的人得獎，不代表寫得最好的人一定會得獎。所以勉勵所有的參賽者，不管有沒有得獎，能夠參賽入圍並接受老師的評點，就是非常好的成長機會。如果能夠得獎當然更好，會把得獎者的心血反應在桃園的文化紀錄當中，在這預先恭喜得獎者們。

第一階段投票結果

經討論後，決定對於 13 篇作品進行第一階段投票，作為第一階段作品討論的篩選機制，如列。

【零票作品】

- 〈晨間七點的惶恐〉（零票）
- 〈勉族一病中作〉（零票）
- 〈矻妹〉（零票）
- 〈我在純白陰影裡思念妳〉（零票）
- 〈無人知曉的夏日槍聲〉（零票）
- 〈一本善於等待的書〉（零票）

【一票作品】

- 〈騙局〉（許水富一票）
- 〈鐵皮之歌〉（顏艾琳一票）
- 〈洞六〉（須文蔚一票）
- 〈你要看我冰箱裡的赤裸嗎？〉（須文蔚一票）

【兩票作品】

- 〈關於妳的摺紙〉（許水富一票、顏艾琳一票）

【三票作品】

- 〈海途一致遠洋漁工〉（許水富一票、須文蔚一票、顏艾琳一票）
- 〈作文課〉（許水富一票、須文蔚一票、顏艾琳一票）

對於各入選作品討論

〈騙局〉

許 我會喜歡〈騙局〉的原因，第一點是我被騙得很高興，第二點是這篇作品有使用倒裝句的寫法，有著蒙太奇的味道與氛圍。作品講述「我」小時候的一個狀況，爸爸跟「我」說有一天媽媽會來看你，但是媽媽早就往生。所以作者從這個角度探討，最可愛的地方是，制服換了一套又一套，也就是從小學到高中，然後上班又要穿制服，最後還是沒有看到媽媽的出現，就連爸爸也不見，原來是爸爸、媽媽都往生了。從小時候爸爸說的一個故事，延伸到最後發現是一場生死的佈局，也是場騙局。作者整篇的語法有寫出不同意象的層次感，最後真相大白原來是一齣人生的戲碼而已，一場騙局，也是人生的過程，很有節奏感。

須 這首詩語言上偏向散文結構，詩意是從最後的故事揭露裡頭產生落差的情感。作品比較大的問題是沒有分段，許水富老師說有一些蒙太奇，可是段落幾乎都黏在一起，比較難看到作者想要呈現的跳接或者剪輯寫法，所以我比較沒辦法支持這篇作品。

顏 我覺得〈騙局〉比較簡單，意境上比較沒有技巧。這次文學獎太多敘事詩，但我會比較注重新詩的藝術寫法，因此沒有支持這篇。

〈鐵皮之歌〉

許 剛開始我不怎麼看好，不過讀了五六遍後，讓我感受很深。整篇詩作有稍微分段，但是連續下來描寫的鐵皮屋已經變成都市的一個現象，也是對生活的幻想、幻象，最後是一種幻滅——很不確定的未來。我覺得作品還滿有意思的，不管是用詞或意象，是可以列入考慮的佳作。

須 這篇作品寫的是，在都市租鐵皮屋的雅房裡居住，失去了愛人、過得很不好的年輕人，一開始就為此篇作品訂了一個很悲哀的基調。但最後的結尾讓我感到錯愕，他搬家了，好像炫耀自己升等一般，讓整首詩的力量顯得不夠，蠻可惜的。另外有些句子感覺不是很通順，如「無名螻蛄爬在一條無盡頭的電線上」接「為巨人剩下的碎屑而活」，應該是「以巨人吃剩的碎屑為生」。「這鐵皮比想像中流行／整個城市都在淺灰的波浪板上衝浪」鐵皮在城市的高處往下都可以看到，而且有各式各樣的顏色，為什麼用淺灰呢？敘事很重要在於細節，但作者細節觀察不太準確。「人民的法槌」也有點奇怪，是想要義憤填膺嗎？這篇作品想要去裁判、控訴誰呢？有「革命號角」，又說「玩遊戲」很吵，這些可愛的段落，有種是在不停地自廢武功的感覺，明明作者可以往前站一步的，但又退回來，讓文章顯得不夠有力量，不過這篇作為佳作是可以考慮的。

顏 這篇作品講述因工作租房的生活，一開始跟他人同居，所以「也許是一層薄薄的鐵皮／刮去了你的愛意」，那個五坪雅房可視為

蜜月房，但當對方已不在了，就會開始覺得「這悶仄的鐵皮屋外有窗／不開時是四面牆／打開時是一堵牆」，這段話寫得非常有意思。你不開的時候是一個方格子，打開的時候，你跟工作生活的社會連接，反而覺得自己是邊緣人，這是帶著悲哀的寫法，是指涉、反轉。第三段「震後的壁痕越裂越大」寫得非常好，也很沉重，但筆法又很輕盈，轉換意象跟指涉的靈活。倒數第二段，當雨落在鐵皮屋時，滴滴答答是「骯髒而奇特，醜陋而美麗／我們是夢遊者漫步在鐵皮的黃昏」這一段把整個社會都鐵皮化了，好像我的生活，我所見到的周遭都跟鐵皮屋一樣都是租來的，都是一堵牆。那個感覺很無望、很沉重，作者的段落從外在變成內在的氛圍空間，最後有了新對象，從五坪搬到甜蜜的十坪，但是有沒有離開鐵皮屋呢？一樣是在鐵皮屋裡。

〈洞六〉

許 作者依「洞六」這個符號描寫軍中的生活狀況，透過很多不一樣的語彙描繪當下的生活與心境，如腰帶、菜瓜布等，快速進入作者詩的領域，是一種日常的寫法。第一段「『我是貝緹麗彩死後的但丁。』我說／油很快就喜歡上了我的口腔」這句話有點奇怪，有一點像哲學家的語言，有些語焉不詳。「在意志重新接壤現實的領域」這段是在描寫軍中生活，最美的是「衣架，灰色，傷心和無聊／伴隨呼息的雷鳴與呻吟的兩下」意象很鮮明。「用不成熟的語言描述天堂／描述我們都不曾抵達的超越」部隊有很

多無法想像的狀況，作者用情緒把他描寫出來，寫得滿深入的。倒數第二段「當迷彩的海仍在天邊延燒／延燒。在光明持續引誘的黑暗最深層」好像在講述一個未來的狀況，所以這首詩除了寫現實的情境外，也把未來的情況表現出來。最後「但誰又能保證我們有著那麼多的明天？」充滿未知與疑問，用哲學家的口氣與反問。我覺得這首詩還不錯，滿有內容的。

須 〈洞六〉是一篇很有趣的作品，寫的是去服兵役，接受各式各樣無聊的訓練，必須跟非常多的男性一起「伴隨呼息的雷鳴與呻吟的兩下」，每天在這裡掙扎。作者特別的是，他把但丁〈神曲〉跟服兵役的離散，以及面對戰爭即將到來的威脅，混雜在一個敘述當中。所以在這次的作品中，〈洞六〉的語言和想像力是比較強的，有很多特別的描述，很像西方的敘事詩才會出現得比較綿密、豐富的描寫。最後很好玩就是說「『我是貝緹麗彩死後的但丁。』我說／但誰又能保證我們有著那麼多的明天？」作者特別敏感，對台灣在面對兵凶戰危的時刻，丟出一個警訊——你以為我們來這邊當兵，就確定這座島嶼還會明天嗎？〈洞六〉讓我讀到有思想性的，願意把詩的語言提高，願意和更好的經典對話的作品，所以我跟各位推薦這篇作品。

顏 這首詩有種哲學詩人在受訓的感覺，用但丁在進行辯證，把當兵遇到的磨難，還有與對岸的緊張局勢進行闡述。這首詩的問題在於引用但丁〈神曲〉，最後兩句很結論式，不像詩句，比較像哲學辯論。詩人對於哲思辯證，跟自己身處的情境掌握度非常高，只是太辯證性，最後沒有扣著「洞六」這個主題，好像用一個很

小的東西，提出一個很重的東西，天秤上的砝碼有點失衡。

〈海途—致遠洋漁工〉

許 〈海途—致遠洋漁工〉描述海洋生活的一種意象，把海上孤寂的場景，透過在海上生活的布局，還有語言的投射，觀察得非常入微。作品的意境很棒，把情境表達得淋漓盡致，如「乾淨的肺與掛念的手足」，「島嶼氣候溫和，但文字有堅硬的部首」，「面朝落日禱告，母親說有信仰的地方就有光」，「跟浪花一樣合身才能避免夢境跌落海床」。作者把在船上的無奈全部描述出來，所以我們沒有去過遠洋，但從文字裡的描述，可以發現從事海洋生活的那種辛酸。文字很有張力，是寫得很棒的一首詩。

須 這幾年關於遠洋漁業的報導越來越多，如報導者《血淚漁場》三部曲、戲劇《八尺門辯護人》。我不太意外遠洋漁工變成被抒發的對象，這篇如果硬要挑剔的話，是作者用戲劇獨白的方式，帶上一個漁工面具來寫漁工的生活，而不是像他標題講的是「致遠洋漁工」，因為「致遠洋漁工」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來歌頌、憐憫他們，可是第四段「我用雙手扶正踉蹌的甲板」，已經使用到「我」，整篇的腔調就會不太對勁，會覺得這個漁工像是研究所畢業來跑船，立場選擇有些問題，除此之外都很好。

顏 這首在敘事、筆法表現上，堪稱是這次作品中最完美的，沒什麼可挑剔。以前我在職場有報導過遠洋漁工，甚至回金門，也看到

先生的祖家有印尼工人，還有淡水漁人碼頭有許多語言不通的漁工，他們即便靠了岸，也沒有辦法上來。所以作者寫漁工為其他國家的漁船，為陌生人的美味在海上漂泊。最後這句很讓我很感動，「我仍住在沒有國籍與門牌號碼的浪尖上」，而且通常這些漁工大多為文盲，然後船家或船老大，也只是用粗略的英文跟身體語言來跟他們說明工作事項。通常船長的教育水平偏低，可能高中畢業，而這些漁工更可憐，連書都不會讀，他們只能夠找最資深的漁工，用很簡單的英語，或閩南語或國語交談。他們的生活比我們想像的更辛苦，如果看過紀錄片在船上的生活，他們吃泡麵，碗盤沒有清水可以洗，甚至殘存蟑螂也敢吃，〈海途—致遠洋漁工〉建議可換個題目——「就是在大海上面的生活，過著沒有戶籍的這群人」。這首寫得真好。

〈你要看我冰箱裡的赤裸嗎？〉

許 我不太看好這首詩，有些語意不詳。當然作者可以這樣寫，把「我」當成一座島，又馬上反過來，那種跳躍性、斷裂性很強。第三段我覺得可以不要留，句子很平白，雖然有投射很多心理上的問題，但是語言的意象不高。

須 我很久沒看到選擇使用類似夏宇式的語言書寫的作品，作者用一種比較真切的方式去談幸福，但是中間談論慾望、肉體時以惡為美，完全用負面的修辭去看自身的慾望，寫得非常前衛，讓人讀起來會想笑，可是笑中帶淚。如果兩位不喜歡，我也不

會很堅持。

顏 這首詩最大的敗筆是第二、第三段，我覺得完全可以刪掉，最大的矛盾點是把小我變成一座島，肉身看跟不看，被看還要被別人打開，所以是很被動式的。把自己的肉身變成冰箱，等待有人打開，我就是很空無一物，所以可以把你的愛意、你給我的善意放在我的心裡，關起來冰藏著，可是你可以給我的內容是什麼，都是一些你的貧乏想像。所以我覺得這首詩比較可惜，對於自我的描述比較沒有自信。

〈作文課〉

許 第二段在描述當學生寫作文時，老師可能在做什麼事情，我覺得寫得滿不錯的。第三段進入寫作的冥想，句子滿漂亮的，如「在朝露上篆刻，細膩曲折」、「有海的奧妙，銀河的清淺」、「還有機翼剪破黑夜的裙角／再用一整座城市的煙火點燃」。總體而言，〈作文課〉從作文課的開場白，描述老師空檔時的一個心境，滿幽默的，跳脫儀式性的書寫，不會很呆板。進入寫作的實境冥想中，從朝露、海、夜色、星光、薄雲等融入寫作題材，句法得宜。最後「縛你以邂逅羈絆，假你以大塊文章」平實而婉約地，把作文課寫得妙筆生花。所以〈作文課〉可以算是上等之作。

須 〈作文課〉的寫法讓我想到羅葉的〈在國小圖書館〉，所以作者前面有一個障礙，因為有一個人已經用類似的觀點、手法寫

過一樣的作品，會讓人不斷地想到現代詩曾經的經典作品。詩作前半段是比較敘事的語言，到後半段收束起來時，可以看到接近余光中式的寫法，這幾年類似的語言比較罕見，讀起來還是很親切的。我覺得作者有好的語言質地，一個教室的書寫，寫得很有世界觀，有各式各樣的美好能夠交融在一起，應該是前兩名沒問題的好作品。

顏 我反而沒那麼喜歡這首詩，第三段「你卻並不一定然總是陶醉」，我覺得這句話有點做作，整段就是「想參考昨日斐然陽光」，但是忽然進行到「這溫度做的夢，會有夏雨冬雪……更期待今晚月色，也許」是因為白天寫作會更期待今晚的月色，怎麼會從靈感寫到白天又帶到這邊，我的判讀是在做白日夢，而且是白日做黑夜的夢。到第四段開始看著制服想著一生，透過那個針，說寫文章就是像縫衣服一般，然後開始進行到第三段的白日夢，因此才會有「瑣碎的意象牽著手走來」，靈感已經斷斷續續地過來，非常余光中式的寫法。我在想為什麼會回到走廊，明明是坐在教室裡面，似乎在寫靈感來自四面八方，文章已經開始要鋪陳。「不急著明白，因為／十七歲的心，原本就是彩色的」，醒來我又組織成一座島，「鐘響前你信手拈來——一首好詩」，現在作文課可以這樣子嗎？我打一個很大的問號。這首詩有現實中邏輯的問題，還有第三段是最跳躍的一段。我覺得「你」應該是高中生，筆法還沒有很成熟。

〈關於妳的摺紙〉

許 〈關於妳的摺紙〉作品有很不一樣的地方，是分段的且每一段都跟摺紙有關，比如飛機、星星、收納、信件等等。雖然每首詩很短，但每一句都非常鮮活、非常美且有不同的意象，富有哲學、童話的語言。如第一段寫到飛機，「靜靜長出燈塔，妳說，沙發、餐桌、陽臺」可以想像你家也是飛機場，寫得很美。但是〈收納〉寫到「在空洞裡發酵或發笑」即可，後面節目主持人這個部分可以不要，不用添油加醋。〈信件〉中「記憶充滿潛臺詞，妳手中的白紙」這部分後面也可以不要。〈蓮花〉「從樹皮到紙張，換了多少面孔」這句話很震撼，與環保有關從樹皮到紙張經過很多的轉換，就像換了很多的面孔一樣。這篇寫得很好，我一定要讓作品入圍。

須 這首用組詩的方式，跟其他結構完整的作品競爭，本來就會比較吃虧。原因在於萬一中間有幾個小段落寫不好時，就會麻煩了。這首詩麻煩在於〈占卜〉、〈收納〉和〈信件〉，寫得太淺。〈鶴〉寫得就非常好，好像父母親生病，躺在醫院不能賞月，所以鶴取代了月亮更有分享的意涵。但相對〈占卜〉就顯得很簡單，為何南是光，北是風？好像用一個諧音梗就說出來了。我可以勉強幫作者解釋，人往生之後，可以自在是很快樂的事。作者可能算過，標題到內容剛好是四十行，不能再多再少，所以沒有進行割捨或調整，這是作者的一些小問題。〈收納〉的部分我覺得很奇怪，可以解釋為現在已經沒有晚報，代表家中

長輩有囤積癖，可能幫忙收拾遺物或整理房間時，發現長輩會把很多東西收納一起，報紙對折再對折，但打開什麼都沒有，只有發霉蓬鬆了起來，讓你覺得這個囤積毫無意義，作者在這部分沒有說好這個親子關係。〈收納〉在我以前書信的時代，折信是一種藝術，所以折的過程，會把親情或其它情感放進去，帶有很大的情誼。所以我沒有不喜歡這首詩，但要不要不讓作者得獎，讓他看到總評意見。我覺得他改好了，可以得更大的獎。

顏 一開始我就有選這首詩，〈飛機〉給我們一種遠行的想像，〈鶴〉到最後變成一個祝福，然後〈收納〉、〈信件〉都與摺紙有關。作者是在幫一個亡者寫詩，從紙開始慢慢地寫，整首詩充滿對逝者的祈福，透過摺紙把時間感拉出來，那種深情是一個一個地鋪陳開來。只有〈收納〉是我比較看不懂的，為什麼晚報會在靜置中膨脹？細菌如何變成紙的空間？而且又突然跳到節目主持人，可能是為了呼應〈占卜〉。〈收納〉裡面訊息太多，其他的我們都可以解讀得出來。

決審方式

經討論過後，評審對 7 篇作品進行投票，以積分方式票選，分別 7、6、5、4、3、2、1 分，以加總最高分為首獎，以此類推。

-
- 〈騙局〉（許水富四分、須文蔚一分、顏艾琳一分，共六分）
 - 〈鐵皮之歌〉（許水富五分、須文蔚四分、顏艾琳七分，共十六分）
 - 〈洞六〉（許水富三分、須文蔚五分、顏艾琳四分，共十二分）
 - 〈海途一致遠洋漁工〉（許水富七分、須文蔚六分、顏艾琳五分，共十八分）
 - 〈你要看我冰箱裡的赤裸嗎？〉（許水富一分、須文蔚三票、顏艾琳兩分，共六分）
 - 〈作文課〉（許水富六分、須文蔚七分、顏艾琳六分，共十九分）
 - 〈關於妳的摺紙〉（許水富兩分、須文蔚兩分、顏艾琳三分，共七分）
-

評審結果

〈作文課〉19 分、〈海途一致遠洋漁工〉18 分、〈鐵皮之歌〉16 分、〈洞六〉12 分、〈關於妳的摺紙〉7 分、〈騙局〉和〈你要看我冰箱裡的赤裸嗎？〉6 分。評審一致同意，由〈作文課〉獲得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新詩正獎，〈海途一致遠洋漁工〉獲得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新詩評審獎，〈鐵皮之歌〉與〈洞六〉獲得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新詩優等獎。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 徵文辦法

壹、宗旨

為發掘及培植文學人才，推廣文藝欣賞之風氣，以鼓勵愛好文學人士創作。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三、承辦單位：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文學》雜誌

參、徵選資格

不限定國籍，不限定題材，惟須以繁體中文書寫。以未曾發表（含演出、網路、實體出版）、未曾獲獎之作品為限，翻譯、改寫作品不予受理。

肆、徵文類別

一、長篇小說類：80,000 字至 100,000 為原則。

二、短篇小說類：8,000-12,000 字為原則。

三、新詩類：40 行以內為原則。

四、童話類：1,000-4,000 字為原則。

五、散文類：3,000-5,000 字為原則。

伍、投稿方式

所有文類皆採紙本或線上雙軌投稿方式，參賽者可自由選擇其中一種方式報名參賽。

一、紙本投稿

（一）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 113 年 8 月 10 日止。請採掛號郵寄，並且以 8 月 10 日（含）前之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且收件截止後稿件恕不予變更。

（二）請詳細填寫附件之報名表（含授權同意書）連同徵選作品一式 7 份，郵寄至：22147 汐止厚德郵局第 30 號信箱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工作小組 邱小姐

收。請於文件外封註明「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件」。

二、線上投稿

（一）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 113 年 8 月 10 日 23:59 截止。以上傳時間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不接受重複上傳修訂，且收件截止後稿件恕不予變更。

（二）請至「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活動官網之「徵文辦法」處點選表單連結，填妥個人資料及報名表相關欄位，並上傳徵選作品電子檔。待執行單位確認投稿相關資料無誤後，將回傳「投稿成功信件」至表單內所填寫之 Email，請自行保存該信件作為憑證；若於 7 天內皆未收到該信件，請洽詢 02-8692-5588 分機 5325 張小姐。

（三）報名表下載來源

1.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FB 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tyliterature/>

2.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官網：<https://culture.tycg.gov.tw/>

陸、作品規範

一、應徵作品一律以電腦繕打，採直式橫書書寫。文字應採 12 號新細明體，並須以現行通用中文標點符號。作品題目一律見於第一頁最前端，以 A4 大小紙張直式輸出，格式統一為 PDF 檔。

二、紙本投稿請雙面列印，編列頁碼並裝訂。

三、應徵作品內文不得書寫任何作者姓名，及任何意圖表現個人身分之記號（姓名、個人資料請填寫於報名表）。

四、應徵作品必須未曾在任何形式的平面和網路媒體發表，包含但不限於：

（一）各級機關政府、政黨、學校及其所屬單位所主辦 / 合辦 / 承辦 / 策畫之計畫。（二）學校單位主辦或出品之計畫。（三）為學位而進行之計畫。（四）在任何報刊、雜誌、網站、部落格等發表過；已輯印成書或出版作品者皆不得參賽。

五、應徵作品不得違背本文學獎宗旨、我國法令或公序良俗。

六、嚴禁冒名頂替、抄襲、共同書寫、使用 AI 等人工智能軟體創作。如有以上情事，將公布其真實姓名及相關資訊。

七、如有違反前述四至六項任一種情形者，經評審委員會決議後，將取消參賽資格；已得獎者，將追回獎金及獎座或獎狀，並公布其違規情形之事實。

柒、獎金及錄取名額

一、長篇小說：正獎 2 名，獎金 50 萬元，獎座一座

二、短篇小說：正獎 1 名，獎金 25 萬元，獎座一座

評審獎 1 名，獎金 12 萬元，獎座一座

優等獎 2 名，獎金 9 萬元，獎座一座

三、新詩類：正獎 1 名，獎金 12 萬元，獎座一座

評審獎 1 名，獎金 6 萬元，獎座一座

優等獎 2 名，獎金 4 萬元，獎座一座

四、童話類：正獎 1 名，獎金 12 萬元，獎座一座

評審獎 1 名，獎金 6 萬元，獎座一座

優等獎 2 名，獎金 4 萬元，獎座一座

五、散文類：正獎 1 名，獎金 18 萬元，獎座一座

評審獎 1 名，獎金 9 萬元，獎座一座

優等獎 2 名，獎金 5 萬 5 千元，獎座一座

(得獎者除獎金、獎座外，另贈《聯合文學》雜誌一年份。)

捌、評選辦法

一、評審分為初審和複、決審，並邀請作家及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所有作品採匿名方式公開評審。

二、承辦執行單位負責資格及規格審查，包括徵選資格、徵文類別、作品規範、字數、抄襲及重複投稿等情況，以剔除不合規範、不具資格之作品。

三、作品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獎項得從缺。

玖、公布及頒獎日期

各類別獎項預計於 113 年 11 月 20 日前公布於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官網、「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活動專屬官網。頒獎典禮將擇期辦理，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有關本文學獎相關最新消息，請參考活動官網。

拾、得獎作品集出版

一、長篇小說首獎單獨出版專書。

二、短篇小說、新詩、童話、散文類集結出版《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專書。

三、得獎作品由主辦單位與聯經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作品內容由作者校對及文責自負。得獎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拾壹、注意事項

一、每類限參選一篇為限，但參加之徵文類別數量不受限制。獲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歷屆首獎或正獎者，三年內不得參加同一文類。(得獎後第四年始能參加)

二、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主辦單位自得獎公告日起五年內，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以合理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進行非營利推廣權利。著作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主辦單位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三、基於舉辦文學獎、智慧財產權及相關行政辦理之目的蒐集，同意提供主辦單位個人資料，包括下列項目：姓名、性別、生日、電話、Email、簡歷及身分證字號等報名相關資料，於本文學獎舉辦期間至主辦單位法定保管期限屆滿，主辦單位得蒐集、處理及利用上述個人資料。

四、得獎作品如有著作權或其他法令糾紛訴訟，經評審委員會決議或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作者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無涉。若因參賽者言行或其作品致主辦單位名譽受損，主辦單位得以追償其法律責任。

五、投稿者皆視為認同本徵文辦法，報名時已詳讀所有規定。

六、依所得稅法規定，得獎者須就中獎所得代扣稅額。

拾貳、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並公告於活動專屬網站

「2024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報名表

參賽文類	☐ 長篇小說類 ☐ 短篇小說類 ☐ 散文類 ☐ 童話類 ☐ 新詩類 (擇一文類勾選，如欲參加兩項以上之文類，每份作品需各填一張)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作品題名				
行數字數	行數 行(新詩) / 字數 字 (務必填寫)			
作品摘要 (請勿超過100字)				
作者姓名			筆 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個人經歷 及創作簡歷 (請勿超過300字)				
身分證正反面／戶口名簿／有效護照影本 (擇一)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授權同意書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2024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在此聲明下列事項：

- 一、本表所填寫各項資料均屬事實。
- 二、本人享有參賽作品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自得獎公告日起五年內，在任何地區、任何時間以合理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進行非營利推廣使用。

聲明及授權人：_____ (親筆簽名) 日期：113年 月 日

2024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拾字象限

指導單位 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策劃統籌 張善政
主辦單位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企劃主持 邱正生
企劃督導 唐連成、張至敏、魏淑真、王啟仲
行政督導 洪美智、陳巧穎、蔣家愷、李姿瑋
地 址 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電 話 (03)3322592
網 址 <https://culture.tycg.gov.tw/>

作 者 程廷 Apyang Imiq、蔡幸秀、張秋寒、半覺羊、
范亦昕、郭昱沂、李紹基、ire、鄭丞鈞、葉宇峰、
謝迺岱、陳孟歆、劉金雄、張智琦、陳有志

出版單位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 編 輯 王聰威
執行統籌 邱美穎
執行企劃 羅翊禎
責任編輯 張慈育
美術設計 廖婉茹、楊皓鈞
地 址 22143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1 樓
電 話 02-8692-5588
網 址 <https://www.linkingbooks.com.tw/>

出版日期 2024 年 11 月
印 刷 沐春行銷創意有限公司
定 價 300 元

I S B N 978-957-08-7560-7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 2024 : 拾字象限 / 程廷 Apyang Imiq, 蔡幸秀, 張秋寒, 半覺羊, 范亦昕, 郭昱沂, 李紹基, ire, 鄭丞鈞, 葉宇峰, 謝迺岱, 陳孟歆, 劉金雄, 張智琦, 陳有志作 . -- 新北市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4.11

面 ; 公分

ISBN 978-957-08-7560-7 (平裝)
863.57 113018027